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巧蘇脫離  
民國十七年春胡渡竹刊

上海五權書社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88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## 第一〇六回

釵墮玉樓將軍下馬

嬌藏金屋佞賊銷魂

話說壽娥和雪慶二人，並睡一床，其中的滋味，過來人誰不會意。真個青年稚子，乍得甜頭；黃花少女，飽嘗滋味。歡娛夜短，永晝偏長，曾幾何時，又是紗窗曙色。這時慶兒和壽娥交頸鴛鴦，春眠正穩。惟有雪兒心中忐忑，深怕被衆孩子撞進來，洩漏私情，那可不是耍的，忙喊

第一〇六回 釵墮玉樓將軍下馬 嬌藏金屋佞賊銷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六回 欽隨玉樓將軍下馬 竊藏金屋佞賊銷魂

二

她和他醒來。誰知他們這一夜，辛苦得過分了，所以一兩時總不能醒。雪兒急了，便用手將慶兒着力一揪。慶兒啊喲一聲，在夢中痛得醒了，一骨碌坐了起來，揉開睡眼，只見雪兒笑嘻嘻的說道：你的膽也忒大了，自己幹這些勾當，還不知警惕別人，大模大樣的睡着了。萬一他們走進一兩個來，便怎麼了呢？慶兒笑道：不知怎樣，起首我倒十分精神，後來就渾身發軟，不知不覺的沉沉睡去；要不是你來喊我揪我，還不知到什麼時候才醒呢？說時，壽娥雲鬢蓬鬆，春風滿面的，也從被窩裏坐了起來。雪兒笑道：姐姐！今天對不起你了。她聽說這話，也斜着眼向他釘了一下子笑道：不要油嘴滑舌的了，趕緊起來送我回去，不能在這裏再延挨了。他忙道：那個自然，要送你回去啊！她微微的一笑說道：我真糊塗極了，和你們在一起半天一夜，到現在還不知你二人的名姓呢！雪兒笑道：你的芳名大姓，我們倒曉得了；你不提起，我們竟忘記了；姐姐弟弟的混喊一陣子，如果下次再碰見，姐姐弟弟還能當着別人喊麼？我告訴你罷，我姓薛，名字叫雪兒。他說罷，又指着慶兒道：他姓張，名字叫慶兒。她聽罷，詫異的問道：照你這樣說，他姓張，你姓薛，不是嫡親兄弟麼？雪兒含笑搖頭道：不是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是；但是我們雖然是異姓兄弟，可是感情方面，比較人家同胞弟兄來得好咧！她道：你們有父母沒有？他笑道：怎麼沒有？她道：既然有父母，現在何不與父母在一起住呢？他笑道：你不知道。她搶着說道：我怎麼不曉得？這一定是你們和父母的性情不合，分居罷了。他笑道：不是這樣，你這話太也不近情理了；無論性情合與否，但是我們的老婆，還沒有呢，就能和父母分居了麼？她道：那麼，你們一定是逆子，被父母逐出來的，也未可知吧！雪兒笑道：更是胡說了我與慶兒現已成了，有什麼不好的去處，被父母逐出，還在情理之中；但是還有那一班未到十六歲的衆孩子們，他們也和父母分居，難道也被父母逐出來的麼？壽娥聽得，不禁很詫的問道：怎的那一班孩子，沒有和父母在一起住麼？他笑道：不會不會，也是和我們二人一樣。她搖頭說道：這却不曉得了。雪兒便將梁冀的一番話，源源本本的告訴與她。她皺眉說道：這梁冀太也傷天害理的了；誰家不愛兒女，偏是他依權仗勢的，活活的教人家父子家人離散，這事何等的殘酷，但是你們何不逃走呢？免得在這裏獄犯似的，何等難過！雪兒聽她這話，嚇得將舌頭一伸。慶兒接口說道：不要提起逃走還好，提起逃走的一層事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六回 欽隨玉樓將軍下馬 鑾藏金屋佞賊銷魂

四

告訴你，還要教你傷心呢；去年有兩個孩子，因為想家，回去住了十幾天，不料被梁冀知道了，活活的將那個孩子抓了去，砍成肉泥，你道凶很不凶很呢？她道：可憐可憐！那些小孩子，還未知人事呢，殺了他們還未曉得是爲着什麼事情，死得不明不白的，豈不可嘆！但是我有句話，倒要對你們說，就是你們現在沒有什麼錯處，他才待你們好一點；如果度下去，誰沒有一着之差呢，到那時，還愁不和他們一樣的麼？你們與其拿性命換一碗飯吃吃，也太不值得了，不如遠走高飛，離處都好尋得着生活，何必定要拘在這個牢籠裏面呢？他們一齊說道：我們何嘗沒有這種心；但是離了這裏，極少要到五百里之外，方可出他的範圍；若是在他的範圍之內，仍然逃不了；我們到五百里之外，舉目無親，地異人殊，又有什麼生活好尋呢？她笑道：那麼，何不隨我一同回去呢？在我府裏，憑他是誰，也不會知道的，豈不是千穩萬妥麼？雪兒笑道：那就不對了；你們府上，離開此地不過二十多里路，他的耳目衆多，豈有不曉得的道理？萬一他搜查起來，還不是罪加一等；到那時，說不定，恐怕連你還要受罪呢！壽娥聽說，將酥胸一拍說道：請放寬心！我們府上，莫說是梁冀，便是萬歲爺，只要我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沒有做賊做盜，誰也不好去搜查的；萬一這梁冀搜查起來，我自有道理，你們且放寬心就是了。雪兒便問慶兒道：兄弟，你的意下如何呢？慶兒戀着她，巴不得的忙答道：妙極妙極，事不宜遲，說走便走，省得被他們知道，晝虎不成，可不是耍的。雪兒見他願去，自己也樂於附議。三人略略的整頓，開門便走。這時殘星熒熒，曉風習習，霧氣迷浪，春寒料峭。雪兒領着他們認明了路，從直向媚茹村而來。不多時，那一顆胭脂似的紅日，從東方高高升起。霎時霧散雲消，天清氣爽。那郊外的春色，越發日盛一日了。他們三人，一路上談談笑笑，一些兒也不寂寞。走到辰牌時候，雪兒用手向前面一指說道：兀的那前面的一座村落，大約就是媚茹村了。壽娥忙展目仔細一看，只見自家的樓台，直矗矗立在眼前，不禁滿心歡喜，便對雪兒道：那村西的樓房，便是我家的住宅了，你們看比較你們的茅亭如何？雪兒見他家有這樣的闊氣，不禁滿心歡喜，忙道：比較我們那裏，高上不知多少倍數呢！慶兒向她笑道：你家這樣，還不能算十分好，最好要數我們那死鬼乾爺的府中了，差不多除了皇宮金殿，就要數他家的房屋爲第一了。雪兒道：且慢說閒話，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，現在我們將你





送到府上，萬一有人問起來，我們拿什麼話去回答呢？壽娥笑道：需不着你們多慮，我自有的道理。說着，離家不遠，瞥見大門外面高搭着孝帳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暗道：我家除了我們的娘，也沒有第二個了，莫非她老人家昇天了麼？她想到這裏，不禁芳心如割，禁不住兩眶一紅，流下淚來。你道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昨天童老太太得着信，趕到觀裏，只見那兩個道士臥在血泊當中，連忙命家將搜尋，整整的鬧了半天，連一些影子都沒有，倒抄出無數的女人用品來，便料知壽娥凶多吉少了。童老太太哭得肝腸幾斷，到洛陽官府裏去告狀。洛陽令見她來告狀，當然不敢怠慢，隨後命人將鍊石觀所有的道士，一併鎖起，嚴拷了一頓。那些道士吃不住刑，遂一五一十的完全招了出來。原來松月水雲自從到這鍊石觀，不知道害殺多少婦女了。因此童老太太料她也難免了，不禁心肝肉兒大哭一場，回府便設靈祭奠。左隣左舍，聽說壽娥被道士強姦害死，誰不嘆息，說她是個官宦後裔，三貞九烈的佳人，死得實在可惜。一時東村傳到西村，沸沸揚揚，喧說不了。這時壽娥進了村口，把一班鄰居嚇得不知所云，都說她一定是魂靈不散，回來顯魂了，頓時全村皆知。膽大的墊着腳兒，遠遠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瞻望；膽小的閉戶關門，深怕她殭屍。早有人飛也似的跑到州府去報信。童老太太正在她靈前兒天兒地的痛哭，聽見這個消息，再也不肯相信，扶着丫頭，正要出門去瞻望個究竟；瞥見門外走進三個人來，爲首一個，却正是壽娥。衆賓客正自上席吃得熱鬧的時候，猛的見她回來，不約而同的一噤，忙道：「今天日脚不好，殭屍鬼來了，快些逃呀！」一聲喊，人家爭先恐後的一齊向後面逃去，有的往棹肚裏鑽。頓時棹翻椅倒，乒乒乓乓的秩序大亂。惟有童老太太一毫不怕，顛聲問道：「兒呀！你是活的，還是死的？如果死了，千萬不要如此驚世駭俗的，鬧得別人不安，愈增你自己的罪過，爲娘的已經替你伸冤超度了。壽娥見此情形，才知大家誤會了，忙道：「娘呀！你老人家不要悲傷，女兒沒有死啊！童老太太又驚又喜的問道：「心肝！你真沒有死麼？她忙將出險遇救的一番話說了一遍。童老太太喜得險些瘋了，忙命人將孝帳撤去，靈牌奠物一齊燒了。這時衆人在後面聽得果然沒有死，才敢出來，你問我答的一陣子，才曉得她逃出來的真相，大家不禁贊嘆一番，各自要走。童老太太再也不准，一面將他們留下，一面派人去將全村的人，全請了來，大排筵席，酬謝他們掛念之恩。筵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散後，大家回去。童老太太便對壽娥道：這兩位哥兒，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千萬不能怠慢人家的。忙命人取出些上等絹緞的衣服，替他們換了一個新。壽娥見他們換了新衣，愈顯出十分清俊英秀來，果然人是衣裳，馬是鞍子，她不禁將愛他們的熱度，無形中又高了百尺，由不得對童太太說道：太太！你老人家知道麼？我與他們已經結爲兄妹了。童老太太聽說這話，更加歡喜，忙將他們摟到懷中，笑道：我那世修的，憑空的得着兩個粉琢玉砌的兒子，我什麼都不要了。她說罷，呵呵大笑，那一種得意的情形，簡直描不出來。到了晚間，壽娥早命人在她的樓下，收拾出兩個房間來，給他們住，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。其中的曖昧情事，我也不能去細說了。再表梁冀停了幾天，奉旨到洛陽調查戶口，從寧圩經過，當有人將慶雪兩兒逃走的話，報告與他。梁冀倒十分注意，因爲他在衆孩子之中，最歡喜的就是他們二人，聽說他們走了，好生着急，忙派一班爪牙，在四處尋訪。未上三天，竟被他們訪着了，便去報知梁冀。梁冀更不怠慢，帶了一隊人，直撲孫府而來。進了媚茹村，就有一個侍尉，向他說道：將軍！你知道這孫府是何人？梁冀道：不曉得。他道：便是老王爺面前的首輔大臣孫扶。梁冀



聽說是孫扶的府，却也暗暗的吃驚，轉想自己威勢，便不怕了。而且孫扶早已死了，他想到這裏，毫無顧忌，領着衆人，一逕闖進孫府，命人搜查。童老太太不知何事，忙出來喝道：「何處野人，竟敢闖到我家來亂動。那些侍尉，揚聲答道：『你休問，我們是驃騎大將軍部下的侍尉，德說你家私藏人犯，我們特地來搜查的。』說話時，梁冀挺着肚子，騎着高頭大馬，一直闖到百客廳前，揚眉問道：『搜到沒有？』話還未了，只見衆侍尉簇擁着雪兒慶兒從裏走了出來。他兩個見了梁冀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趕緊一齊跪下。梁冀冷笑一聲，也不說多話，祇道：『好好，帶了走童老太太忙趕來討回，早被衆侍尉攔住。這時壽蛾正在樓上早妝，得了這個消息，她却早打定主意，不忙不慌的走到欄杆的傍邊，閃着秋波一看，只見梁冀坐在馬上，正在那裏指着衆人要走了。她心生一計，忙在頭上拔下一根金釵，往地下一拋，正拋在梁冀的馬前，噹的一聲。梁冀倒是一驚，接着又聽得鶯聲嚶嚶的喊道：『小梅，我頭上的釵落下去了，你趕緊下去給我取上來。』梁冀聽得這種妙音，不由的心神皆醉，由不得仰起面來一看，把個梁冀看得眼花撩亂，噤口難言，不禁脫口叫了一聲好。她也斜着星眼，朝他一飄，連



接又是嫣然一笑，冉冉的退到裏面去了。梁冀此時，三魄少二，七魄去五，趕緊飛身下馬，將那落在地下亮晶晶的一枝金釵，搶到手中，上馬帶着衆人便走；到了洛陽，急不能待，便請洛陽縣前去求親。童老太太勃然大怒道：「我家世世清白，代代忠良，誰肯和這欺君罔上的狗奸賊做親呢？」請你回去對他說：叫他趕緊將念頭打斷，少要妄想罷！她說到這裏，洛陽縣滿臉堆下笑來，對她說道：「請太太不要動氣，下官有一言奉勸：梁將軍今天來吵鬧府上，惹太太生煩不安，他心中很抱歉的；可是偏巧又得着你家小姐的金釵，在他的意思，以爲是天緣巧遇；他家中雖有許多的夫人，却缺少一個正室，所以他很願意高攀；如果太太答應，隨要多少奠雁，總不缺少；在下官的意思，還請太太答應罷！梁將軍的威勢，你老人家又是不曉得的。童老太太聽罷，越發火上加油，厲聲罵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梁將軍熱將軍的，老身沒有這些眼睛看見；我家女兒，莫說不和他結親，即使和他結親，難道我沒有看見過他那幾個臭錢麼？奠雁奠鵝的，又不是賣給他的；趕快給我滾出去，不要嘔得我性起，先將你這狗頭打了一頓，然後再去和他拼命。洛陽縣被她罵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開口不得，忙起



要走。這時屏風後面轉出一個人來，蓮步婷婷，走到童老太太面前，析柳腰施了一個常禮，啓朱脣對童老太太道：「方才這位縣大人的來意，你老人家誤會了；他本是好意，女兒倒請母親平平氣，三思而行罷！」洛陽縣見了她，便料知一定是壽娥了，不禁暗暗喝采道：「不怪梁將軍這樣戀慕，果然是個絕色的女子。」又聽她說出這兩句話來，不禁心中大喜；接着童老太太說道：「兒呀！依你的意思怎樣？」她便老老實實對洛陽縣說道：「可煩你回去對梁將軍說，要想我和他結婚，須准我三件事，如有一件不遵，趁早不要癩狗想吃天鵝肉。」洛陽縣聽罷，忙道：「那三件事？請道其詳，讓下官好回去答復。」她道：「第一件，貴縣方才說她沒有正室，這句話，我是絕對不相信；他如不想和我結婚，隨他有沒有，我都不管；既想和我結婚，不是正室，趁早休題。」洛陽縣忙道：「這頭一件，我可以替他代准了，因為他自己說的；請講第二件。」她道：「第二件，教他趕緊將慶雪二人送到我家，成婚之後，還要稱他們爲舅爺；第三件，我們老太太年紀高了，並且就是生我一個人，一個月裏至少要在家里住十天，別的話也不要煩屑了，請縣太爺去回復罷。」洛陽縣忙答應出門，回到洛陽，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。梁冀道：「這三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件之中，我答應了二件半，還有半件，我却不能答應的。洛陽縣問道：那半件呢？他吞吞吐吐的說道：這第二件，忒也爲人所難了；這雪兒慶兒，本是我的義子，我怎能叫他們做舅子呢？將他們放了，倒辦得到；可是照她的話，一定要實行喊舅子，未免太也難爲情了。洛陽令聽他這話，拍手大笑道：將軍此話錯極了，既能放了，何不先爽性去答應她；等到成婚之後，答應不答應，喊與不喊，還不是隨你麼？梁冀聽了，心中大喜，便道：畢竟還是你的見識高，我真及不來你；還煩你的清神，替我就送寶奠雁聘禮前去，擇定三月初七吉日。洛陽縣道：下官替將軍將媒做成功之後，有什麼酬勞呢？梁冀將胸口一拍道：你放心就是了，事成之後，少不得另眼看待就是了。洛陽縣歡歡喜喜的買了許多彩絹銀爵，和金帛等，逕送到孫府上，將梁冀的話，又說了遍。童老太太本來最疼愛她的女兒，今見她自己答應，便也順水推舟的不加阻止了。飯後梁冀連忙將雪兒慶兒親自送到孫府，又在童老太太面前磕頭謝過。童老太太雖是一個正直無私的人，到了這時，也沒有什麼話了；而且又溺愛女兒，足見是個婦道毫無成見的。光陰過的飛快，一轉眼到了吉期了，車水馬龍，自有一番熱鬧。成親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之後，倒十分恩愛，打得火熱的不能稍離一時。可是壽蛾那裏是和他真心斷守的，不過爲着雪慶二人，不得不犧牲自己色相，與他去敷衍；但是每月祇少要在家裏住上半個月，和雪慶二人尋樂。不料事機不密，這風聲漸漸有一些傳到梁冀的耳朵裏，勃然大怒，立刻派人將她帶轉來，見了面，可是那一股無名火，早已消滅於無何有之鄉了。這正是：

艷色確能迷鐵漢，

柔情鋒利勝剛刀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壽蛾既淫且賤，與雪慶輩苟合後，尚不知其爲何人，豈不令人掩鼻乎？吾恐自古偷情人，初不知情人之名姓者，未之有也。或曰：捨壽蛾而外，更無其他；觀其毅然與梁冀結親，此非僅以淫慾爲目的者，蓋別有大欲存焉。察其所爲，下文當有無限風波接踵來矣。童老太太溺愛不明，致貽後悔，自取之咎也。

## 第一〇七回 獅吼河東懦夫屈膝 鷄鳴閨內美妾傷顏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七回 獅吼河東懦夫風塵 鷄鳴關內美妾傷顏

二四

話說壽娥自從彌月之後，來不及的就回娘家，與雪慶兩兒去尋樂了；在家裏共住了十多天，把個梁冀守得乾着急，因為她是初次回家，不能急急的就邀回來，只得度日如年的守着，好容易守到二十幾天，她才回來，紅綃帳裏，少不得重敘舊情。誰知壽娥心有別念，梁冀雖然極力望承色笑，她總是懶懶的不肯十分和他親熱。梁冀不知就理，還當她初到這裏，總有些陌生生的，所以不去疑惑她有什麼軌外行動。壽娥雖身子住在他的府中，可是心神沒一刻不在家裏和他們倆接觸。轉眼到清和月四日，她却不能再挨了，便對梁冀道：我們太爺正是今朝忌辰，我要回去祭掃。梁冀道：好！請你回去罷；不過此番回去，千萬要早些回來，不要教人守得舌苦喉乾的。她聽了這話，便向梁冀道：啐！誰和你來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呢？你又不是個三歲的小孩子，不能離乳娘的。他笑道：我的心肝，我隨便什麼皆可以離開，但是你一天不在家，我便是比一年還要難過呢。壽娥嗤的笑道：少要放屁。她說罷，上轎回去了；這一去，足足又住在家裏二十多天。梁冀像煞狗不得過河似的，在家裏搓手頓脚，抓撓不着；又耐着性子等了幾天，仍然未見他回去，再也不能耐了，便打發一個侍尉到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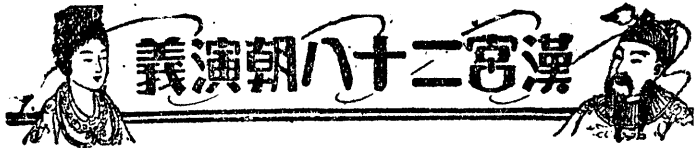
她府上去請。到了第二天，侍尉回來對他說道：上覆將軍，小人奉命前去，夫人有話對小人說過，非要在家將老太太的壽辰過了，才得有空回來呢。梁冀聽說這話，心中十分不悅，暗道：她家的事情實在不少，冥壽過了，馬上又鬧着陽壽。他便向侍尉問道：她可曾告訴你老太太的壽辰在何時？他道：便是五月十八日。梁冀聽罷，好生不快，暗道：現在還離壽期十幾天呢，她在家裏有什麼事，不肯回來呢？這時那侍尉忽然很奇異的向梁冀說道：我們寧好的牛馬隊隊長慶兒雪兒幾時到她家裏的？梁冀道：這事你還不曉得麼？早就去了。那侍尉笑着說道：我看大夫人和他們倒十分親熱，呼兄稱弟的呼兄稱弟；他說到這裏，忙噎住了，滿臉漲紅。梁冀見他這樣，不禁疑雲突起，連忙問道：你怎見得他們親熱呢？他撲的往下一跪，忙道：小人該死，失口亂言，萬望將軍原宥。梁冀本來是一個刁鑽之徒，見了這種情形，心中豈有不明白的道理，料想：用大話去嚇壓，反成僵局，不如施一個欺騙的手段，定可套出他的實話來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和顏悅色的向他說道：你快起來，好好的說；我又不是個野人，怎能爲你說了兩句話，便要治你的罪，也沒有這種道理的。那侍尉見他毫無怒色，心

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中才放了下來，便站起來說道：「小子有一句話，要對將軍說，但是萬望將軍先恕我死罪，我才敢說呢。」梁冀聽他這話，更加溫和的說道：「你有話，肯直說，這是你的忠實之處，我不獨贊成你，並且還要賞賜你呢，你可趕緊說罷。」那侍尉說道：「昨天我到她的家裏，進了百客廳，和她家的執事談了兩句話，就看見大夫人和慶兒從裏面手牽手兒走了出來，有說有笑的，慶兒見了我，忙一撒手回頭溜到後面去了；那時大夫人見了我，臉上也現出一種不大愜意的樣子來，所以我到現在心中還未曾明白她和慶兒究竟還是什麼關係呢。他說罷這番話，把個梁冀氣得三尸神暴躁，七竅裏生煙，但是他一點不露聲色，只笑嘻嘻的說道：「那裏知道！她們的老太太現在已經將雪慶兩兒認爲義子了，所以他們在一起很是親熱，這也不足爲怪的。那侍尉笑道：「這更奇了，他們不是將軍的義子麼？怎麼又與童老太太拜爲義子呢？這名義上却是將軍的義舅爺了，可不是陡跌一代麼？」梁冀冷笑道：「管他娘的，他不是童老太太親生的，義子乾爺有什麼重要的關係呢。他說罷，一揮手，那侍尉退去。梁冀越想越氣，暗道：「怪不得她要賴在娘家過日子，原來還有這些頑意兒呢；好好，好好，管教她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不成就是了。他隨後喊了一個家丁，寫了一封信，叫她急要回來，刻不能緩。那家丁帶了信，到了孫府。壽娥見信，知道梁冀動怒，也就不敢怠慢，忙收拾回來，進了門，耳朵裏祇聽得衆人七張八嘴的在私下裏議論不休。她還不知道他們是議論自己的，一經到了自己的房中，衆人沒有一個不替她捏着一把汗。誰知梁冀本是火高萬丈，預備等她回來，一刀兩段了事；等到她進了房，見了那一副可憐可愛的梨花面，早將心中的醋火消去十分之九了。她進了房，瞥見梁冀按着劍，滿臉怒色，心中大吃一驚，暗自打算道：不妙不妙，莫非那件事情被他知道了麼？她想到這裏，十分害怕，忙展開笑靨，對梁冀深深的一個萬福，口中說道：久違了。梁冀忙伸手將她拉起，答道：家裏不須常禮，夫人請坐吧！她輕移蓮步，走到他的身旁，並肩坐下，含笑低聲問道：今天將軍着人去，將妾身接了回來，有什麼緊急的要事呢？梁冀冷笑一聲，說道：有什麼要事呢？不過是多時未有請你的安，特地將你接回來給你請安。她見話頭不對，暗目打算道：今天的勢頭，着實不對，要是一味讓給他，反爾教他疑心；不若硬起頭來，將他的威風挫去，下次他才不敢再來依威仗勢的擺架子了。她打定了主意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便也冷笑着答道：將軍那裏話來，自家夫妻有什麼客氣呢？梁冀道：夫人這幾天在府上還稱心麼？她笑道：這不過是因為我們的娘，現在年紀老邁了，他老人家也未生三男四女，不過就生妾身一人，所以不得不時時回去，替老人家解解愁悶；這不過是聊盡我們子女的道理罷了，又有什麼稱心可言呢？梁冀冷笑道：你回去，恐怕不是安慰你的老太太一個人吧！她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！我不安慰我的娘，別的還有誰呢？梁冀道：就是那班哥哥弟弟，大約也安慰得不少罷。她聽說這話，料知春色已漏，再也不能隱瞞了，反爾使一個欲擒故縱的手段來應付了。她便將臉往下一沉，問道：將軍你方才說些什麼話，我沒有聽得清楚，請你復說一遍。梁冀很爽快的重行又說了一遍。她登時玉容慘淡，杏眼圓睜，霍的站了起來，伸出纖纖玉手，向梁冀一指，潑口罵道：我看你是個禽獸；這兩句話，就像你說出來的麼？怪不到三日一次，五天一趟，着些追命鬼到我家裏去，定要接我回來，乃是這種頑意兒呢；我且問你，你家有沒有姐姐妹妹，她們回來可是安慰你的麼？梁冀聽得這幾句話，啞口無言，垂頭喪氣，坐在床邊，左腿撓上右腿，一起懸空，兩手托腮，上眼睛皮和下眼睛皮做親。她見



他這種情形，便曉得他的威風，已被挫了，趁此爬上頭去，弄他一個嘴落地。她想罷，放聲大哭，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好好，奴家自命不凡，待字閨中，年過二八，多少人家來求親，奴家久慕將軍的大名，却未肯和他人貿然訂婚；天也見憐，得償素願；滿望隨着將軍博着一個官誥，替父母揚眉吐氣；萬料不到今生不幸，碰到你這個不尷不尬的鬼；這也許是奴家生來薄命，應該罷了；你既然疑心生暗鬼的，不妨就請你將我結果，免得存在世上，敗你的英名，惹得人家談說起來，堂堂的一位驃騎大將的夫人，竟做出這些無恥的事來，豈不要沒辱你家的三代先靈麼？不錯，人家是不曉得內中情形的，我是個三貞九烈的，人家也要說我是個狗彘不如的賤貨了；好賊子，我一身的真名賣給你了，我還有什麼顏面在世呢，不如當着你這殺坯，將一條性命攆掉了罷。她說罷，手理羅裙，遮着粉面，認着粉牆，便欲撞去。梁冀嚇得慌了手脚，趕緊跳過來，一把將她扯住，口中央告道：夫人！也是我一句話說得不好，惹得你誤會了；我本來是句無心話，不料你竟誤會我是個壞意了。她哭道：你可不要來花言巧語的了，我又不是三歲孩子，可以隨你哄騙的，請你快些放手，讓我死了，倒是安逸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七回 翻吼河東懦夫屈膝 鷓鴣關內美妾傷心

二〇

梁冀急道：夫人！你再不信，我可以發得誓。他說罷，死天活地的賭起咒來。她哭道：無論你賭什麼咒，誰還來相信你呢？這時梁冀的母親正在後園賞牡丹，猛聽得丫頭們來報告，說老爺和夫人不知爲着什麼事情，在房裏拼死拼活的；老太太趕緊去，遲一步兒就要出岔子了。梁母聽得，吃驚不小，忙扶着丫頭，跌跌踉踉的向壽娥的房中而來；到了房外，只聽得裏面噙陶叫噪，沸反盈天。她進了房，梁冀見母親進來，忙起身迎接，口中說道：太太請坐。壽娥見婆婆來到，格外放刁撒賴的大哭不止。梁母忙問道：是什麼事？梁冀忙答道：沒有什麼事，請太太不要煩神。梁母道：沒有事，難道就吵得這樣的天翻地覆的麼？壽娥搶進一步，撲的往梁母面前一跪，掩面痛哭道：孩兒今天冤枉死了，要求婆婆給我伸冤呢。梁母忙命僕婦將她從地下扶了起來，說道：壽娥！你有什麼冤枉，儘可來告訴我，讓我好來責問這個畜生。壽娥便一五一十加油加醬的說了一遍。把個梁母氣得只是喘氣，厲聲罵道：我把你這個不肖的畜生，枉做了一位大將軍，連三綱五常都不曉得，成日家雞頭扭到鴨頭，亂來尋着我；我可問你，你究竟是誰告訴你的？毫不忖度，就對人家這種樣子，你說她做下這些不端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事，你的臉上有什麼光榮；休說人家是個官宦後裔，便是平常的女孩子，也不能義兄義妹做那些禽獸勾當的；我曉得了，你這畜生，向來是個見新忘舊的，現在差不多又搭上什麼鹹鷄臘鵝了，回來鬧得別人不得安身了。梁冀忙陪笑躬身說道：請太太不要動怒，這事總怪我不是，我給夫人陪罪就是了。梁母說道：陪罪不陪罪，倒沒有什麼要緊，可是下次如果再這個樣子，我就不答應了。梁冀受着一肚子屈，不敢回嘴，只是諾諾連聲的答應道：遵示，下次不敢。梁母又向壽娥說道：你也不要氣了，下次他如果再這樣委屈你，儘可到我那裏來說，我一頓棍子打他個爛羊頭，看他改不改脾氣了。壽娥拭淚道：太太請回去罷；今天勞動，孩兒心中實在不安，我又不是不知好歹的，只要他不尋着我，我也不敢教太太生氣的。梁母笑道：好孩子，你進了我家門，我就疼你，隨便什麼事情，都比人家來得伶俐，從不像人家撒嬌撒痴的，不識體統。他說罷，扶着丫頭走了。這裏梁冀見太太走了，滿指望她從此消氣。誰知她仍舊柳眉緊簇，杏眼含嗔，俯首流淚。梁冀火已熄了，也顧不得許多，便走過來，涎着臉笑道：夫人！方才我們太太來給你打過不平，也該就息怒了。她也不答話，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〇七回 獅吼河東懼夫屈膝 鷓鴣園內美妾傷顏

二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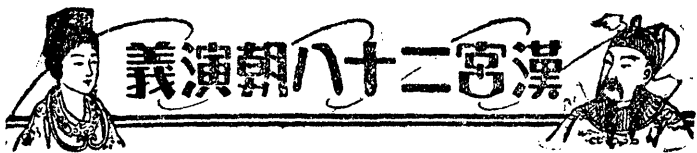
舊祇有嗚咽的分兒。梁冀見她哭得雙眼腫得和杏子一樣，梨花帶雨，可憐可愛，情不自禁的挨肩坐下，向她低聲說道：夫人誰沒有一些錯處呢？就是我亂說了一句話，我們娘也來替你消過氣了，我在這裏陪罪，也該算了，爲什麼兀的哭得不休呢？萬一傷感過度，弄出毛病來，便怎麼辦呢？她下死勁朝他一瞅，說道：誰要你在這裏嚙嚙不了，我死了；與你有什麼相干呢？我橫豎是一個下賤的人，要殺要剮，還不是隨你嗎？梁冀忙道：夫人你又來了；你再這樣一口氣不轉來，我就要，她道：你要殺便殺，我豈是個怕死的？冀梁急道：你又誤會了，我那裏是這樣呢？她道：不是這樣，是怎樣呢？他也不回答，便撲禿往下一跪，口中說道：我就跪下了。她才微微的露出一點笑容，用手在粉臉上羞着道：梁冀羞也不羞，枉把你做個男子漢，大丈夫，竟做得出來。冀梁笑道：好在是跪着活觀音的，又不是去亂跪傍人的，便又怕誰來羞我呢？她暗想道：勁也使足了，再緊反要生變，得着上風，便可住了，休要自討沒趣。她便將他從地下拉了起來。梁冀又千不是，萬不該的陪了一番小心，總算將她的一肚子假氣哄平了，心中十分慶慰。過了幾天，梁母因爲看花受了一些寒涼，究竟年紀大了，經不起磨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折，不知不覺的生病了。梁冀連忙請醫診視，誰知將太醫差不多請過了，仍然未見有一些效驗；到了五月初九，竟一命嗚呼。梁冀大開孝帳，滿朝的文武，誰不來趨承他呢？一時車水馬龍，十分熱鬧。到了第四天的早上，中常侍曹騰帶了許多奠禮，許多從僕，擁簇着一輛車仗，到了梁府。梁冀聽說是曹騰，連忙親自出來迎接。曹騰見面，先和他行了一個喪禮。梁冀便道：常侍太也客氣了。曹騰答道：豈敢豈敢；下官此番到府，一來是奠唁太夫人，二來還有一件事，和將軍商議。梁冀忙問是什麼事，他悄悄的笑道：尊太爺在日，不是進過一個美人與老王爺麼？他道：莫非是友通期麼？曹騰道：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？他道：久聞她的艷色，尙未見過面，不知是個什麼樣子的人；後來聽說老王爺沒有中意，竟將她退了，那時我很替他可惜；現在你題起來，難道這人有了下落了麼？他道：你且慢着急，我來慢慢的告訴你。他道：你說你說。曹騰道：老王爺將她退了之後，我便暗暗的將她留在家中，那時她祇有十四歲，現在已經有二十三歲了；但是徐娘半老，她的丰姿，却仍不減葢蔻稍頭，真是傾國傾城，沉魚落雁；她的心志，却非常的高傲，常常的對我說，非像將軍這樣，她才肯下嫁呢；我便對她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〇七回 獅吼河東懼夫屈膝 鷄鳴關內美妾傷顏

二四

說：你如果願意，我便替你去做媒；她聽我這話，心中已是默許了，所以我今天已將她帶來，請將軍親眼一看；如果合式，收下來做個妾媵，也未爲不可。梁冀聽他這話，大喜，問道：現在那裏？曹騰便將他領到車前，打開簾子。梁冀仔細一看，禁不住身子酥了半截，果然是位絕色的麗姝，較諸壽娥，尚要占勝三分呢。把個梁冀險一些兒喜得瘋了，忙附曹騰的耳朵分付道：如此如此。曹騰點頭會意，忙命回車仗而去。梁冀又送了一程才回家，料理喪事，好容易挨了四十九天。七期一過，他便對壽娥說道：夫人！我現在要將太太的靈柩搬到西陵去安葬，開槨築墓，至少要有三月的工程，家中我却不能兼顧了，我要到西陵去監工，府裏的事情，都要請你照應才好呢。壽娥那知就理，便滿口答應。他又上朝告假三月。桓帝本來是他一手托出來的，而且他的妹子又是現在的六宮之主，什麼事都是百依百順的，准假三月，復又御賜許多奠典。他便到西陵，一面着人修造郭墓，一面尋了一所幽靜的去處，築了一座香巢，將友通期安放在裏面，朝夕尋樂，人不知，鬼不覺的一個多月。壽娥在家裏好不寂寞，暗自猜疑道：他就是監工，夜間也應該回來的；爲什麼一去一個多月，竟是連晃都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回來晃一下子呢說不定這人莫非有了什麼外遇了麼？而且我離他一月半旬的，還不見得怎樣；但是他從來不是這樣一個人，就在這個地方，便可以看出他的破綻來了。她越想越疑惑，便派幾個心腹人，在暗地裏四下打聽。可是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爲。未到三天，居然被他們將根底完全摸了去，回到府上，一五一十的對她說了一個究竟。把個壽娥只氣得渾身肉戰，那一股醋火酸溜溜的從腳心裏一直冲到頭頂上，更不延挨，點齊一班有力的僕婦，大隊娘子軍，浩浩蕩蕩，只向西陵進發。到了香巢之內，湊巧梁冀又不在家，壽娥便分付衆僕婦，將友通期拖了出來；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不由的喝了一聲打。這正是：

悍婦有心翻醋海，

殘花無主怨春風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色之一道，具有不可思議之魔力焉。若夫梁冀，奸狡險詐，過於恆人，獨對於壽娥，竟低眉貼耳，莫敢稍撓其鋒，色之魔力，概可想見矣。壽娥私隱，既爲梁冀窺破，反直承不諱，其對梁冀數語，不啻爲忠實供詞。而梁冀愈以其自承，愈不敢橫加摧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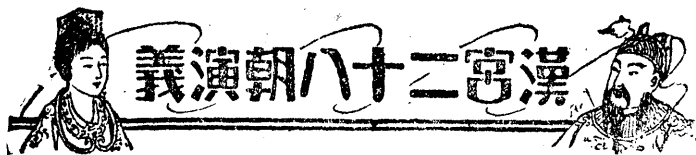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〇八回 移花接木刺客成擒 換日偷天佞臣滅族

二六

折。淫婦長舌，寧不可畏！梁母一昏，曠老嫗早死爲佳。梁冀既懼妻如虎，復有友通期一齣，寧非怪事！

## 第一〇八回 移花接木刺客成擒 換日偷天佞臣滅族

却說壽娥領了一班娘子軍，長驅大進，直搗香巢，進了門，恰巧梁冀又不在內，祇有兩個僕役在外邊灑掃。只見她們凶神似的直往裏擁進，忙大聲喝道：「何處的野婆娘，膽有天大；你可知此地是什麼地方，擅自闖進來？他還未說完，壽娥嬌聲喝道：「給我掌嘴。話猶未了，猛聽得劈拍幾聲，又輕又脆，早將那兩個僕役打了一個趑趄。有個丫頭潑口罵道：「你這死囚，開口罵誰；不要說你這兩個狗頭，即便是梁將軍來，我們奉着太太的命令來，誰也不敢來干涉的。那兩個僕役聽說這話，嚇得倒抽一口冷氣，趕緊一溜煙的走了。壽娥忙喝道：「這兩個狗頭不要准他走；他一走，馬上就要報信去了。衆人連忙喊他站住。他們只得努着嘴，直挺挺的站在那裏。壽娥罵道：「我把你們這班助紂爲虐的畜生；今天誰敢走，先送誰的狗命。那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兩個僕役也不敢翻嘴，只得暗暗的叫苦。娥壽此刻火高萬丈，領着衆女人，選到友通期的臥房門口。壽娥將簾子一揭，瞥見友通期坐在窗前，正自梳洗。娥壽不見猶可，一見她，把那一股無明的醋火，高舉三千丈，再也按捺不下，潑口喊道：人來，給我將這個賤人打死了再說。話猶未了，門外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，霎時擁進了一班胭脂虎，粉拳玉掌，一齊加到友通期一人的身上。友通期見了她們，已經嚇得手顫足搖，不知所措，那裏還有能力去和他們對抗呢，只好聽她們任意毒打了。不一刻，將一個絕色的美了，打得雲鬢蓬鬆，花容憔悴，滿口哀告不止。壽娥見打了半天，還未出氣，忙命僕婦將她的八千煩惱絲，完全付諸并州一剪。霎時牛山濯濯，醜態畢露。友通期此時被她們一班人毒打，要怎麼麼怎麼無法退避，欲生不得，欲死不能。壽娥見她仍是哀告不止，霍的將剪刀搶到手中，向她的櫻口中亂戳，惡狠狠罵道：我把你這個不要臉的賤貨，強佔人家的男子，在這裏成日價貪歡取樂；可知撈到你太太的手裏，你這條狗命，也許是要送掉了。她一面罵，一面戳，只戳得友通期滿嘴鮮血；不一會，連喊也不喊了，嗚的一聲，向後便倒。衆僕婦勸道：這個狗賤貨，差不多也算到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八回 移花接木刺客成擒 挽日偷天佞臣滅族

二八

外婆家去了，太太請息怒回去罷。壽娥點點頭，復又用手向她一指，罵道：「頗耐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，在老娘的面前還裝死呢！今天先饒你的一條狗命，識風頭，趕緊給我滾開去，不要和我們梁將軍在一起廝混，老娘便和你沒有話說；萬一仍要在一起，輪到老娘的手裏，料想你生翅膀也飛不去的。」她說罷，便領着衆僕婦，打着得勝鼓回去了。再表梁冀早上本來是要到工程處去監工的；他到那裏指揮着衆人，搬磚弄瓦，手忙腳亂的，一些兒也不讓衆人偷閒；到了巳牌的時候，肚子也餓了，正要回去用飯，瞥見一個守門的僕役，飛也似的奔來，氣急敗壞，跑到梁冀的跟前，張口結舌，只是喘個不住。梁冀見他這樣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問道：「什麼事情，便這樣的驚慌？」他張着嘴，翻起白眼，停了半天，才冒出一句來道：「不好了。梁冀又追問他什麼事情？他漲紅了臉，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，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『好了，小夫人被大夫人帶了許多女人，不由分說，打死了，請將軍回去定奪。』梁冀聽說這話，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，驚得呆了，忙問道：『你這話當真麼？』他急道：『這事非同小可，怎敢撒謊？』梁冀飛身上馬，霎時騰雲價的回到香巢，下了馬，趕到房裏，瞥見她睡在地上，滿口流血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一頭的烏雲，已經不翼而飛了。梁冀見了這種情形，好不心疼肉痛，又不知怎樣才好。像煞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團團轉得一頭無着處，蹲下身子，用手在她的嘴上一摸，不禁叫了一聲慚愧，還有一絲游氣呢；他忙命人將她從地上移到榻上，又命人去賣刀瘡藥替她敷傷口，喊茶喚水的半天，才聽得她微微的蘇了一口回氣。梁冀見她甦醒過來，不禁滿心歡喜，忙附着她的耳朵傍邊，輕輕的喚道：卿卿！你現在覺得怎麼樣？她微開杏眼，見梁冀坐在她的身邊，不禁淚如雨下，絕無言語。梁冀又低聲安慰她道：卿卿！這都是我的不是了；如果我家教嚴厲，她們又何敢這樣的無法無天呢？她嘆氣答道：將軍休要自己引咎，祇怪奴家的命該如此罷了。梁冀忙問道：卿卿！你現在身上覺得怎麼樣？她柳眉緊簇的答道：別的倒不覺得怎樣，可是渾身痠痛，和嘴上眼痛罷了。梁冀千般安慰，百樣溫存。友通期本來不是壽娥等一流人物，雖然這樣的受罪，她却毫不怨尤他人，只怪自己的苦命。隔了幾日，傷勢漸漸的平了。因為自己的頭髮被她剪去，她便灰心絕念，決意要入空門，不願再與梁冀厮混。可是梁冀那裏肯放她走呢？友通期求去不得，無計可施，便向梁冀哭道：要得妾身服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侍將軍，非要先和你家大太太講明了，得了她的准許才行呢；否則既來一次，難免十次百次，長此下去，不是活活的將奴家的一條性命送去了麼？梁冀聽她這話，只氣得怒目咬牙，按劍在手，忿忿的對她說道：卿卿！你儘放心，那個夜叉早晚都要死在我手裏的多；我今天就回去問問她，她如識相，暫時一顆頭寄存她的頭上，否則一劍兩段，看她凶不凶了。友通期哭道：將軍事宜三思，千萬不要任性；你縱一時氣忿，將她殺了，無論如何，她是個正室，別人全要說我主使攬掇的，居心想僭居正位呢。梁冀道：誰敢來說呢；請你不要過慮，我自有道理。他說罷，怒自上馬回來，進了府，早有丫頭進去報與壽娥。壽娥笑吟吟從裏面迎了出來，見了梁冀，便道：將軍辛苦了。梁冀便笑道：自家的事情，有什麼辛苦可言呢。說着，手携手兒進房坐下。壽娥向他笑道：前天錯聽人家一句話，帶了許多人，到友姐姐那裏，一場胡鬧，過後我細細的想起來，着實無味，萬分抱歉；這兩天我本預備前去到姐姐那裏去陪個罪，一來教她消消氣，二來將軍的面子上也好過去了，不想將軍今天回來，我却先給將軍陪個不是，明天再到姐姐那邊去陪罪罷。梁冀聽罷，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哈哈大笑道：我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早就料定了，夫人是一定錯聽人家的話了，不然，永不會做出這沒道理的事來呢；既是錯了，好歹都是自己人，有什麼大不了呢，明天也用不着夫人親自前去，我便替你說一聲就是了。她笑道：隨便什麼人，自己做錯了事，當時都不會省悟的，過後却能曉得錯處了；卽如這事，理論起來，她不是和我合作一副臉麼？我將她糟踏了，豈不和糟自己的面子一樣麼？梁冀聽她這些話，真是喜不自勝，忙道：夫人休要只是引咎，這事只怪我不好，我要是不去和她姘識，也不致惹夫人生氣了。她笑道：將軍那裏話來；一切的不是，都因我的脾氣不好，才有這場笑話的；官宦人家，誰沒有三房四室的呢；總而言之，只怪我的器量太小了，不能容人罷了。看官，這壽娥本來是個淫悍非常的潑辣貨。她和友通期還不是成爲冰炭了麼？焉能又就說出這番講情順理的一番話來呢？讀者一定要說：小子任意譸張了，原來有一個原因呢。那天壽娥將友通期毒打一頓，打得奄奄一息，胸中的醋火，也算平了，回得府來，迎面就碰見了慶雪兩兒。壽娥誰都不怕，大模大樣的將他們帶到房中飲酒取樂。雪兒對她說道：我們在家裏度日如年的，何等難過！你現在也不想回去了，所以我們無法可施，只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得前來就你的教了；但是長此下去，一個天南，一個地北，一朝想念起來，真要將人想殺了呢；無論如何，都要想出一個良善方法來才好呢。她沉吟了半晌，便向他們笑道：有了！你們先住在這裏，等他回來，我自有的方法，將你們留在府中，好在他多半不在家裏，那時我們不是要怎麼便怎麼嗎？他兩個聽了大喜。今天壽娥聽說梁冀回來，心中暗想：如今我將他的心上人兒打得這個樣子，料想他必不甘心，他回來一定是替她報復的了，我反不能去和他撐硬，只好先使個柔軟的手腕，來試驗試驗，如果他服從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，萬一不從我的話上來，再作道理。她打定主意，見了梁冀，說了一番道歉陪罪的話。梁冀那知就理，喜得眉開眼笑的。她見梁冀已中圈套，趁勢又用許多想煞人愛煞人的甜蜜米湯，灌了一個暢快。把個梁冀弄得樂不可支，手舞足蹈的，對她笑道：我梁冀並非是自己誇口，像我這樣的豔福，滿朝中除却萬歲爹，恐怕再也尋不出第二個罷。她笑道：我有一件小事，要奉煩將軍。他忙道：什麼事？只管說罷！我沒有不贊成的。她道：就是我們老太太，前次我在家裏的時候，她曾對我說的，我既然蒙將軍的福澤，身榮名顯；但是別人家每每因着女兒飛黃騰達的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可是我們的家裏，也沒有三兄四弟，所以也佔不着你的光；不過我們太太現在收了兩個義子，滿心想請將軍提攜提攜，他們得到個一官半職，也好教她老人家歡喜歡喜；那時我却未敢答應，今天特地來告訴你，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呢？他頓腳道：你何不早說？前天我手裏還放出兩個縣缺去呢；且罷，教他們來到我的府中，在這裏守候着，不上三兩月，一有缺，我隨便就替他們謀好了就是了。她假意謝道：將軍肯體諒家母的心，妾身也就感謝不盡了。他笑道：這又何必呢？我替你家效一點勞，還不是應當的麼？他們又談了一會子，天色漸晚。這夜梁冀便留在府中住宿。到了第二天，梁冀臨走的時候，向她叮嚀道：教慶雪兩兒早點來要緊。她假意應着，其實早已到府中了，梁冀還在鼓裏呢。光陰似箭，不知不覺的又到八月間了。梁冀只戀着友通期，壽娥便與雪慶在府中廝混着，各有所得，絕不相擾。梁冀因爲自己有了心上人，壽娥的私事也只好睜一只眼，閉一只眼，明知故昧的讓她們一着。壽娥在六月間，得着封誥，便是桓帝封她爲襄城君，儀文比長公主。這一來，壽娥越發嬌橫得不可收拾了，在私第的對面，又造了一宅房子，週圍二十多里寬闊，樓閣連雲，笙歌匝地，說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盡繁華的景象，描不出侈麗的情形。滿朝文武，十有八九，都是梁孫二家的私人。她心還未足，將和熹皇后從子鄧香的女兒鄧猛，進到宮中。桓帝見她的姿色，足可壓倒羣芳，便封爲貴人。壽娥暗地裏却教她改姓爲梁，僞言是梁冀的女兒。原來鄧香中年就棄世了，單單留下鄧猛一人，所以壽娥爲保固自己的根基起見，便將她改名換姓的，進與桓帝。她祇有一個親眷，便是議郎邴尊。壽娥深怕被他知道，可不是耍的，暗地裏與梁冀設計去害邴尊。梁冀道：這邴尊生性不苟，深得桓帝的歡心，萬不能彰明較著的去陷害他；要想將這個賊子除去，祇有暗中派刺客去，將他結果了，那才一乾二淨的毫無痕跡呢。壽娥道：這計好是好，可是有誰肯去冒險呢？梁冀沉思了一會，便向她說道：我們這裏不乏有武藝的人，可是這事太險了，恐怕他們畏縮不前；依我的主意，將他們完全帶來，開了一個祕密的會議，有誰肯將邴尊結果了，賞絹五百匹，黃金一百斤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的。壽娥拍手道妙，隨命將府中所有的家將，完全請來。梁冀將來意對大家說了一遍。那些家將好像木偶一般，誰也不敢出來承認。梁冀好不生氣，正要發作，猛聽得一聲狂笑，屏風左邊轉出一個人來，滿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臉虬髯，濃眉大眼，紫衣找紮，大踏步走到梁冀的面前，躬身說道：「不才願去。」梁冀閃目一看，却是侍尉朱洪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「將軍願去，那就再好沒有了，可是千萬要小心爲好。」他笑着，用手將胸脯子上一拍，說道：「請將軍放心，只要小人前去，還不是探囊取物麼？」他說罷，在兵器架上取下單刀，往背上一插，飛身上屋，逕向邴尊的府第而來。到了他家大廳上，他伏着天窗，往下面一看，只見邴尊和衆人正在那裏用晚膳呢。他縱身落地，一個箭步，跳進大廳。衆人中有一個名叫寅生的，他的眼快，忙大聲喊道：「刺客！刺客！慌得衆人連忙鑽入牀肚。」這時邴尊府內家將，聞聲各拖兵器，一齊擁了出去，接着他大殺起來。自古道：「能狠不如衆犬，好手只怕人多。」朱洪雖有霸王之勇，也就無能爲力了，不多會，一失神，中了一刀，正砍在他的腿上。他大吼一聲，堆金山，倒玉柱的跌了下去，被衆人橫拖倒拽的擒住了。邴尊昇坐詢問，他起首還嘴強，不肯直說，後來熬刑不住，便一五一十的將梁冀的詭謀完全說了出來。邴尊勃然大怒，便命人將朱洪拘起，就在燈光下修一道奏章，又將朱洪詞抄錄一通，更不延留，立刻將朱洪帶到午朝門外。黃門官便問他何事進宮。他道：「現有緊急的要事，煩你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八回 移花接木刺客成擒 換日偃天佞臣滅族

三六

引我到宮。那黃門官見他深夜前來，料知事非小可，便向他說道：請大人稍待片晌，等我先進去通報萬歲一聲。邴尊點首。那黃門官腳不點地的進去了；不一會，復行出來，對他說道：萬歲現在坤寧宮裏，請大人進去罷。他又分付御林軍，將朱洪守着，他自己一逕向坤寧宮而來。到了坤寧宮的門口，只見桓帝與鄧貴人正在對面着棋。他搶近俯伏，先行個君臣之禮。桓帝忙呼平身，便問他道：卿家深夜進宮，有何要事？邴尊道：請屏退左右，微臣有奏本上瀆天顏。桓帝拂退殘碁，龍袖一麾，左右退去。邴尊便將奏章和朱洪的供詞呈上請閱。桓帝看罷，大驚失色，忙道：卿家有什麼妙策，可以剷除這個欺君賊子呢？邴尊奏道：萬歲德被四海，仁馳天下，所以將這賊子驕縱得不可收拾；現今此賊威權並重，耽耽有窺竊神器之野心；萬歲若再不施以決裂手段，恐怕向後就要不堪設想了。桓帝道：孤家何常沒有這樣的用意；可是這賊根深葉密，耳目衆多，祇怕事機不密，反生別變，所以遲遲至今，都未敢貿然發作；如今這賊的野心愈熾，却怎生應付呢？邴尊奏道：依臣愚見，要除此賊，須用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計劃才行呢；最好今夜派人前去將他捉住，然後那班奸賊，羣龍無首，眼見得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敢亂動了，未知萬歲以爲如何？桓帝瞿然答道：卿家之言，正合孤意。邴尊又奏道：此事刻不容緩，緩必生變；他既派人來刺微臣，再停一會，他不見朱洪回去，必起疑心；疑心一起，勢必要預防，那可就棘手了；最好請萬歲即發旨，差御林軍前去兜勦，使他一個措手不及，才是千穩萬妥的計劃呢。桓帝大喜，便星夜下旨，將九城兵馬司張惲召來，命他領了三千御林軍，前去捉拿梁冀；又召揚威將軍單超、點五、千、御林軍，把守各處禁口。張惲帶着御林兵，直撲梁冀府而去。再表梁冀將朱洪差去之後，便和壽娥商議道：如今朱洪去了，能將邴尊結果了，是再好沒有；萬一發生意外，那怎麼辦呢？壽娥笑道：將軍大權在手，朝中百官，誰不是你的心腹呢？就是有什麼差錯，只消動一動嘴唇皮，硬硬軟軟，還不是隨你主張麼？梁冀聽她這番話，正要回答，猛聽得人嘶馬吼，吶喊的聲音，不禁心中疑惑道：這夜靜更深，那裏來的人馬聲音呢？莫非是巡城司捕捉強盜的麼？他正要起身出去探看，瞥見一個家丁，一路飛的跑了進來，大叫禍事來了，禍事來了。梁冀不由的大驚失色。這正是：

刀兵加頸猶嫌晚，

死到臨頭尙不知。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雲興起 一雙繡履橫禍飛來

三八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友通期絕世麗姝，未得君王恩寵，反爲佞賊蹂躪，好花逢俗子，抑何可恨！讀至橫遭摧折一段，不禁欲爲千古美人放聲一哭矣！孫壽娥、梁冀，皆有所私，各不相擾，何無恥之甚耶！認鄧貴人爲己女，其心叵測，於斯可見一斑。桓帝對鄧尊數語，沉痛悲激，其迫於梁冀淫威之下，固非一日矣。

## 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雲興起 一雙繡履橫禍飛來

話說梁冀聽得外邊吶喊聲音，好生疑惑，正要出去查着究竟，瞥見一個侍尉，神色倉皇的跑進來，大叫道：「禍事來了，禍事來了。」梁冀知情不妙，忙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他道：「外邊滿圍着御林軍，足數有幾萬人，口口聲聲，是捉拿將軍的，請令定奪。」梁冀聽說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，朝着壽娥光翻白眼。壽娥此刻也嚇得殭了，蛾眉緊簇，粉黛無光。梁冀道：「如今事機已經洩漏，你我活不成了，不如一死，倒比得被他們捉住，明正典刑的好一些兒。」壽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娥忙道：你也忒糊塗了，放着現成的計劃在此，不去想法子抵抗，只知道一死了事，可見你這個人膽小如豆了。他忙道：現在御林軍已到府外，真如火上眉稍了，那裏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她道：你何不派人從後門出去，到各處去求援呢？一面命家兵家將，趕緊分頭迎敵，事機既然洩漏，不若就此大動干戈，將這班烏男女殺去，然後將昏君再結果了，便是你來做萬民之主，兩全其美，何樂不爲呢？梁冀道：談何容易，他們既然來捉拿我們，前後門還不是把守得水洩不通麼？他話還未了，猛聽得一陣脚步聲音，從外面進來。他大吃一驚，料想一定是御林軍已進府了，忙在腰間拔出寶劍，向頸上一拖，鮮血直噴，撲通一聲，往後便倒，頓時死於非命了。壽娥見他自刎，嚇得心膽俱碎，正要尋死，瞥見房門一動，走進兩個人來。她仔細一看，原來不是御林軍，却是府中的侍尉。他們一脚跨進房門，瞥見地下橫着一個屍首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忙俯身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梁冀，不由的一齊慌了手脚，便一齊向壽娥說道：現在御林軍已經打進府中，現在正在前面搜查呢，將軍又死了，教小人們怎生辦呢？壽娥忙道：你們可以各自去尋生路罷。有一個侍尉聽說這話，真個似罪犯逢赦的一



樣，一溜煙出門去逃命了。還有一個，他見梁冀死了，不覺動了野念。他本來是久已垂涎於壽娥的，一來是懼怕梁冀，二來壽娥有了慶雪兩兒，誰也不肯亂去勾搭了。他雖然每每的在她跟前獻了不少殷勤，無奈壽娥正眼也不去看他一下子，只好害了一個單相思罷了。如今見她這個樣子，便對她說道：夫人！此刻還不趕緊逃難麼？馬上御林軍打了進來，玉石俱碎了。她忙向他問道：你可知道慶雪兩兒現在逃到那裏去了？他聽她這話，便撒謊答道：太太還問呢！我躲在大廳後面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兩個被那一班御林軍一刀兩段，兩刀四段，早已了賬；我倒很替他們可惜呢！她聽說這話，止不住傷心落淚。那個侍尉却假意安慰道：夫人！人死不得復生，哭也無益；如今火燒眉毛，顧眼前罷，趕緊去逃命要緊。她聽說慶雪兩兒死了，心早冷了，再也不願去逃生了，便對那個侍尉說道：多謝你的好心，可是奴家心已灰了，決定一死了事，如今家破人亡，我一個子活着也沒有趣味了，你却快去逃命吧！不要因為我，連你的性命都送掉了。那侍尉還不識她的心事，仍然勸她動身。她也不答話，順手將領口上兩個金鈕子摘了下來，便往嘴裏一送。那侍尉見她吞金，連忙過來抱住她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臂膊，說道：夫人！你也太不明世理了！我在這裏的這樣勸你，你還不省悟，一定要尋死，豈不是可惜麼？他有一搭，沒一搭的在那裏說着。壽娥也不去答他，只將星眼緊閉，低頭等死。他此刻什麼大事都不管了，假着壽娥，還要勸她，隨自己逃走呢。這時房門帘一揭，闖進四個御林軍。他聽得脚步聲音，忙回頭一看，不禁失口叫道：啊呀……話還沒出口，刀光一亮的頭，早和頸上脫離關係了。壽娥的金鈕子也在肚裏，同時作起怪來，不等他們來動手，就一命嗚呼，到九泉下陪伴梁冀去了。衆御林軍在梁冀的府中，一直搜殺到天亮，才算肅清。事後調查，共得男屍三百五十四口，女屍一百三十七口，活捉八十四人，共抄得黃金三千斤，白銀一萬二千七百餘斤，金章玉印八十四件，大將軍印綬一顆，刀槍三千四百三十三件，馬八百匹，牛一千四百頭，田五百八十六頃，絹三千匹，糧食一萬二千八百餘合，尚有奇珍異寶五十匣，零星物件八十箱。當由張暉按件呈報。桓帝次日下旨，將河南尹梁胤，屯騎校尉梁讓，親從侍尉梁淑，越騎校尉梁忠，長水校尉梁志等，一齊拘到，斬首市曹。還有壽娥內外宗親，及現有官爵者，一併誅於市曹，就連壽娥的母親童老夫人，也未能免。復又將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雲興起 一雙繡履橫禍飛來

四二

太尉胡廣，司徒韓續，司空孫朗等，一班阿附梁冀之徒，一併梟首示衆。四府故吏賓客，黜免至三百餘人。可是這層事，起得忒倉猝了，不獨滿朝文武，人人自危，就是長安的衆百姓，見了這樣的大變動，免不得也個個惴惴不安，街頭巷尾，沸沸揚揚，不可終日。郗尊恐鬧出別樣的故事來，忙上表請下詔安民。桓帝准奏，忙下詔曉諭天下，詔曰：

梁冀奸暴，濁亂王室。孝質皇帝聰明早茂，冀心懷忌畏，私行弑毒。永樂太后（即廢皇后）親尊莫二，冀又遏絕禁在京師，使朕永離母子之愛，永隔顧復之恩。禍深害大，罪釁日滋。賴宗廟之靈，及中常侍具瑗徐璜左瑁唐衡，尚書令尹勳，軍馬司張暉等，激憤建策，內外協同，漏刻之間，築逆梟夷，斯誠社稷之佑，臣下之力，宜班慶賞，以酬忠勳。其封超等六人爲縣侯，暉另加一級，並賜黃金三十斤，良馬五匹，其有餘功足錄，尙未邀賞者，令有司核實以聞。

這詔下後，天下人心始爲安定。單超復奏小黃門劉普趙忠等，亦拼力誅奸，應加封賞。桓帝准奏，即封劉趙以下八閹人爲卿侯。從此宦官權力日盛一日了。梁皇后見乃兄九族全誅，



不由的又悲又恨。加之桓帝因爲梁冀謀爲不軌，對於梁皇后便不十分寵幸，連足跡也罕至淑德宮了。梁皇后氣鬱傷肝，一病奄奄，竟無起色了。未上兩月，一命嗚呼。桓帝本來是個見新忘舊的人，見她死，毫不傷悼，只得照后妃葬禮，將她草草的入殮了之後，急將鄧貴人册立爲六宮之主。鄧貴人格外逢迎，桓帝自然是恩寵有加，不必細說。再表一班權閹將梁冀誅了之後，頓時癩狗得了一身毛，狂放到十二分，賣官鬻爵，任所欲爲。桓帝向來是個懦弱成性的人，再加上耳朵又軟，經不起他們的花言巧語，將他哄得團團亂轉，要怎麼便怎麼。百依百順，滿朝文武，見桓帝和他們親密得厲害，誰不會趨炎附勢呢？你也奉承，我也逢迎，沒有一個敢去和他們走頂風的。這一來，這班權閹，格外自高自大，目無法紀了。這時却惱動了一位大臣。你道是誰？却原來就是大司馬吳歆，他本是個不肯阿私的人，見他們這樣的擾亂治安，害民誤國，不由的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切切實實修了一道本章，奏與桓帝。桓帝看罷，倒也觸目警心，便要治他們的應得之罪。他正在遲疑的當兒，徐璜、唐衡俯伏金塔，奏道：「我主萬歲，臣等訪得洛陽有女，名曰聖，年才及笄，德言工容，四者俱備。臣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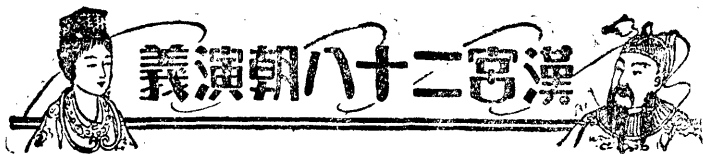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雲興起 一雙繡履橫禍飛來

四四

思我主御內，不過鄧娘娘寶貴人爲陛下所契重，然而宮圍廣大，究屬乏才料理，臣等籌思再四，敢請陛下選入掖庭，補助坤政。桓帝正在要究辦他們，聽說這番話，不禁滿心歡喜，忙道：此女卿家可曾帶上朝沒有？二人忙奏道：現在午門以外，候旨定奪。桓帝忙道：宣進來。黃門官忙出去，不多一會，引進一個絕色的美人來，婷婷娉娉的走到殿下，折柳腰便拜，櫻口一咋，吐出一種嬌嬌滴滴的聲音來，說道：賤妾願我主萬歲無疆。桓帝仔細一看，那女子從容舉正，果然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，不禁龍顏大悅，忙道：免禮平身。隨在殿上封爲貴人。她三呼謝恩。這時擁出許多宮女，將她擁簇着進宮去了。桓帝向二人笑道：兩位愛卿，薦賢之功，真正不小；孤王也沒有什麼酬謝，只送上黃金五十斤，絹彩八十四匹，聊作謝媒之儀罷。二人俯伏謝恩。這時可不將一個吳欣氣倒，正要復奏，那知桓帝得了田聖，急不能待，龍袖一展，百官退朝。吳欣忍氣回府，坐在百客廳上，咳聲歎氣的道：權閹擾亂政治，萬歲昏庸，國將危亡，恐無多日了。他正在這憤慨的當兒，進廳報道：太尉黃世英來了。他忙命請了進來。不多時，走進一個白髮蟠蟠的老者來，進了廳。吳欣趕着讓坐，說道：黃老丈！今天是什麼風



兒吹到這裏來的？黃世英將鬍鬚一抹，說道：這兩天賤體微有不爽，所以連朝都沒有上，今天覺得稍好一點了，可是在家裏悶得厲害，所以特地來和你談敘談敘的。吳欣道：下官連日碌碌，未曾到府去問安，反累老丈的玉趾，惶恐惶恐。黃世英見他雙眉緊簇，面帶愁容，不由問道：司馬快快不樂，有什麼事這樣的呢？他歎氣答道：老丈還問什麼？我們這班人，不久就要做無頭之鬼了。他聽這話，不禁吃驚不小，忙問道：你這是什麼話呢？他道：佞臣弄權，天怒人怨，國亡恐無久日了；試想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？黃世英忙道：這真奇了，那梁冀不是除掉了麼？現在又是誰人弄權呢？吳欣冷笑道：老丈還在夢裏呢！如今的一班賊子，其凶暴行為，比較梁冀恐怕還要狠十分呢。他忙問是何人？吳欣便將徐璜唐衡等一班人的行為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將一個黃世英只氣得鬍子倒豎，怒不可遏，便向他道：你既然曉得他們這樣的胡行，爲何一道本竟不上呢？他嘆了一口氣道：老丈休題起奏本，說來傷心，下官今天上了一道奏章，萬歲起首倒有幾分怒容，後來那班賊子進了一個洛陽的美女，名叫田聖，生得妖嬈出色，萬歲見了，連魂靈都險些兒被她攝去，將我的本章，不知丟到那裏去了，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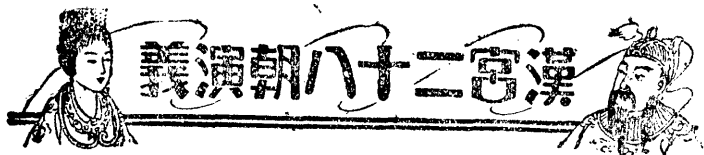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雲興起 一雙繡屐橫禍飛來

四六

題也不題了。他說罷，黃世英氣冲牛斗，便道：好好好，萬不承望我朝又出了這班佞賊呢？老夫此番和他們總要見個高下的。他說罷，便告辭回去了，在燈下修一封奏章，將一班權閹的厲害，切切實實的寫上一大篇，次日五鼓上朝，呈於桓帝。桓帝見他的本章，料想定是彈劾權閹，他也好，連看都不看，往龍案下面一只金篋裏一塞。黃世英還當他見過本章呢，散朝之後，一班權閹，將他的本章從金篋裏內查了出來，大家仔細一看，互相怒道：頗耐這個老賊，竟和我們作起對來；好好好，包管將這老賊結果了，才見我們的本領呢！徐璜對衆人說道：他固然是我們的對頭了；你們還不知道，還有一個仇人呢！衆人忙問：是誰？他道：便是大司馬吳歆；昨天我們進田聖之前，他也有本章彈劾我們的，不過萬歲見我們進了田聖，才能這事不題的，否則萬歲要尋根究底了。衆人一齊發恨道：怪不道那賊子，平詩看見我們，總是鳥眼雞似的；我們以爲河水不犯井水，不與他去較量；不想他竟不知死活，竟敢到太歲頭上來動土，豈不是自己討死麼？唐衡便向衆人說道：這兩個狗頭在萬歲的面前，早就有些威信；我們如果在名義上去和他們作對，料想萬歲一定不會就將他們治罪的，不



如在暗地想出一個方法來，將兩個狗頭結果，那才是一乾二淨的呢。衆人却道：你這話未嘗不是，我們要出什麼法子來結果他們呢？唐衡道：這裏不是談話之所，諸位請到我的家裏再議罷。衆人道好，便一齊到了唐衡的府內。賓主坐下，唐衡便向衆人說道：如今萬歲不是待鄧后漸漸地寵衰了嗎？衆人都道：不錯。他道：我這條計，真是三面俱到，十全其美。衆人便問他：是個什麼計劃？他便向衆人附耳說道：只消如此如此，還怕他們不送命麼？衆人聽了，一齊贊美道：虧你想得出這條計，果然是風雨不透。左瑄道：我明天就進宮去，安排一切就是了。他們暢談了一會，才各自散去。到了第二天，左瑄便託故進宮，暗中與田聖商議，教他見機行事。未到三天，桓帝早朝，突然對衆大臣說道：內宮遭了竊，失去夜明珠兩粒，這珠乃是無價之寶；那位卿家可能替孤搜查回來，加官三級。左瑄徐璜一齊出班奏道：我主萬歲，微臣等願去；但是有一層，依臣等的愚見，如今珠子既然失去，料想不是禁城外的人偷的，這一定是禁城裏的人偷的，臣等搜查起來，當然是不分尊卑，一概都要搜查的；萬有一兩位大臣，抗旨不受檢查，微臣等官卑職小，難以執行。桓帝不等他們說完道：無論何人，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璧與起 一雙繡履橫鸞飛來

四八

不得抗旨；如有抗旨的，孤家先賜你們一支上方寶劍，先斬後奏。左瑄徐璜領旨謝恩。這時滿朝文官，驚異非常，自漢家有天下以來，宮園以內，從來沒有差少一些東西的，誰也不知道是他們的詭謀呢。再說徐璜左瑄得着聖旨，手到擒來，將黃世英抓上。他們獻上明珠，又獻上一雙宮鞋，聲稱是在大司馬吳欣的府中查出來的。他兩個奏罷，把個桓帝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捏髻，連聲喊道：快將吳欣抓來，一並處死。左瑄等不待下旨，便飛也似的走去，將吳欣拿到，不由分說，和黃世英推出午門斬首。滿朝文武噤若寒蟬，誰也不敢出來保奏。獨有尊邴怒氣憤胸，越班出衆，前來保奏，剛剛俯伏下去，還未開口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顆血淋淋的人頭，已經捧上上來。尊邴見了，不由的一陣心酸，退身下來，暗自道：黃老伯不承望今天和你永決了。他也無心去辨白了。桓帝將他兩個殺了，才稍稍的洩怒，從此任用奸佞，政治紊亂得不可收拾，苛征重稅，民不聊生。桓帝成日價和田聖等尋歡取樂，不理朝政。這田聖爲顧全自己的寵幸起見，又託人到外邊去買了十個絕色的女子進宮。桓帝得了這十個絕世的玉人，越發縱淫無度，不到三月，竟染了癆瘵，骨瘦似柴，無藥可救了。好端端的一



個三十六歲的皇帝，竟在德陽前殿奄臥不起，瞑目歸天了。桓帝崩後，竇娘娘便差劉儵持節到河間，將解讀亭侯劉宏迎入京都，繼承大統，國號建寧，稱爲靈帝，尊竇娘娘爲太后。竇太后大權在手，先將田聖等一班尤物處死，除去夙怨，授竇武爲大將軍，並徵用司隸李膺、太守荀昱等，輔助政事。起初倒還十分勤謹，誰知到後來，漸漸地不對了，任用趙嬈、王甫、曹節一班佞臣了。這趙嬈尤爲羣奸中最刁惡的一個，舌劍唇槍，哄得竇太后百依百順，他們又連絡內閣，互通一氣，賣官鬻爵，爲所欲爲，攪亂得不分皂白。天怒人怨，渾渾噩噩的數年，政治愈來愈亂，盜賊蜂起。鉅鹿張角等紛紛起事，自號爲天公將軍，又號張寶爲地公將軍，張梁爲人公將軍，嘯聚四方民衆，羣起謀叛。所到之處，搶劫燒殺，無所不爲。靈帝派兵遣將前去征戰，無奈賊勢浩大，此方勦滅，彼方又起，絕不能務絕根株的。在這黃巾攪亂的當兒，憑空跳出三個出色驚人的大英雄來，便是涿縣中山靖王的後裔劉備，和同縣的張翼、德河東解縣的關雲長。他三個領着義兵，輔助天師，將一班黃巾賊殺得五零八落，餘黨逃向關外而去。朝廷下旨，便封劉備等三人爲安喜縣。他們奉旨上任，不題。再表許昌城外高頭

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第一〇九回 兩粒明珠疑雲興起 一雙繡履橫禍飛來

五〇

村，有一個異巧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丹砂，相貌魁偉，膂力過人，慷慨好義，每每遇到什麼不平的事情，馬上就得排難解紛，扶弱除暴，所以一村的人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。尤其是那葛大戶家的大小姐葛巧蘇，對於他十分心折。自古道：佳人豪傑，本是一連，這話的確不錯。她由慕生愛，便暗中派她的一個心腹小丫頭，名字叫做流兒的，前去喊他到後園裏一晤。流兒得着她的命令，狗顛屁股似的去到異巧平日常住那個土地廟裏面，向他說道：「我們家小姐慕你的英名，特地叫我來請你去，和她去會面呢。」異巧好不驚訝，身不由主的隨她走了。這正是：

潦倒風塵人不識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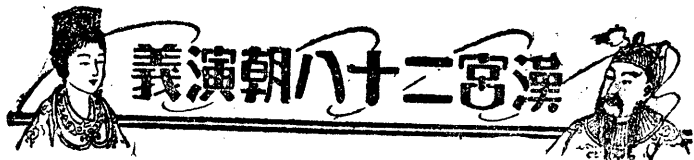
誰知竟得麗姝憐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壽娥至死，尙得一人垂愛，腐臭之肉，饑犬猶嗜。梁冀除後，吾料知社稷可寧矣，詎知除梁冀者，復效梁冀之行爲，禍國殃民。所謂除一害馬，增一貪狼耳！佞臣媚君，多進女色，奈桓帝夢夢何得吳欣之奏章，始則大怒，繼則以田聖轉怒爲喜，活畫

昏庸之狀，讀之可嘆！

第一一〇回 墮勾欄佳人嗟命薄 當縣尉豪傑嘆途窮



話說異丐隨着流兒轉過一個大玫瑰花簇子，瞥見一個絕代的佳人，亭亭的立在一株梧桐樹下，手裏拿着一枝銀紅色齒蓓花，真個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，雪貌冰飢，柳眉杏眼，描不出千般旖旎，說不盡萬種風流。把個異丐看得眼花撩亂，口難言，身子兒酥了半截，但見她穿一件月白湖縐的小衣，下垂八幅湘裙，一雙瘦尖尖的蓮瓣，祇多不過三寸吧。她見了異丐，便也出了神，暗道：不料這乞丐裏面，竟有這樣的人材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她偷眼細細的打量他，生得猿臂熊腰，伏犀貫頂，面如傅粉，唇若丹砂，身上着一件土織的衣掛，下面穿着一條犢鼻褲，赤着脚，雖然衣破衫歪，那一股英俊的氣概，兀的埋掩不了。她暗暗的對自己說道：葛巧蘇，葛巧蘇，你年已二八，還待字深閨，雖經多少人來說合，至今何曾有一個如意郎君的；要是能託身於他，真不枉爲人一世了。她想到這裏，不由的紅暈雙頰，嬌羞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欲絕。異巧見了她，却也在一邊暗暗的喝采道：怪不道人家成日家的說着，美女生在葛家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世間無二；若能將她娶爲妻室，這艷福倒不淺哩。他想到這裏，忽然又自己暗笑道：我可呆極了，人家是金枝玉葉，我是個怎麼樣子的一個人，就妄生這個念頭，豈不是癩狗想喫天餓肉麼？他正胡思亂想的當兒，猛可聽得鼓角震天，喊聲動地。他大吃一驚，急忙順着大喊的聲音望去，只見東邊煙塵大起，不多會，只見無數的黃巾賊，漫天蓋地的奔來。這異巧分毫不怯，勃然大怒道：不料這班害民賊，竟撞到這裏來了。他正要回身去喊那女子，叫她回去。誰知再等他轉過身來，那裏還見那女子一些踪跡呢。他此刻也不暇去追究，便拔步飛也似的直向村東而來。這時高頭村的一班居民，扶老携幼，哭聲震野，四處覓路逃生。葛時正在府中查點完稅，瞥見一個家丁飛也似的跑進來，神色倉皇，氣急敗壞，見了葛時，大聲喊道：員外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黃巾賊現在已經打到東村了；再不時多，馬上就要進我們的村口了。葛時忙到後面，對他的母親說道：太太，你老人家曉得麼？現在黃巾賊已經打到東村了，再不逃走，就有性命之憂了。葛母聽說這話，勃然大怒，開口罵道：你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這畜生，無風三尺浪，又是從那裏聽得來這些鬼話，便馬上就來烏亂得一天星斗了；趕快給我滾出去，休要惹得我性起，一頓拐杖，打得你個走頭無路。原來這葛時是葛巧蘇的父親，平時對於他的老娘，十分孝順，隨便什麼事情，都要先來稟告她一聲，經她許可，然後才敢實行；今天不料碰了一個大釘子，站在傍邊，一聲也不敢多響，滿口只是唯唯稱是。葛母又道：我一個人，活了六十多歲，託天保佑，從來未曾經過什麼刀兵的災難；我平日但誦這高王經，不知誦了多少了；佛祖爺說：讀了十遍高王經，能免一家災難星；讀了百遍高王經，可免一村災難星；我們的老太爺在日的時候，他老人家一身就敬重高王經，那時赤馬強盜，差不多各州各縣都被他們擾遍了，獨有我們這高頭村文風未動；要不是菩薩保佑，就能這樣了嗎？我數着我讀的高王經，差不多有三千遍了，任他是黃巾賊，黑巾賊，斷不會來的。她剛剛說到這裏，又見一個家丁，一路滾瓜似的跑了進來，大聲說道：禍事到了，禍事到了，賊兵已進東村口，將李大戶的房屋，全點火燒了，我眼見殺得十幾個人了。葛母聽得，吃驚不小，忙起身問道：你這話當真麼？那家丁忙答道：誰敢在太太面前撒謊呢？葛時這會子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也由不得葛母做主了，連呼備馬。衆家將一齊備馬伺候。葛時又命收拾出幾輛土車來，給葛母與內眷等坐。大家正在忙亂之際，瞥見流兒飛也似的奔進來，氣急汗喘，放聲哭道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被衆賊兵搶去了。葛時夫婦聽這話，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焦雷，連忙問道：你和小姐到什麼地方去的？流兒哭道：小姐吃過飯，因爲在樓上悶得慌，她教我和她一同到後園裏去乘一乘風涼；不想就被那起頭紮黃布的強盜硬搶了去了。葛夫人聽得，便見天兒地的哭將起來。葛時忙道：你可昏了；這會是什麼時候，還有閒工夫哭麼？趕緊先去逃命要緊。葛夫人無可奈何，只得拭着眼淚，上了車子。葛母閉目合掌，念道：南無佛，南無僧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她顛來倒去的，不住口念着。葛時和衆家將四面圍護着車仗，出得門來，瞥見村東火光燭天，哭聲震地，吵鬧得一團糟似的。葛時忙命人轉道直向許昌而去。再表那個異丐跑到東村口，自己對自已說道：我在這裏，承人家何等的厚待我；現在人家眼看着要遭劫難了，我非草木，豈得無心，難道就袖手傍觀不成嗎？他自言自語的一會子，便打定了主意，無論如何，拼着我一條性命，去和這班賊子拼一下子罷。他在四下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裏一打量，見沒有什麼東西，可以當兵器用，祇有一根新橋樁，豎在濠河裏，半截露出水面。他便蹲下身子，伸手一拔，用力往上一提，不料他用力過猛，那根樁被他拔起，他身子向後一傾，險些兒跌下橋去。他趕緊立定了脚，將橋樁拿起來，仔細一看，足數有一丈二尺多長，碗來粗細，原是一根棗樹的直幹。他笑道：這傢伙又重又結實，倒很合手呢。這時候那頭隊的黃巾賊，已經離吊橋祇有一箭之路了。那異丐橫着橋樁，在橋頭立定等候。霎時那頭隊賊兵，闖到濠河邊，剛要過橋，瞥見一個人握着碗來粗細的一條大木槓子，雄糾糾的站在橋頭，預備尋人廝鬪的樣子。衆賊兵那裏將他放在心上。有兩個先上橋來，大聲喝道：該死的囚徒，膽敢擋住咱們的去路，可不怕咱們的厲害麼？他冷笑一聲道：好狗頭，膽敢在老子面前誇口，識風頭，趁早給我滾去，不要嘔得你老子性起，教你們這班狗頭，一個個做了無頭之鬼。那兩個賊兵聽他這話，勃然大怒，飛身過橋，就要來和他廝殺了。他見他們上了橋，便舞動木槓，迎了上來，未得還手，就將那個賊兵打下水去，冒了兩冒，做了淹死的鬼了。後面大隊賊兵見了，一齊大怒擁來。他却分毫不怯，舞起木槓，祇聽得撲通撲通的聲音，霎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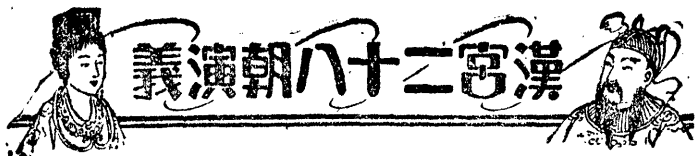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二〇回 墮勾欄佳人嗟命薄 當縣尉豪傑嘆途窮

五六

將賊兵足數打落有數十個下水。還有些賊兵，見他這樣的厲害，誰也不敢再來送死了，只得紮在壕外，大喊鼓噪，不敢再來送死。停了一會，賊兵愈聚愈多，只是沒一個敢來送死。後隊賊將見前隊不行，便知出了什麼阻礙，便飛馬趕來，向賊兵問道：爲什麼停着不走呢？衆賊一齊答道：橋上那個牛子，十分厲害，前隊的兄弟們被他打落數十個下水了。那員賊將聽得這話，不由的哇呀呀直嚷起來，催動坐騎，舞動四竅八環牛耳撥風刀，直衝上橋，異巧立了一個勢子等候。等他的馬到了橋中間，他飛身搶上來，劈頭一槓，那賊將揮刀將迎。猛聽得啣的一聲，那賊將手中的刀，早被他打下水去了。他趁勢橫槓一箍，早將那賊將連人帶馬全打下水去。衆賊兵嚇得撥頭向南就跑。說也奇怪，頭隊不利，後隊再也沒有一個賊兵來囉囉了。他仍舊守着不肯動身，一直等到酉牌時候，賊隊去遠，不聽見吶喊聲音，才將槓子丟下，入村而來。到了村裏，靜悄悄的雞犬不聞。他暗自疑惑道：難道村上的人全走了嗎？他此刻肚中已經餓了，便挨次到各家門口去探聽，不獨人影子不見，連鬼影子也沒有。他餓得肚皮裏面鹿鹿的亂響個不住。他暗道：這些人家，准是去逃難了，但是人家去逃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難，我却不能到人家去尋飯吃的；萬一被人家曉得了，還說我趁火打劫呢，寧可我挨餓，不作這些非禮舉動。他想罷，復行走出村來，迎着月光，只見五穀場傍邊，種着許多的香瓜，已經成熟。他便蹲下身子，摘了幾個又大又熟的香瓜，放在身邊，張口便咬，連吃了六只香瓜，饑火頓消，涼沁心脾，他不禁說了一聲快活。他便走到那日裏睡的所在去尋好夢了。到了第二天，衆村民打聽着衆賊兵已經去得遠了，便扶老携幼的復又轉回村來。大家進了村口，只見屋舍儼然，分毫未動，個個好生歡喜，及到了自己的家裏一查檢，不禁說了一聲慚愧，連一粒芝蔴也不少。葛時也跟着衆人回來了，到了自己家裏，見一草一木，未曾動過。他半悲半喜，喜的是未遭橫劫，悲的是女兒不知下落。葛母對衆人說道：巧兒命該如此；她是一個討債鬼，你們趁早不要去想她；她在我身邊，我不知道教她多少次數高王經，她只顧頑皮，一些兒也不理我；一個女孩子家，除了孝經，這高王經，一定是要讀的；如今差不多菩薩噴怒她，也未可知。她說着，合掌對着佛像說道：阿彌陀佛，要不是老身替衆人念佛消災，這次的橫劫怕免得了麼？葛時夫婦，命人到四處去察訪她的踪跡，訪了多時，連一些影子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都沒有訪到。葛時無可奈何，只好自嘆命苦罷了。再表那個異巧，聽得衆人說起葛大戶的女兒，被賊兵劫去，他將那一腔無名怨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遂不辭而別的走了。在他的意思，預備追踪下去，將她尋了回來。這暫且不表，單講葛巧蘇，究竟是被誰劫去的呢？原來這高頭村有兩個無賴：一個名字叫岑祿，一個名字叫羅吉。他兩個本是黃巾賊的黨羽，久已垂涎於巧蘇了，只苦一些空子也撈不着，而且葛家門深似海，無隙可乘。他兩個使盡了千方百計，結果的效力等於零。年深日久，他兩個不免有魚兒挂臭，貓兒叫瘦之感。却巧黃巾賊下了一個密令，教他兩個在六月十三這天候着。他們接到這個密令，便暗暗的商量道：如今我們的機會到了；明日大隊一到，還不是我們的天下麼？那時直接到她家，帶了就走，還怕誰呢？他兩個打定了主意，到了第二天，午牌時候，裹紮停當，頭帶黃巾，腰懸利刃，預先埋伏在葛家的花園裏，等了多時，瞥見她一個人出來，婷婷娉娉的走到梧桐樹下。岑祿便要上前去動手。吳古忙攔住他道：你且不要急死鬼似的；現在大隊還未到，萬一驚動了人，便怎麼了呢？岑祿道：難得有這樣的好機會；這時再不下手，等待何時呢？吳古頓足道：



你又來亂動了；你心急，你一個人去罷，我却不管。岑祿只得耐着性子守候了多時。瞥見流兒和異丐有說有笑的一路逕向這花園裏走來，兩個人不由的暗自納罕道：難道她和這異丐有什麼曖昧的事麼？正在疑慮間，只見東北上煙塵大起，喊殺連天。他兩個料定大隊已到，便勇出去，無奈又懼異丐來干涉，只得耐着性子看他們的動靜。只見巧蘇嚇得玉容失色，粉黛無光，拉着流兒，一頭走進一個薔薇架子的下面，動也不動，那異丐却飛也似的向村東去了，他們倆從芍藥叢中躍了出來，把巧蘇從薔薇架下拖了出去。巧蘇見他們凶神似的，正待要喊。岑祿用刀在她的粉頰上面晃了一晃，悄悄的說道：你喊出一聲來，馬上就請你到外婆家裏去。巧蘇嚇得噤口難言，祇緊閉星眸，任他們背走。流兒却早已嚇得癱了，軟攤在地，半晌不敢動彈一下子；等他們走了之後，才從地下爬了起來，飛奔回去報信了。他們一面走，一面商量道：如今我們得了手，萬不能入大隊了，如果一入大隊，這心肝兒一定要被首領奪去的。岑祿道：可不是麼？我們費了多少心血，好容易才將這寶貝弄到手；與其替他們做一回開路神，不如我們自己去受用吧。他兩個說的話，巧蘇句句聽見，料知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回 隨勾欄佳人嘆命薄 當縣尉豪傑嘆途窮

六〇

也難活，她却一點不怕，心中也在那裏盤算着怎樣的應付他們。他兩個足不點地的一直跑到日落西山，差不多離開高頭村五十多里了。看着天色已晚，岑祿便對羅古道：現在天色漸漸的晚了，我們也該去尋個住處，先爲住下，再作計較罷。羅古點頭稱是。正說話間，只見前面燈光明亮。他們走近來一看，恰巧就是一個野店。他們便下了店，便喊堂倌來教他收拾一個房間出來，讓他們住下；一面又叫了許多牛肺鷄鴨之類，買了十幾斤好酒。二人對面坐下，一齊向巧蘇說道：你也一同來吧，既然跟了我們，就要老實些，我們向來不相信裝腔做勢的。巧蘇聽了這些話，真個似萬箭攢心，但又不敢露於表面，可憐眼淚往肚裏流，恨不得立刻尋死，死了倒覺得乾淨。她見了他們招呼自己，又不敢不應，只得含羞帶愧的走近來坐下。岑祿便倒了一大盃酒，雙手捧到她的面前笑道：親人！你却不要拂了我的好意，快些兒將這盃酒吃了。他見了酒，柳眉一鎖，計上心來，頓時換出輕鬢淺笑的顏色來，將酒盃接了過來，一仰粉脖吃了，便對岑祿說道：奴家久聞兩位將軍的英名，無緣相見，深爲憾事；妾身家教極嚴，平日不能越雷池半步，今日何日，與兩位將軍得圖良晤，賊妾不勝榮



幸；但是良宵不再，我們今天須要痛飲一場，以酬素悃。她說罷，擡起紗袖，伸出一雙纖纖玉手，便替他們滿斟了兩大觥，笑吟吟的說道：這一盃是賤妾的敬，蒙二位垂愛，妾感激不勝，請用了罷。羅古岑祿聽她這一番又香又軟的話，不禁魂飛魄散，身子早酥了半截，各人將盃中的酒，直着嗓子喝了。她又斟上兩觥，說道：這兩觥酒，是妾身還敬的。他們不等她說完，便搶到手中吃了。她又斟上兩觥，說了兩句，他們又吃了。兩盃復兩盃，一直吃到夜闌人靜，將兩個人灌得爛醉如泥，即時從棹上倒了下去，人事不知。她便在羅古的腰中將刀拔出，照定他咽喉，就是一送，哧的一聲，早已了帳；順手又是一刀，將岑祿結果了。她放了刀，將身上血跡揩抹乾淨，悄悄的出了後門，也不知東西南北，撒開金蓮，拚命價的亂走；一直走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實在不能再走，坐在道傍，吟呻着足痛。列位，憑她這樣的姿首，又是獨身單影，在這大道之傍，豈有不動人歹意的道理。停了一會，果然碰見了一位魔頭，你道是誰？那就是洛陽城內有名的大騙潘同。他見了她一個人坐在道旁，便起了歹意，攏近來搭訕着，問長問短了一回，便滿口承認送她回去。她本是一個未經世路的人，那知就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回 墮勾欄佳人嗟命薄 當縣尉豪傑嘆途窮

六二

裏，滿口激感不盡。潘同忙僱了一乘小轎與她坐，自己僱了一頭牲口，在路行了好幾天。那日到了洛陽，她見三街六市，十分熱鬧，不禁問道：這是什麼所在？潘同謊言道：這是許昌，離你們家不遠了。她滿心歡喜，隨他走進一個人家，這潘同一去杳不復來。這時搗母龜頭才將賣與他們的一番話告訴於她。她方知身墮火坑了，但是尋死不得，求生未能，祇得暫行挨着不題。如今再表劉備領着關張二人，到了安喜縣。誰知這安喜縣令是個百姓的魔頭，強敲硬索，無所不用其極。這安喜縣的面積又小，衆百姓的出產又少，那裏經得起他來搜括呢，真是欲哭無淚，天怨人愁。劉備見他的行爲不正，屢屢想去告戒於他，奈因自己是個縣尉，未便去駁斥上司。未到三月，朝廷就有聖旨下來，凡有軍功，得爲長吏的人，一律撤消。不上二天，督郵到了，安喜縣令一路滾去迎接了。劉備當下帶着關張也去謁見。誰知這督郵本是勢利之徒，見他是個小小的縣尉，那裏有眼看得起他，便回絕不見。惱得張飛性起，霍的跳起來，要去和他廝拼。這正是：

人情冷暖原非假，

世態炎涼實可嗟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

異巧何人，著者尙未敘明姓字，讀者試猜之，當不難了解。葛巧蘇能於風塵中，獨具隻眼，鑑識英豪，要亦非比尋常之小家碧玉所可同日而語也。葛母昏曠狀況，如見如聞。劉備見督郵，督郵以其卑鄙，不屑與近。劉備尙未有若何表示，獨張飛欲與廝拼，此乃性情各別，剛與柔可見一斑矣。

## 第一二一回 王司徒樽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爺

話說張飛見督郵藐視他們，不禁將一股無名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大聲說道：什麼臭賊！敢來藐視老爺們！俺且去將他一顆狗頭揪下來，再作道理。他說罷，霍的站起來，就要行動。劉備忙來一把拉住，說道：你又來亂動了；他沒有道理，他是個朝廷的命官，我們怎好去和他尋隙呢？張飛答道：兄長！你無論遇到什麼事情，一味軟弱，將來還能幹大事麼？這個狗頭，讓我且去打殺他，看誰敢來和我耍人。劉備道：兄弟！凡事都要三思而後行，萬不可粗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回 王司徒樽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爺

六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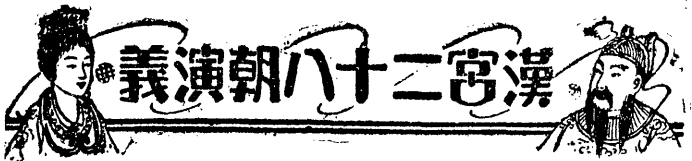
魯從事，任我們的性子，直要去將他打殺；無奈我們究竟寄人籬下，他是上司，看不起他，養過看不起朝廷。張飛大聲說道：「這個區區的縣尉，誰希罕呢？我們就是不做，也不致使這班賊子小視了。」雲長說道：「兄弟！你不要性急，大哥自有道理，也用不着你去亂動，好做也不好做，也不做，誰也不敢來強迫我們；如果依你這樣暴動，豈不要鬧出亂子來麼？」張飛見他們兩個勸着，只得將一股火暫按在小腹下面。事有湊巧，不一會，劉備到校場裏閱兵，雲長又在後面閱史。張飛得着這個空子，一溜煙跑到館驛門口。守門的兩個士卒，認得是縣尉的義弟，便問他道：「張爺爺到這裏有什麼事的？」他道：「那督郵在這裏麼？」那守門的答道：「後面你尋他，敢是有什麼事嗎？」他道：「有一些兒小事。」他道：「煩你等一會，讓我進去通報一聲。」張飛道：「無須通報，我就進去罷。」他忙道：「不可不可，你難道不曉得規矩麼？」他大怒，放開霹靂喉嚨說道：「我不曉得什麼鳥規矩，俺今天偏不要你通報。那兩個守門的見他動了怒，早就嚇得矮了半截，忙道：「好極好極，張爺爺自己不要我們通報，也省得我們少跑一蹣腿子。」張飛也不答話，翻起環眼，朝他瞅了一下。那兩個守門的忙嚇得將頭低下，好似泥塑木雕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一樣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子。他大踏步走到大廳面前的天井裏，只見那督郵正擁着兩個美人，在那裏飲酒縱樂。張飛見了，不禁怒氣冲天，走進大廳，仔細一瞧，那兩個美人兒，不是別人，却就是安喜縣令的兩個寵妾。他見了，格外火上加油，一聲大喝道：「你這齷齪害民賊，今天落到爺爺的手裏，要想活命，除非再世。那個督郵假着兩個天仙似的美人兒，正在那裏消受溫柔滋味，不料憑空跳進一只沒毛的大蟲來，他如何不怕，還仗着膽，大聲喝道：『何處的野人，膽敢闖了進來！』手下人，快快給我細起來。他說罷，滿指望人來給他動手的呢，誰知那些親兵見了張飛，那一種可怕的样子，好似黑煞神似的，早已軟了，誰也不敢出來，和他響一句。這時督郵見勢頭不對，忙將兩個美人推開要走。張飛那肯容情，大三步小兩步的趕到他的身邊，伸手將他揪住，好像摔小鷄似的，不費吹灰之力，將他捺在地上，揮拳罵道：『你這雜種，狗眼看人低，居然自高自大，目無下士！今天撈到爺爺的手裏，直打殺你，看你這個雜種的臭架子搭不搭了。』他一面打，一面罵，打得那個督郵，怪叫如豬。這時劉備已經從操場裏回來，到了自己館驛裏，不見了張飛，忙問雲長道：『三弟到那裏去了？』雲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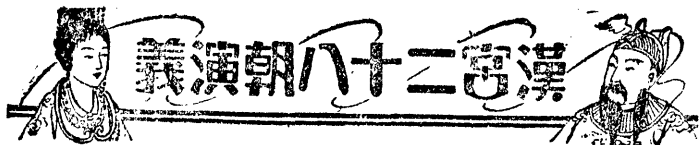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二一回 王司徒樽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爺

六六

道：未曾看見。劉備頓足道：准是去闖禍了。他說罷，忙與雲長到了督郵的館驛門口，就聽得裏面吵成一片，鬧成一團，祇聽張飛的聲音，直嚷着害民賊狗頭。劉備忙與雲長趕到裏面，只見那個督郵被他按在地下，揮着拳頭，如雨點一樣，直打得那督郵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發昏章第十一。劉備大聲喊道：三弟！快快住手，休要亂動。那督郵見他來了，在地下說道：好好好，劉縣尉你膽敢目無王法，派人毆打朝廷的命官。劉備起首見他打得可憐，倒喝住張飛；及至聽他這兩句話，不禁又氣又忿又好笑，便冷冷的答道：不錯，人是我派的，督郵有什麼威風，只管擺出來，橫豎我們已經無禮了；自古道：除死無大病，討飯再不窮。大不過督郵去啟奏萬歲，將我斬首罷了，其餘大約再沒有厲害來嚇我了。那督郵聽他這些話，便道：只要你們不怕死就是了。張飛聽見劉備講出這番話來，愈加起勁，便霍的將他從地上抓起，直向後面而來。出了後門，就是一座大空場，他將督郵往柳樹上一縛，舉起皮鞭，着力痛打。這時早有人去報與安喜縣令。他聽得這個消息，吃驚不小，忙趕到館驛裏面，只見大廳上棹椅掀翻，碗破盃碎，一場糊塗，一個人也不見了。他忙向後邊尋來，走到腰門口，瞥見一個



小廝蹲在樓梯的肚裏，正自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。他忙向他問道：「你可看見他們到那裏去了？」那小廝忙道：「到後面去了。」他連忙向後尋來，還未曾走到後門口，就聽見吵鬧的聲音。他出了後門，只見督郵被張飛綁在樹上，正在用鞭着力痛打，打得那督郵皮開肉破，滿口求饒不止。安喜縣令曉得他的厲害，不敢去碰釘子。瞥見劉備與關羽也站在傍邊，却袖手不動，任他去毒打，他不由暗暗的疑惑道：「張飛素來是個暴戾的人，劉關兩個待人彬彬有禮，今天不知何故，任他去呢？」他便走到劉備的身邊，滿臉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劉縣尉！你今天何故隨你們三弟去亂闖禍呢？他是朝廷的命官，豈可任意辱打？萬一被朝廷知道，豈不要誅夷九族麼？」劉備微微的笑道：「這事一人能做，一人能當，用不着貴縣來耽憂。這時候却巧張飛一轉身，見安喜縣令來了，不禁用鞭稍向他一指，罵道：『我把你這個不知羞恥的狗官，忍心害理，將自己的妻妾送給別人去開心，不怕被後世萬人唾罵麼？』他這兩句，罵得安喜縣令滿面慚愧，無地可入。劉備對他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貴縣真會孝敬上司，竟捨得將尊夫人如夫人送給別人，我們不可不佩服呢。」安喜縣令聽得，張口結舌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面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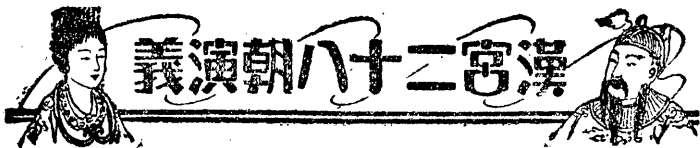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二回 王司徒權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爺

六八

血潑。這時那督郵被張飛打得滿口哀告劉備道：玄德公！千萬要望救我一條狗命，下次革面自新，永遠不忘你老的教訓了。劉備見他打得體無完膚，滿口軟話，不禁將心軟了，便在懷中取出自己的印綬，走到督郵的身邊，將張飛止住，對督郵笑道：煩你將這個撈什子，帶與官家罷，俺弟兄也不願再幹了。他說着，便與關張奔回館驛，收拾上馬，出城而去。這一去，真個是龍歸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到後來收了五虎將，請出臥龍，十年沙場，爭得三分天下有其一，定鼎西川，名爲蜀漢。這些事，史家自有交代，不在小子這部書的範圍之內，祇好從略了。再表葛巧蘇被歹人騙入火坑，起首搗母強迫她出來應酬客人，她抵死不從。搗母龜頭肆意毒打，慘無人道的酷刑，差不多都用遍了。無奈她心如鐵石，任你如何去壓逼她，只是不從。搗母無法，只得又用哄騙的手段來哄騙她，教她祇做一個歌妓，不賣皮肉。她究竟是一個弱小的女子，怎禁得起這萬惡的老搗母來嚇詐哄騙呢，而且那些毒刑，委實又難熬，萬般無法，祇得順從了。搗母見她答應了，不勝歡喜，便問她的名姓。她祇說我是個無依無靠的孤鬼兒，一出世就沒有父母了。搗母便替她起了一個芳名，叫做貂蟬。一時長安城中的一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班輕薄子弟，涎着她的顏色，不惜千金召來侑酒。未上一年，她的芳名大震，在京都的一班官僚子弟，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她的豔名，都爭先恐後的召來她侑酒。一個貂蟬，那裏能夠來應酬這許多的主顧呢。這鴛母見她的芳名日盛一日，顧客逐日增加，看着有應接不暇之勢，便想出一個金蟬脫殼的計來：如果是遠道慕名來的狎客，便在衆妓女中挑選出一個面貌與貂蟬相仿的出來，做冒牌生意。行了半年，果然人不知鬼不覺的被她們瞞過去了。鴛母好不歡喜，將她幾乎當着活觀音侍奉，一切飲食起居，都是窮極珍貴。但是她的芳名愈噪愈遠，許昌長安各大都會的豪家子弟，都聞風趕到洛陽，以冀與玉人一晤。鴛母見遠來的狎客，有增無減，從前一個假貂蟬，還可以敷衍，誰知到了現在，竟又忙得不夠應酬了，便索性又選出兩個來，一個假貂蟬，給她們一個房間，都是簾幙深沉，來一個狎客，都由娘姨引到她們的房間。那遠來的瘟生，用了許多的冤枉錢，還不曉得，回去逢人便道，我與貂蟬吃過酒的，我與貂蟬住過夜的，誇得震天價響。聽的人也是十分妬羨，其實何常見過貂蟬一面呢。還記得長安城裏，有兩個書獃子，一個名字叫李桑，一個叫做郭靜，他們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回 王司徒權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爺

七〇

每每在街頭巷尾，筵前席上，茶餘酒後，隨時隨地，都聽見人家說起貂蟬，如何美麗，如何俊俏，說得他們心中好似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決意要到洛陽城裏去觀光觀光。有一天，李桑便對郭靜道：老兄！我們聽得人家隨地隨時的談着洛陽城裏有一個歌妓，名喚貂蟬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品若天仙，兄弟佩服已久；現在值此春光明媚，我們何不到洛陽城裏去玩上兩天？一則去領略貂蟬的顏色，二則也好先去見識見識帝王的京都；未知你的意下如何？郭靜聽他這話，不禁將屁股一拍，笑道：老兄！你真知道我的心事，我這兩天不瞞你說，聽人家說得天花亂墜，連飯都吃不下，急要到洛陽去一走，你既要去，那却再好沒有，我們就動身罷。李桑道人說你豈，你却真有些二百五，到洛陽去一個盤川不帶，就急得什麼似的要動身了，豈不知貂蟬的身價麼？她與人接談一會，紋銀五十兩，侑一席酒，紋銀百兩，住一夜，紋銀三百兩，赤手空拳的，就想去了麼？你也未免太孟浪了。他聽說這話，才恍然大悟道：不是你說，我幾乎忘了；既如此，我們去一趟，不知需多少銀子呢？李桑道：如其住宿，八百兩，或是一千，差不多够了。他翻了一回白眼，忙道：容易，好在我們家裏有的是銀子，讓我回

# 漢宮八十八演義



去偷就是了。他說罷，忽忽的走了，不多會，只見他跟着一個推車的漢子，遠遠而來。李桑也命家人裝了八百兩，和郭靜一齊動身，到了京城之內，四處尋訪，好容易才訪到貂蟬的住址。他們便到貂蟬住的一所合香院門口，停下車子。這裏面的人，見他兩個獸頭獸腦的在門口探望，便出來問道：兀的那兩個漢子在這裏探望什麼？李桑忙答道：我們是來訪你家貂蟬小姐的。他們見主顧上門，當然謁誠招待，將他請進去，不消三天，將他們所帶的一千六百兩銀子，一齊撥到老鴛的腰裏去了。床頭金盡，壯士無顏，只得出了合香院，幸喜遇見了一個熟人，將他兩個帶了回去。他們到了家，還不勝榮幸的逢人便道：我們去和貂蟬開過心了！說也冤枉，真貂蟬，一根汗毛都沒有撈得着，他們過了幾天，郭桑忽然觸起疑來，便向郭靜問道：老兄！你到京城裏去和誰去尋開心的？李靜笑道：這個還問什麼呢，自然是貂蟬了。你呢？李桑詫異道：這真奇了，你是貂蟬，我不是貂蟬麼？這貂蟬還有分身法麼？你那貂蟬是個什麼樣子呢？他道：我那貂蟬，長容臉兒，小鼻子；你呢？李桑拍着屁股，直嚷晦氣。郭靜道：得與貂蟬共枕蓆，還不是幸事麼？這又有什麼晦氣呢？他道：不要說吧！我們上了人家的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二回 王司徒樽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娘

七二

當了。不說他們在這裏懊悔，再表京都中有一位大臣，姓王名允，官居大司徒之職，爲人精明強幹，剛毅正直。這天他正逢五十大慶，滿朝的文武，都來賀壽。真個是賓客盈門，笙曲聒耳。衆大臣有的送金牌，有的送萬名傘，有的上匾額。獨有諫議大夫盧植，別出心裁，當席飛箋，將洛陽城裏所有的名花，一齊徵來，與諸大臣清歌侑酒。一時箏琶激越，笙管嗷嘈，粉黛鬥嬌，裙屐相錯，十分熱鬧。衆大臣又請壽星出來，坐在首席。王允推辭不了，祇得到一席上坐下。盧植便命貂蟬來侑酒。王允一見貂蟬，就生出一種憐惜之意，便向她問道：「你這女孩子姓什麼？那裏的人氏？爲着什麼緣故，要入娼門呢？」貂蟬見上席滿臉慈祥的老頭兒，向她問話，她便知這人一定是朝中的大臣，但是她却不肯將自己的真姓字說了出來，含糊着應酬兩句，一陣心酸，止不住粉腮落淚。王允對人說道：「這個女孩子，怪可憐的，在娼門中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呢！」貂蟬趁勢將自己如何受鴿母龜頭的虐待，細細的說了一番。王允不禁勃然大怒道：「這些東西，簡直是慘無人道了，誰家沒有兒女呢，竟能這樣的虐待人家麼？」衆大臣聽得，便一齊說道：「何不將這含香院的老鴿，捉來問罪呢？」王允忙搖手道：「那倒不必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把他趕出京都，不准他再在京城裏營業就是了。他說罷，早有人去將含香院裏的龜頭鵝母，趕出京都。這龜頭鵝母腰纏纍纍，也落得趁勢就走，還肯停留麼，騰雲價的不知去向。這裏王允將含香院其餘的妓女，完全遣發回籍，祇留下貂蟬，一飲一食，均皆極其優渥，所行所為，儼同義父。貂蟬感遇知恩，亦默認伊為義父了。再說那異丐，離了高頭村，追踪尋跡，一直尋了二年多的日脚，才到河內，那裏見有她的一些影子呢。他到了河內之後，人地生疎，連討飯都沒處去討，祇得忍饑受餓。而且黃巾賊日夕數驚，將一班居民嚇得家家閉戶，人人膽寒，連出來探頭都不敢探一下子。這異丐見此情形，料知此地難以久留，便想別處去廝混。他又怕葛巧蘇在未來的這一隊黃巾裏面，所以他進退的計劃，尚在游疑之間。過了幾天，那黃巾賊到河內的消息，越發來緊張了。他心中打着主意道：這班賊子，來時必走東門外阜邱崗經過的，我何不到阜邱崗去候着呢？他打定了主意，逕到阜邱崗下，到幾家居民門口，討了些殘肴麵飯，吃得一個飽，便到崗上尋了一個睡覺的去處，一探身睡下，不一會，鼾聲如雷的睡着了。隔了多時，一陣鼓角吶喊的聲音，將他從夢中驚醒，霍的一頭跳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二二回 王司徒樽前收義女 呂奉先馬上拜乾爺

七四

起，揉開睡眼一望，只見殘月在天，星光慘淡，將近三更的時分了，那一片吶喊的聲，却在崗的右面。他趁着月光，尋路下崗，才轉過了兩個峯頭，瞥見西邊火光燭天，吶喊廝殺的聲音，攪成一片。他逆料着一定是黃巾賊到了，他更不怠慢，飛奔下崗，跑到戰場附近，只見那些黃巾賊，正和着無數的官兵，在那裏捨死忘生的惡鬥不止。他見了這班黃巾賊，不由的眼中冒火，空着雙手，搶了上去。那班黃巾賊，連忙各揮兵刃過來，將他團團圍住。他却分毫不怯，覷準那個使刀的，飛起一腿，將他打倒。他順手就抓起他的雙腿，飛舞起來，當着傢伙使用，只打得那一班烏男女走頭無路，紛紛四散，各自逃命。這時忽然有一個賊將，持着方天戟，躍馬來取異巧。異巧對着黃巾賊相迎，未上三合，那員賊將竟被他打下馬來。他奪了賊將的馬戟，越發如虎添翼，東衝西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原來領兵和賊兵鏖戰的首領，却是前將軍董卓派來的猛武都尉丁原。他和賊兵鏖戰多時，看看不支，瞥見一將躍馬持戟，在陣裏橫衝直撞，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不禁暗暗納罕，但見他馬到處，肉血橫飛，肢骸亂舞，將一班烏男女，直殺得叫苦連天，躲避不迭。到了四鼓的時候，黃巾賊死傷大半，只得引衆竄去。

# 漢宮十二朝演義



丁原好不歡喜，忙拍馬到異巧跟前，拱手問道：將軍尊姓大名？寶鄉何處？望乞示知，下官好按功上奏朝廷，不敢埋沒大勳。那異巧便說出一番話來。這正是：

慢道風塵無豪傑，

須知草莽有英雄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督郵見縣令不見縣尉，世態炎涼，抑何可惡，宜乎老張儘力答之。吾評至此，不禁有所感觸，安得舉天下後世之貪官污吏，盡付諸英雄之鞭笞，不亦大快乎？貂蟬身世，史鑑未見隻字，然稗史之紀載頗不少，言人人殊，本回之描寫詳細，未爲無稽，幸讀者勿以譏張附會目之。

## 第一二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相識 腰輕楚舞於意云何

却說丁原見那異巧，斷殺得十分厲害，不由的十分佩服。不多會，賊兵引退，他趕緊催馬上前，高聲說道：請將軍留下姓名，好讓下官去按功上奏。那異巧見他問話，便道：俺坐不更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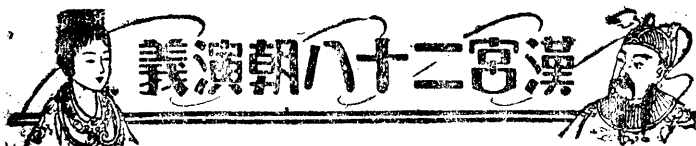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相識 腰輕楚舞於意云何

七六

行不改姓，不過有段隱情，此地耳目衆多，非是談話之所。丁原忙將馬頭一帶，用手朝那異  
 丐一招斜刺裏直向荒僻之處奔去。異丐隨後拍馬跟上。不多時，到了一個無人之處，丁原  
 兜住馬頭，向他問道：將軍有什麼隱情，請講罷。那異丐翻身下馬，撲倒虎軀便拜。慌得丁原  
 也就滾鞍下馬，用手將他扶起，說道：將軍你這算什麼呢？有話你儘管說罷，何必這樣呢？那  
 異丐道：小人姓呂，名布，原籍九原，因為犯了命案，逃避出來，改姓埋名，已非一日了；常思稍  
 健微功，為國家出力，奈因人情冷暖，無處可以作進身之塔，可巧黃巾作亂，小人不辭萬死，  
 為國家出些力，不過想冀此稍贖前愆，還敢有分外的欲望麼？丁原聽他這番話，又驚又愛，  
 忙道：往事都不去題了；一個人祇要能悔過自新，還不是一個有志氣的英俊麼？如今我且  
 問你，尊府不知還有什麼人呢？呂布道：小人罪惡滔天，一言難盡；祇因小人闖下命案，家父  
 家母聞得這個消息，又氣又怕，未上一月，他們兩個老人家一齊西去了；小人孑然一身，無  
 依無靠，生平又不喜趨炎附勢，加之命案在身，未敢久留，所以背離鄉井，飄泊江湖，差不多  
 將近三年了；今天一見明公，料非平常之輩可比，傾肝吐膽，直言告上的。丁原聽他這番話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不由的點頭嘆息道：可憐可憐！英雄沒路，真是人世間第一件大恨事！照你方才的一番話，竟是孤身隻影了。他道：正是。丁原朝他的面龐看個仔細，便笑道：將軍！我有句斗膽的話，要對你說，未知你可許麼？呂布忙道：明公請講吧！只要小人辦得到的，就是赴湯蹈火，也不敢辭的。丁原捋着鬍子，笑道：老夫年過五十，膝下猶虛，今天得晤將軍，私懷不禁感觸；要是將軍不棄寒微；他說到這裏，呂布心中早就明白，忙道：明公請住，小人也無須客氣，老實點，寄託明公蔭下；倘得收爲螟蛉，便是萬幸了。丁原忙笑道：不敢不敢。呂布不等他開口，翻身便拜，口中說道：義父在上，孩兒這裏有禮了！丁原哈哈大笑，伸手將他扶起，說道：好好好，老夫竟唐突了。呂布忙道：父親！那裏話來，孩兒得託在膝下，已算萬幸了。丁原便道：我們且回城去再講罷。說罷，二人上馬，一面命人鳴金收兵，一齊大唱凱歌，回到河內城中。那一班百姓聽說是將黃巾賊打退，不由的個個歡騰，人人鼓舞，一齊壺漿酒肉，充滿街道。丁原下令，不准騷擾一點。那班士卒，素來是守律奉紀的，得着這個令，誰也不敢稍動民間的一點酒食。那一班老百姓，頭頂酒甕，手舉肉簋，將去路遮得水洩不通，齊聲喊道：將軍捨生却敵，救活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相識 腰輕楚舞於意云何

七八

我們性命，難道連這一些兒我們都不能孝敬麼？一個發喊，個個開口，頓時嚷成一片。丁原在後面聽見，回頭便對呂布笑道：「今天如不是我兒，爲父的焉有這樣的體面呢？」呂布忙道：「父親那裏話來！這全是你老人家的威風，萬歲爺的福氣，孩兒有何能何力呢？」丁原聽得心花怒放，笑不合口。那一副得意的形况，祇恨小子的筆禿，不能描寫出來。這時呂布又對丁原說道：「難得他們老百姓有這一番誠意，你老人家倒不可拂掉人家的一片好意呢？」丁原忙道：「可不是麼？我正是這樣的想着，可是手下的兒郎們，貪心無厭，萬不能隨他們自主的。」呂布便道：「那麼，父親下令教他們這班送犒的人，都送到營中去，令軍需處接功犒賞，你老人家以爲如何呢？」丁原大喜道：「吾兒這話，入情入理。他說罷，便下令命這班人將犒師的物，送到大營中去。這班人連忙又趕奔大營而來，一個爭先恐後的，擁進大營，將禮物留下，方才空手回去。不一會，丁原和呂布等領着大隊進營。丁原便令軍需官論功行賞，一方面又命在中軍大帳，擺下酒筵，預備慶功。他將各事指揮停當，便領着呂布，到了後帳，替他換上一身嶄新的盔甲，一會子，紮束停當，隨着丁原出了大帳，與諸將領相見。諸將在戰場上，



已經十分佩服了，現在見他又拜丁原爲義父，加倍和他廝近了。不多時，大家入席，歡呼暢飲，十分熱鬧。酒未三巡，守門卒進來報道：聖旨到！丁原聽說這話，忙命撤退酒筵，擺開香案。他領着衆將出門，拜接聖旨。那傳旨官背着聖旨，與丁原打了一躬，凸着胸口，直挺挺走進大帳，當中立定，從背上將聖旨取下，口中喊道：猛武都尉丁原接旨！丁原忙俯伏帳下，口中呼道：萬歲萬歲萬萬歲。那背旨官將聖旨揭開，大聲讀道：

孝靈皇帝新棄天下，太子辯嗣立未久，黃巾猖獗，日盛一日。朝庭多故，太子辯尙在冲齡，未能執政。朕夙夜憂煎，且夕惶惕，誠恐籌握有疎，辜負先帝之重託。乃者前將軍董卓，鷹視狼顧，挾天子，令諸侯，威權日熾，近復有窺竊神器之野心，朕昨得卿之捷報，賊氛已靖，曷勝欣慰！惟國事艱難，朝夕有變，仰卽班師回朝，密圖奸佞。欽此。

丁原聽罷，俯伏謝恩，起身對衆將怒目咬牙說道：董卓賊野心，老夫早已窺破，近來竟敢出此，難道朝中諸文武一個個都是聾啞之輩麼？那背旨官便答道：都尉還說什麼，如今朝中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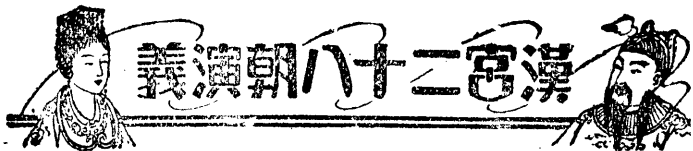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相識 腰輕楚舞於意云何

八〇

官雖不少的忠義人物，但是多半懼着他的威權，噤口不言了。丁原怒髮冲冠，便請他先即回京，自己領着大隊，浩浩蕩蕩，直向京都進發。不數日，已經抵京，他便下令將十萬精兵，一齊紮在城外，自己帶着呂布一同進了禁城。何太后聽得丁原已到，忙命人將他召進宮去，對他曉諭道：如今董卓有廢主之心，只怕就在旦夕了；卿家千萬勿忘先帝重託，須要設法將此賊除去才好呢。丁原聽說這話，俯伏奏道：太后請放寬心，爲臣的自有道理；此番抵抗不住，臣情願將這顆頭顱不要了，和這逆賊去廝拼一下子。他說罷，起身走出朝來，回到自己的營中，便與呂布商議進行的計劃。呂布便道：方才他已經派人來請過你老人家了，約定明早到朝堂會議；廢立的事情，我想明天他真個要使強迫的手段，那麼，我們竟先將這奸賊除了，再作道理。丁原忙道：我兒明天早朝會議的時候，千萬不能魯莽，但看這賊如何舉動；如果到了必要的時候，我就要向你丟個眼色，那時你再動手不遲。呂布點頭稱是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董卓果然大會羣臣於朝堂之上，當着衆人發言道：今上冲關，不合爲萬乘之主，每念靈帝昏庸，令人嗟悵；今城留王協年雖較稚，智却過兄，我意欲立他爲帝，未知衆卿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意下如何？這幾句話，說得衆大臣張目結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丁原正待開口駁斥，不料司隸校尉袁紹劈頭跳起，厲聲說道：漢家君臨天下，垂四百年，恩澤深宏，兆民仰戴；今上尙值冲年，未有大過，宣聞天下，汝欲廢嫡立庶，誠恐衆心不服，有妨社稷。那時汝却難逃其咎哩！董卓大怒道：天下事操諸我手，誰敢不遵？袁紹也大聲答道：朝廷豈無公卿，汝焉敢獨自專斷？董卓聽他這話，更是怒不可言，掣劍在手，厲聲罵道：豎子敢爾！豈謂卓劍不利麼？袁紹更不能下臺，也忙將寶劍拔了出來，喊道：汝有劍，誰沒有劍？今天且不與計較，自有一日便了。他說罷，大踏步出了朝堂，跨馬加鞭，直向冀州而去。這時董卓尙不肯罷議，仍來徵求衆人的同意，便又向衆人說道：皇帝闇弱，不足奉宗廟，安社稷；今欲效伊尹霍光故事，改立城留土可好麼？大衆聽了，面面相覷，沒有一個敢說半個不字來。此刻丁原怒氣填胸，忍無可忍，霍的立起來答道：昔太甲既立，不明君道，伊尹乃放諸桐宮；邑昌王嗣位僅二十七日，罪過千餘，霍光將他廢去，改立皇帝；今皇上春秋方富，行未有失，怎得以前事相比呢？董卓聞言大怒，叱道：丁原鼠子，朝堂上焉有汝置喙餘地！識風頭，少要逞舌；休要惹我性起，一劍兩段。

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第一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羞識 腰輕楚舞於意云何

八二

丁原拍案罵道：「你這賊子，欺君罔上，妄自廢立，與王莽何異？天下萬民，皆欲食汝之肉，寢汝之皮，汝尚在夢中嗎？今天你口出浪言，要殺那個董卓，聽到這裏，推翻棹案，掄劍就要過來動手。這時左大夫李儒，見丁原身後站着一人，身高八尺，頭戴束髮紫金冠，身穿麒麟寶鏡，按劍怒目，直視董卓。李儒料知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他忙搶過來，一把拉住董卓，附着他的耳朵，說了幾句。董卓會意。這時丁原和呂布昂然出了朝堂，出城回營。百官皆散。董卓便問李儒道：「我剛才正要去殺丁原，你說殺他不得，究竟有個什麼緣故呢？」李儒道：「你方才沒有介意啊！他身後立着那人，便是呂布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萬一你和他動起手來，他還不是幫助丁原麼？那時却怎麼了呢？」董卓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但是此番放他走了，我想他一定不肯服從我；他現在手下有十萬精兵，反了起來，恐怕倒十分棘手呢。」李儒道：「丁原所恃的不過是呂布；我倒有一條妙計，派一個能言之士，到呂布那裏去，將利害說給他聽，同時再用金帛去誘惑他，到那時，還怕他不來依俯明公麼？」董卓大喜，忙問何人肯去？李肅應聲願去。董卓便在御廐裏挑出一匹赤兔追風馬來，並且預備許多金帛之類，與李肅教他見機行事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李肅答應告辭而去。到了午後，李肅賚着金帛，帶着赤兔馬，出了西門，逕到呂布的營中，和呂布通了姓氏，便說上許多景慕渴仰的話。呂布本來是個草莽之夫，那裏曉得他們的詭計，見李肅恭維自己，早就快活得什麼似的；及至聽得要送他許多金帛，還有一匹良馬，名喚赤兔，逐電追風，日行千里，不由的心花大放，樂得手舞足蹈起來。李肅何等的機警，便趁着他在快活的當兒，便要求他刺殺丁原，投降董卓，將來不失封侯之位，口似懸河，說上半天。呂布迷着金帛良馬，也不顧什麼父子名義，知遇厚情，竟一口答應下來。李肅見他答應，便告辭走了。誰知到了第二天，呂布手裏提着丁原的頭，竟來依順董卓。董卓大喜，連忙上表硬挾何后下旨封他爲溫侯，平白的手裏又添十萬精兵，一員虎將，他的勢焰，不覺又高百丈。他還怕呂布生心，便使李儒說合，拜他爲義父，趁勢要挾羣臣，將太子辯廢去，立陳留王協爲漢獻帝。百官側目，莫敢誰何，祇好低首服從。誰敢牙縫裏碰出半個不字來，只得唯唯聽命。他廢立已定，便又將何太后幽禁起來。何太后也沒法抵抗，免不得帶哭帶罵，口口聲聲，咒詛董卓老賊。當有人報知董卓，他竟使人賚着醢酒至暴室，迫令何太后吃下。不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相識 腰輕楚舞於意云何

八四

時，毒發而亡。董卓因永樂太后與己同姓，力爲報怨，既將何太后毒死，還未洩胸中之恨，復查得何苗的遺骸，拋擲路傍；又拘苗母舞陽君一並處以極刑，裸棄枳棘中，不准收葬。他自稱爲郡候，稱他的母親爲池陽君，出入朝儀，比皇太后還要勝三分；自己更不要說了，虎賁斧鉞，差不多天子也沒有他這樣的威風。這時朝中百官，誰敢直言半句，卓云亦云，卓否亦否，齊打着順風旗，附勢趨炎，那裏還是劉家的天下，簡直是董家的社稷了。然而朝中有一位大臣，却不忘漢室的宏恩，時時刻刻思想將這惡賊除去；可是自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官，而且又無別個可以幫着共同謀劃的，所以他雖有此心，無奈力不能爲，祇好鎮日價愁眉苦臉，憂國憂民，無計可施；眼見朝內一班正直的忠臣，被卓賊趕走的趕走，殺死的殺死，風流雲散，付好不甘心，因此隱憂愈深。列位，小子說到這裏，還沒有將他名字題了出來，究竟是誰呢？却原來就是司徒王允。他籌措了數月，終於未曾得到一個良善的辦法。有一天，到了孩子相交的時候，他在床上翻來復去，再也莫想睡得着。他便披衣下床，信步走到後園，只見月光皎潔，萬籟無聲，祇有許多秋蟲唧唧的叫着，破那死殭的空氣。這時，正是



深秋的時候，霜華露重，冷氣侵人。王允觸景生情，不禁念道：

山河破碎兮空有影，

天公悲感兮寂無聲！

他念罷，猛聽得假山後面，有嘆息的聲音。他吃驚不小，躡足潛踪，轉過假山，瞥見一個人亭亭的立在一棵桂樹下面，從背後望去，好像是貂蟬。王允揚聲問道：「現在夜闌人靜，誰在這裏嘆息？」那人轉過面來，答道：「賤妾在此。」王允仔細一看，却不是別人，正是貂蟬。忙喝道：「賤人！此刻孤身在此，長吁短嘆，一定是有什麼隱事，快些給我說出來！」貂蟬不慌不忙的答道：「妾身之受大恩，雖十死不足報於萬一，焉敢再有不端行爲呢？因爲近數月來，時見大人面有戚容，妾非草木，怎能不知大人的心事呢？背地興嘆，非爲別故，實因大人憂國憂民，惶急無計；妾自恨一弱女子，不能稍替大人分憂，所以興嘆的。」王允聽她這番話，又驚又喜的說道：「我的兒，誰也料不着你有這樣心事；好好好，這漢家的天下，却要操在你的手裏了。」貂蟬答道：「大人那裏話來！只要有使用賤妾的去處，雖刀斧加頸，亦所不辭。」王允便道：「我見了你，倒想起一條計劃來了；但是你却太苦了，尙不知你能行與否，我却不大好意思說了出來。」貂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二回 舌妙吳歌似曾相識 腰軼楚舞於意云何

八六

蟬何等的伶俐，見王允這樣吞吞吐吐的，却早已心中明白了，便插口說道：大人莫非要使美人計麼？王允笑道：我這計名目雖不是美人計，實際上却與美人計有同等的效力呢。貂蟬道：大人乞示其詳。王允便附着她的耳朵道：如此如此，未知你可做得到麼？她聽罷，粉頰一紅，毅然答道：只要與國家有益，賤妾又吝惜一個身體嗎？王允聽了，撲地納頭便拜。驚得貂蟬忙俯伏的道：大人這算什麼呢！豈不將賤妾折殺了麼？王允道：我拜的是漢室得人，並非是拜你的。他說罷，扶起貂蟬，又叮嚀了一番，才各自回去安寢。到了次日清晨，王允便命預備酒席。早朝方罷，他便對呂布說道：今天下官不揣譾陋，想請溫侯到寒舍小酌一回，未知能得溫侯允許否？呂布笑道：司徒多禮，我却不吝氣了，倒要去消受你們府上的盛饌豐肴呢。王允忙道：溫侯肯下降，茅舍有光了。他說着，便和呂布一同回到自己的府裏。這時府中的衆人，早已將酒席預備好了。王允便與呂布對面坐下，開懷暢飲。酒至三巡，王允便向屏風後面喊道：我兒呂將軍是我至友，你不妨出來，同吃一鍾罷。話聲未了，只聽屏風後面嬌嬌的應了一聲，來了！接着一陣蘭芬麝氣，香風過處，從屏風後面走出一位千嬌百媚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的麗人來。她走到王允的身邊，瓠犀微露着問道：那邊就是呂將軍麼？王允道：是，快點過去見禮。她羞答答的到呂布面前，深深的福了兩福。呂布慌忙答拜。王允笑道：小女粗知幾首俚曲，將軍如不厭聞，使她歌舞一回，爲將軍侑酒如何？呂布沒口的說道：豈敢豈敢，願聞。她也不推辭，輕點朱唇，歌喉嚨嚨，慢移玉體，舞影婆娑。呂布連聲道好。不多一時，她舞畢。王允趁勢託故走開。她却到王允的位置上坐了下來。呂布向她細細的一打量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暗道：她不是葛巧蘇麼？看她那種秀色，委實比從前出落得美麗十二分了。這正是：

裙拖八幅湘江水，

鬢剪巫山一段雲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丁原收呂布，自謂得計，殊不知引狼入室也。董卓一出，奪權專政，劉氏已奄奄無生氣矣。司徒王允屢思制元凶於死命，屢謀無成，窮極思慮，始有此連環計，用心不爲不苦矣。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三回 虎牢關威風佔八面 鳳儀亭軟語訂三生

八八

## 第一三回 虎牢關威風佔八面 鳳儀亭軟語訂三生

話說王允要使呂布迷惑於貂蟬，他便使貂蟬歌舞侑酒。貂蟬本早就受了王允的密囑，當然毫不推辭，婷婷嬈嬈，走到紅氈之上。這時樂聲大作，笙管嗷嘈。她慢擺楊腰，輕踈皓腕，姿態動人，歌喉蕩魄，把個呂布樂得心花怒放，直着兩眼，釘住她轉也不轉。一會子舞罷，王允便對她說道：我兒且在這裏陪着溫侯，爲父的因爲後而還有多少屑事，要去料理呢。呂布見他要走，正中心懷，忙道：司徒有事，儘管請便罷。王允笑道：恕我少陪了。他道：無須客氣了。王允便起身向後面走了。她羞羞答答的到王允的位置上坐下。呂布見王允去了，他便膽大起來，笑迷迷對着貂蟬，直是發呆，心中好似小鹿亂撞的一樣，不知和她說一句什麼才好呢。貂蟬故意妝嬌賣俏的閃着星眼，向他一飄，微微一笑，百媚俱生。這一笑，倒不打緊，將一個呂布笑得骨軟筋酥，見她那一副可憎可喜的面龐兒，恨不得連水將她夾生吞了，下肚去。真個是見色魂飛，身子早酥了半截。他瞧着王允在這裏，又不敢過於放肆，只好眉目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送情。她也時時發出回電，將他浪得驚喜欲狂。她擄起紅紗袖子，露出半截粉藕似的膀子，十指纖纖的執着銀壺，輕移蓮步，走到他的身邊，滿滿的斟了一盃，笑道：「奴家不會敬客，務望將軍恕罪才好呢。」呂布忙笑道：「那裏話來！我太貪盃，勞得妹妹常來斟酒，我實在生受得十分不過意了，還是讓我自己來動手罷。」他說着，用手將她的玉腕抓住，笑迷迷的釘着她的芙蓉粉頰，只是飽看不休。她羞得忙將手往懷裏一縮，不覺將手中的銀壺往下一落，叮噹一聲，將棹上的酒盃打壞。這一聲，將呂布飛出去的魂靈，才驚得收了回來。忙笑道：「妹妹受驚了。」她含羞帶笑的用絹帕將口掩着，倒退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。呂布見她那副面孔，像煞數年前的葛巧蘇，越看越對，竟沒有分毫的錯誤。可是貂蟬見了呂布，却也暗暗吃驚道：「這人不是我們高頭村上的一個異丐麼？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得到這步田地的？」呂布便向她笑道：「妹妹！我在什麼地方，好像見過你的樣子？」她却答道：「將軍這話未免太奇突了；奴家自幼未曾出得閨門半步，今天因為家父的命令，才出來見過一回生客的，從來也未曾看見過第二個生人。」她說罷，便冷冷的坐着。呂布見她不悅，忙用別話岔開去，但是他的心



中兀的疑惑不解道：天下同樣的人，本來是有的，却未曾見過她和葛巧蘇的面貌不爽分毫的。列位，貂蟬聽得呂布的問話，從前的舊相識，而且又是知己，當然就該直接將自己的遭際告訴與他，爲何反爾一口瞞得緊緊的不認呢？原來貂蟬見呂布現已封侯，當然要目空一切，要是將自己的一番事實說出來，豈不使呂布看不起麼？自己無論怎樣的美貌，終於是個歌妓，還有什麼身價呢？不若回他一個摸不着，免得教他瞧不起。這時呂布見她柳眉微簇，似乎帶着一些嬌嗔的樣子，曉得自己方才的兩句話說得太唐突了，他便搭訕着笑道：我酒後亂言，得罪妹妹，萬望妹妹恕我失口之罪。她聽他這話，便又展開笑靨，答道：不知者不罪，將軍切勿見疑；奴家究竟是有些孩子氣，都要請你原諒呢。呂布見她回嗔作喜，不禁將方才那一股狂放的魂魄，却又飛到她的身上去，不知不覺的將銀壺執着，走了過來，一手搭着她的香肩，替她滿斟一盃，口中說道：妹妹！剛剛承情替我斟酒，爲兄的也該過來回敬了。她却故意板起面孔，對他說道：將軍請放尊重一點，不要使他們看見，成了什麼樣子呢。呂布忙答應着，回到自己的位上，見她似怒非怒，似喜非喜的一種情形，不禁心裏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難熬，將一只脚從桌肚裏伸了過來，正碰着她的金蓮。她不禁嫣然一笑，忙將小足縮到椅子裏面。呂布見她一笑，膽大得愈厲害，便問道：妹妹！今年貴庚多大了？她道：十九歲了。呂布哈哈大笑道：那麼，我癡長一歲，做你的哥哥，還不算賴呢；敢問妹妹是幾月裏生辰？她笑道：你又不是星相，我又不來算命，排八字，何人要你問年問歲呢？呂布笑道：妹妹！你却不要誤會我的用意；我問你的生辰，正有一樁要緊事情。她却假癡假跌的答道：四月十八。呂布又問道：妹妹的門當戶對，有與未呢？她聽得不禁嗤的笑道：這人敢是發酒瘋了；人家這些事情，誰要你來問呢？呂布忙央告道：好妹妹！請你告訴我吧！她故意將粉面背了過去，說道：今天真是該死，我們爺真是想得，好端端的教我來和這個醉漢子纏不清，可不是晦氣麼？呂布情不自禁，站起來，走到她的椅子後面，彎腰曲背的打恭作揖。這時候猛聽得屏風後面，咳嗽一聲，把個呂布嚇得倒退兩步，忙擡頭一望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王允，從屏風後面慢地的走了出來。呂布滿面飛紅，慌的退到自己的原位上，斯斯文文的文風不動，眼管鼻頭，鼻管脚後跟。王允見此情形，料知他已入圈套。他却對貂蟬說道：我兒！有客在此，爲何兀的板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三回 虎牢關威風佔八面 鳳儀亭軟語訂三生

九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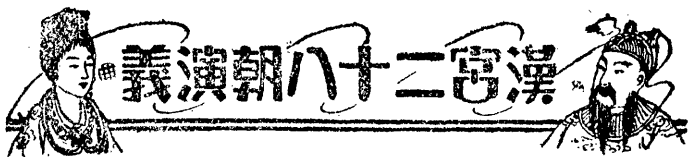
起臉來，算是什麼樣子呢？她忙將粉面掉了過來。呂布深恐她將方才的情形說了出來，便向她直是做鬼臉子。她佯作不知，冷冷的對王允說道：孩兒因為多吃了兩盃，心上作泛，故掉過臉來。王允哈哈大笑道：癡丫頭！今天又不知吃下多少酒去了，侍女們快將她扶到後面去，安息一會子。話猶未了，屏風後面走出一羣侍女來，將她扶起。她輕移蓮步，走到呂布的面前，深深的一個萬福，口中說道：奴家酒後失陪，萬望將軍原諒。她說罷，才婷婷孌孌的走進去。王允哈哈大笑道：癡丫頭，酒越醉，禮數越多。他說罷，便轉過身來，對呂布笑道：小女嬌憨，酒後不知說些什麼呢？萬一有得罪將軍之處，老夫便來陪罪了。他說罷，只見呂布兩眼出神，只是在那裏發楞。原來被她這一陣子忽喜忽怒的嬌態，將他迷溺得不知所云了。這時王允問話，他何嘗聽見一字，直着雙目，在那裏追尋方才的情景呢。王允走到他的身邊，用手在他的肩上輕輕的一拍，笑道：溫侯！老漢方才問話，溫侯未答，敢是動怒未曾？呂布被他一拍，才驚得醒了，冒冒失失的答道：我原是好意，你却不要誤會。王允見他這樣答法，不禁失聲笑道：溫侯敢是今天酒吃得醉了麼？呂布忙答道：不會不會。王允道：既未吃醉，去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才下官問話，爲何兀的一聲不響呢？呂布忙離席謝過。王允又將他拉了入席笑道：知己朋友，何必儘來客氣做什麼呢？呂布道：適才我問令媛的生辰，不知可有親事與未？王允笑道：這個癡丫頭，今年已是十九歲了，作伐的人，却也不少，可是她兀的揀好嫌歹的，不由我作主，所以到現下還未有呢；她鎮日價的羨慕將軍的爲人，勇貌雙全，時常叫我請將軍來和她廝見廝見。呂布聽到這裏，不禁大喜道：小將軍已弱冠，中饋無人，若不棄粗愚，便爲司徒東床如何？王允笑道：那如何使得？溫侯蓋世英雄，小女蒲柳之姿，怎好妄自攀龍附鳳呢？呂布忙道：司徒！你也無須推託；彼此義氣相投，何必儘來做那些無謂的假圈套呢？王允道：既是將軍不棄微賤，怎敢不遵呢？呂布聽他答應，頓時如同平地登天的一樣，說不出一種快活，忙離開席面，走到王允的面前，納頭便拜，口中說道：泰山在上，小婿這廂有禮了。王允哈哈大笑，忙將他從地下扶了起來，說道：這如何使得？倒叫老漢生受了。呂布道：你老人家這是什麼話？令媛不許與我便罷，既許與我，當然我是你的真真實實的子婿了。他說罷，便在腰中解下一塊五龍珮來，遞與王允道：小婿來得倉忙，未曾預備，就將這塊區區的珮兒





作爲聘禮罷。王允笑着收了下去，正要答話，瞥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到呂布的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口中說道：太師請溫侯回府，刻有要事相商，請即動身。呂布聽得，便與王允告辭回府。董卓正在廳上，與李儒在那裏商議。見他進來，董卓忙道：吾兒你可知道，只爲放走了袁紹，如今爲害不小，他和曹操勾結了十七鎮諸侯，齊來入寇了，現在已經到虎牢關了；你道這事如何辦呢？呂布冷笑一聲道：父王請放寬心，什麼關外諸侯，在孩兒看起來，連草莽還不如呢；孩兒願領一軍前去，包將這班狐羣狗黨，一個個梟下首級來，獻與父王。董卓大喜道：奉先肯去，吾無憂矣。這時背後有一人，狂笑一聲道：殺雞焉用牛刀，此等烏合之衆，何勞溫侯親自出馬，末將願帶精兵一萬，包將他殺得片甲不留。董卓一望，不是別人，乃是關西華雄。董卓大喜，忙加封爲驍騎校尉；又命李儒隨他一同前去參贊，撥兵五萬。他兩個領兵到了虎牢關。這時十七鎮諸侯的兵馬，已經將關外圍得水洩不通。華雄領兵出關，列成陣勢，厲聲罵戰。這時會盟討賊的衆首領，一齊出陣。濟北相鮑信，忙教他的兄弟鮑忠出馬迎敵，未上三合，被華雄大喝一聲，斬於馬下，趁着勝仗，斬了許多的首級回關，着人送到董卓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那邊去報捷。董卓大喜，便封爲都督。這時長沙太守孫堅，見頭陣敗北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引着四將，飛出陣去，遙指關上厲聲罵道：助賊匹夫，快來納命！華雄便命胡軫出馬。孫堅正待上前迎敵。程普一馬沖出，接着胡軫，大戰了三十餘合，手起一矛，刺胡軫於馬下。華雄望見，飛身下關，領兵出來，和孫堅對了陣。混戰了一天一夜，因爲糧草缺乏，只得引兵退去。華雄收兵入關。到了第二天，華雄又引兵出關搦戰。衆諸侯一齊出陣。華雄連斬三將。衆諸侯大驚失色，面面相覷，沒有一個敢去迎敵。這時北平太守公孫瓚，背後閃出一將，赤面長髯，跨下大宛馬，手執青龍刀，丹鳳眼，臥鵝眉，聲若洪鐘，一馬飛出垓心，大喝：華雄鼠子，焉敢猖獗！華雄大吃一驚，措手不及，青龍刀起，他的首級骨碌碌早滾向草地裏去了。他領兵大殺一陣，只殺得衆賊兵抱頭鼠竄，逃入關去。李儒大驚，連忙着人到董卓那裏告急去了。那將乘勝回來，衆諸侯沒有一個不佩服。盟主袁紹便問公孫瓚：他是何人？公孫瓚答道：他就是平原令劉備的兄弟關羽。曹操驚問道：莫非就是破黃巾的三雄麼？公孫瓚點頭稱是。曹操十分起敬，忙命擺酒慶功。再說董卓得到這個急報，十分害怕。呂布大怒，領兵三萬，星夜趕到虎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三回 虎牢關威風佔八面 鳳儀亭軟語訂三生

九六

牢關。李儒見他到了，好不歡喜。次日清早出馬，他連戰勝十七陣，將衆諸侯殺得個個膽寒，人人害怕。這時却惱動了劉關張兄弟三個。張飛大喝一聲，挺矛出陣，來戰呂布。呂布見他出陣，料知是個勁敵，却也十分留神。他兩個搭上手，大戰了一百合，不見勝負。關雲長長嘯一聲，飛馬出陣，掄刀雙戰呂布。這時金鼓震天，喊聲動地，咳心裏只見刀光戟影，將衆諸侯看得目眩心駭。他倆個和呂布大戰八十餘合，仍是未分勝負。劉備看得火起，舞動雙鋒劍，拍馬助戰。他三個丁字兒困着呂布，大呼廝殺；又戰了一百餘合，兀的敗不了呂布。由午牌一直殺到紅日含山，呂布到底有些遮攔不定了。他也乖覺，向劉備虛幌一戟，掃開陣角，飛馬入關。劉關張忙領兵趁勝搶關。李儒忙命守關賊兵，一齊將灰瓶石子拋了下來。劉備等不能前進，只得收兵回營。一連攻了幾天，呂布也出了幾陣，只是莫想戰倒了他。衆諸侯見孫堅已去，一個個慢慢的散到原籍去了。把個曹操和袁紹氣得不可開交。他們倆見勢孤力薄，也只好回到河內去了。呂布見衆盟主不戰自散，也就領兵入都，到了董卓的府中，將戰事說了一遍。董卓大加賞識。過了數日，董卓見洛陽究竟不及長安來得緊要，便與百官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會議遷都。衆大臣誰也不敢來反對，祇是唯唯道好。董卓下令命一班文武，先遷入長安，自己劫了后妃皇帝，迤邐到長安，沿途燒殺劫掠，無所不爲；共擄到良馬八千匹，金帛不計其數；臨行時將洛陽原有的宮殿，點起一把火來，燒得一乾二淨；到了長安之後，新建太師府，窮極華麗，所費不下數千萬。這時單講呂布鎮日價心中，直是記念着貂蟬，無奈又因董卓新遷長安，百務蠅集，不得分身，所以耐着性子，在董卓的府中，幫同着李儒照料各事。一直忙了一月有餘，各事粗定，呂布急欲一見貂蟬，方要到王允那邊去，不料董卓又教他到後園裏去監造貽和宮。他無可奈何，只得轉身向後面而來。此刻他心中已是十分不悅了，他懶洋洋的走進後園，只見裏面花草樹木，修葺得十分齊整。那園後便是貽和宮，正造得半零不落的，大架子已經支起，高聳入雲。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一座亭子前面，擡起頭來一望，只見這亭子原來是六角式的，每角懸着金鐘，微風吹來，叮嚕作響，迎面便是一塊匾，上面亮晶晶的三個大金字，乃是鳳儀亭。他正要轉身向後走去，猛聽得亭裏有嘆息的聲音。他却是一楞，忙止住脚步，用目朝裏面一打量，原來這亭子是內外兩進的；外邊一轉花廊，裏

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三回 虎牢關威風佔八面 鳳儀亭軟語訂三生

九八

面却是四週沉香木的屏門。他見當中竹簾垂着，瞧不見裏面。他便走進來，用手將門簾一揭，朝裏面一望，不禁大吃一驚。你道是什麼緣故？却原來在裏面嘆息的，並非別人，却就是呂布時刻記念的貂蟬。他忙走了進去，一把握住她的玉手，問道：「卿卿！何由到我們這裏來的？」貂蟬見他進來問話，不由的眼眶一紅，那一股眼淚像斷線珍珠一般，簌簌的落個不住，哽哽咽咽的說道：「將軍！奴家只道今生不能和你見面的了，不想還有碰見的一天。她說罷，便往呂布懷中一倒，祇有嗚咽的分兒。呂布攬着她，低聲問道：「卿卿！你有什麼話，儘管說出來，我好替你消氣。」貂蟬哭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還說什麼；只怪奴家無情，辜負了將軍，不如當着將軍一死，好表明奴家的心迹。」她說罷，便想照亭柱碰去。呂布死力抱住，連問她：「究竟是爲着什麼事情？」她又哭了半天，終未有答出一句話來，把個呂布弄得丈二的金剛，一時摸不着頭腦，好生着急。看官，貂蟬究竟是什麼時候到董卓的府裏的，小子也好交待明白了。原來董卓遷都之後，王允料呂布一定是要奔走忙碌的。他暗想此時再不下手，恐怕沒有機會了。他便推着做壽，將卓賊請到府中赴筵；酒至中巡，將貂蟬喚了出來。董卓見了貂蟬，身



子早就酥了半截；及至聽到她的珠喉妙曲，不禁魂蕩魂飛了。他忙問王允：這是何人？王允乘機答道：這是歌妓貂蟬。董卓聽說是歌妓，不禁大喜說道：司徒可能割愛，送給我麼？王允忙道：太師不嫌粗陋，奉上就是了。董卓聽說這話，只樂得心花怒放，隨即將貂蟬扯到自己的懷中，笑問道：你今年多大了？貂蟬答道：今年十九歲了。董卓哈哈大笑道：自古美人，多半不減顏色；你道是十九歲，我實在不信，差不多祇有十六七歲的光景罷。貂蟬含笑不語。這時王允走到董卓身邊，說道：蟬兒！你的福分真正不淺，居然蒙得貴人的恩寵，將來太師爺如果居了九五之尊，怕你不是貴人麼？董卓聽得，更是樂得一頭無着處，忙道：我如果能有的這樣的福分，將來一定封你爲太師，如何？王允答道：太師爺言重了，我那裏有那樣的偌大福分呢？他們扯談了一陣子，卓賊起身告辭，帶着貂蟬回府而去。這正是：

預備牢籠擒惡獸，

安排鐵網捉蛟龍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貂蟬見呂布，王允則云已女，見董卓則云歌妓，措詞自是不同，身分亦有區別。以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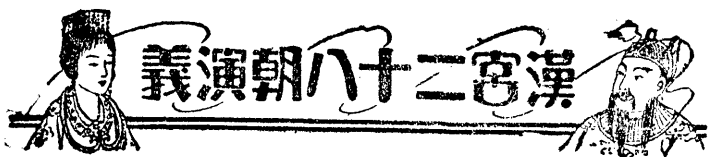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四回 好事難諧遷鶯上喬木 密謀暗定調虎出深山

一〇〇

十七鎮盟師，何等勢力，尚不能除一呂布，遑問乎董卓虎牢一役後，各逞私欲，風流雲散。漢祚將終，於斯可見矣。

## 第二四回 好事難諧遷鶯上喬木 密謀暗定調虎出深山

却說董卓得了貂蟬，如魚得水，鎮日價尋歡取樂，將一切的事情，完全都付與呂布李儒二人照料。還有那些虜得來的良家婦女，他見了貂蟬，便將她們視同糞土一樣，完全賞給與手下侍尉從僕。真個是一人中意，衆美遭殃。這貂蟬見他這樣的寵愛自己，她也展出十二分籠絡的手段來，將一個董卓哄得百依百順，險些把她當做活觀音供養。那天董卓早朝未回，貂蟬料知呂布在後園裏監工，她便趁着這個空子，單身獨自走到後園裏去，在鳳儀亭內，不期而然的遇着了呂布，她便哭得淚人一樣。呂布再三追問。她嘆了一口氣道：事已如此，說他還有什麼用呢？呂布急道：卿卿什麼事，你也該說出來，我才明白呢。她道：我也料不到你們太師爺竟是這樣人面獸心的老賊；他前天到我家裏去，我們爺子，以爲你是奴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家的丈夫，他自然是我的公爺了，我們爺教我出來見禮；不想他見了我，便對我們爺說道：奉先是我的兒子，一切婚事籌備，當然是我來出頭辦理的，如今先將令媛接到我們的府中去；我們爺當然不好推辭，便教我乘着轎子隨他到這裏來；誰知那老賊，竟起心不良。她說到這裏，淚拋星眼，便又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呂布急問道：以後便怎麼樣呢？她哭道：不料那老禽獸將奴家藏在一間牢房裏，黑夜裏帶了許多的僕婦到那裏去，將奴家的清白被他污沾了；將軍妾身只道今身你我永無相見之日的呢，不料天也見憐，我們還有一面的緣分；我的心迹已表明了，再也沒有顏色來見將軍了；你且放手，讓我去死了倒乾淨，省得在世沒辱你的英名；妾身死後，也要變一個厲鬼，將那老賊的魂追了去才罷呢。呂布聽了這話，將那股無名豪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冷笑一聲道：萬料不到這老禽獸竟有這樣的行爲！貂蟬哭道：還是讓我去死了是正經；不要爲着我一個女子，使你家父子不和。呂布聽說這話，更是氣沖牛斗，急道：他能做這些禽獸的事情，還算什麼父子呢。貂蟬道：妾身未出閨門，就聞得將軍的英名，如雷貫耳，滿望攀龍附鳳，嫁給英雄，不料大禮未成，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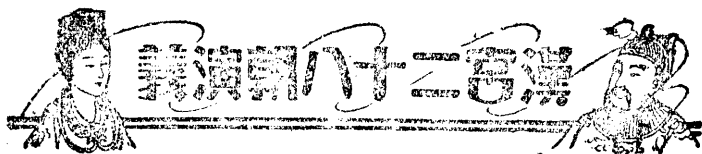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四回 好事難諧遷駕上喬木 密謀暗定調虎出深山

一〇二

遭這老賊玷污，奴家如何對得起將軍呢？但是奴家耿耿寸心，惟天可表，除却將軍之外，却没有第二人了。將軍如肯見憐，將我救出火坑，奴家情願爲將軍充一個侍婢，還比受那老賊蹂躪的好多了。呂布聽她這番話，真個是萬箭攢心，利刀割膽，又氣又憤，又愛又憐，心頭上翻倒了五味瓶，酸甜苦辣鹹，一齊湧上心來，不知怎樣才好呢。貂蟬又哭道：將軍肯與否，請快些兒作個決定罷。呂布還未答話，猛聽得外面氣如牛喘，有人大聲罵道：好賊子，賤人在這裏做的好事。呂布聽得是董卓的聲音，不禁一驚，忙將貂蟬放下，揭起竹簾，瞥見董卓手執他平日用的一桿方天畫戟，圓睜二目，惡狠狠的站在門外。原來董卓早朝回來，到了貂蟬的房中，不見了貂蟬，吃驚不小，忙問侍女：她到那裏去了？有個侍女道：到後園裏去游玩去了。董卓聽說這話，忙向後面尋來，走到大廳後面，劈面撞見一個小廝，名叫宋刮的，他便問道：刮兒，你可曾看見新夫人在什麼地方呢？宋刮吱唔着說道：小的看是看見的，只是不敢說。董卓聽得，心下大疑，忙道：快點說！告訴我！怕什麼呢？宋刮道：我方才從後園裏鳳儀亭門口經過，猛聽得裏面噤噤咕咕有人談話，我倒被他們嚇得一大跳，悄悄的從竹簾子



外面往裏一瞧，只見新夫人倒在呂將軍的懷裏，只是哭；我倒不解是什麼一回事，正想去告訴你老人家，不想在這裏竟碰到你老人家了。董卓聽得，不暇多問，順手在大廳東廊將呂布的畫戟，取下來，飛向後園奔來。到了鳳儀亭門口，就聽得裏面仍在啾啾不休的談着，把個董卓氣得光是發喘，半天才厲聲大罵。這時呂布從裏面一頭鑽了出來。他見了呂布，不禁將腦門幾乎氣破，潑口罵道：「好賊子，竟敢做出這樣無父無君不倫不類的事來。他罵着，舞動方天戟，便來刺呂布。呂布將頭一偏，他一戟落空，身子往前一傾，險些兒跌了下去。呂布順手一把將戟的頭，龍吞口抓住，就是一擰。不想董卓的蠻力大，莫想動得分毫。呂布一撒手，潑步就走。董卓便將戟擲去。呂布往傍邊一閃，沒有擲到。董卓那裏肯捨，依舊緊緊的追來。剛剛追出園門，卓賊和一個人撲的撞個滿懷。他不問青紅皂白，一把將那人抓住，拔出寶劍，就要動手。只聽得那人喊道：「太師爺，慢來慢來！他聽得，忙低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左大夫李儒。他道：『不是你喊得快，險些兒一劍將你結果。』李儒忙問他與呂布究爲着什麼事情，這樣衝突的？」董卓便將以上的事情，氣沖沖的說了一遍。李儒頓足道：「主公大事。」



# 漢高祖八十一演義

第一四回 好事難諧遷鶯上單木 密謀暗定調虎出深甲

一〇四

去矣！爲了一個貂蟬，惱了一員大將；他萬一反起來，試問主公誰人能去征服他？主公這時正在招賢納士的當兒，奉先雖有小過，主公也該稍爲原諒才好呢。還有一句老實話，對太師爺說，太師得有今日，完全是誰一手造成的呢？我敢說一句，除却呂奉先，却沒有第二個罷。貂蟬雖美，於主公何益？主公要是一個明白人，今天不獨不能做出這一套來，而且既曉得呂奉先看中貂蟬，要想鞏固他的心，不妨就將貂蟬賜給與他，還怕他不死心塌地的保護主公麼？還有一個比例，就是昔日熊羽在摘纓會上，不殺戲莊、姬之、蔣雄，後爲秦兵所困，纔得其死力相救；今貂蟬不過一女子，呂布係主公一心腹猛將，以一女子，失一大將，不知利害孰甚呢？他這一番話，說得董卓閉口無言，停了半天，才開口向李儒問道：依你便怎麼樣呢？李儒道：照我的愚見，莫若就此將貂蟬賜與呂布，布感主公的大恩，必以死力相報哩！愚直之言，是否還請主公三思。董卓點頭道：你的話，未嘗不是，讓我去細細的思量思量。李儒便謝恩退出。董卓回到貂蟬的房中，命人將貂蟬喚來。他厲聲問道：賤人何故與呂布私通？貂蟬放聲大哭，說道：妾身久聞侍女們講過，後園修葺的怎樣好法，妾身成日價的閉在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這房裏，悶得十分難受，也是妾身一時之錯，不該到後園去游覽的；賤妾剛走到鳳儀亭，迎面就碰見呂布，不想這個奴才將妾擄住，硬行非禮，不是太師爺到來，救妾一命，那時妾身少不得要死在這匹夫的手裏了。卓賊道：我現在倒有一件事，和你商量，未知你肯與不肯？貂蟬拭淚問他：何事？董卓道：難得奉先看中了你，我想將你賜給與他。貂蟬聽得，大吃一驚，掩着粉頰，大哭道：賤妾已事貴人，不日將有后妃之望；今天忽然要使妾委身與下賤家奴，便是頓時死了，莫想我答應的。她說罷，移動蓮步，走到帳幃前去，將寶劍取下，聽的出鞘，向頸上就勒。慌得董卓搶了過來，死力扳住她的粉臂，說道：快休自尋短見；方才那幾句話，本來是和你頑的，原想借此來試驗試驗你的心，不料心肝美人，竟認真了。他說着，從她的手中，將寶劍奪了下來。貂蟬哭道：太師休要哄我，這一定是那個李儒賊子出的主意；他本與呂布是一類，他想害妾身的性命，敗太師爺的名聲，這個萬惡的賊子，我要生食其肉，死寢其皮呢。董卓道：他無論如何說項，我怎能捨得你呢？貂蟬道：如今他們既然是不懷好意，料想此地也不能久居了；萬一上了他們的算，便怎麼好呢？董卓忙道：心肝！你且莫要擔憂，我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四回 好事難諧遷駕上喬木 密謀暗定調虎出深山

一〇六

明天就和你一同到鄆塢去同享快樂，如何？貂蟬這才收淚拜謝。到了次日清晨，李儒便在大廳上候着董卓。不一會，董卓來了。李儒便對他說道：主公昨天既然答應將貂蟬賜與呂布的，今日正是黃道吉期，何不就将貂蟬賜給他，成爲好事呢？卓賊道：我與呂布究竟有父子的關係，不便賜給與他，但是我也不去追究他昨日的錯處了，你去對他可用好言勸慰。李儒萬不料他今天忽然變卦，便毅然說道：主公千萬不可爲婦人所迷惑才好呢！卓賊聽得，不禁將臉往下一沉，冷冷的答道：然則你的女人可肯賜給呂布麼？這種不近人情的話，昨天我不過是權爲應你一聲，不想你竟堅執，要教我將女人送給別人了；我不看平日之情，恨不將你這匹夫一刀兩段，識風頭，不要來纏不清，下次誰再講出這字來，提頭相見。李儒不敢再講，只得退了出來，仰天嘆道：我等不久皆要死在這賊人的手裏了！不表他在那裏嘆息，再表董卓早朝之後，回府下令搬場。一時百官都來送行。這個當兒，呂布在稠人中望見貂蟬在車中，掩面痛哭。呂布覷着董卓的車仗去得遠了，他便將馬一帶，趕到貂蟬的車仗對過，只見她珠腮淚落，伸出玉手，上一指，下一指，又朝呂布一指，最後朝自己一指。呂

# 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布看見如同萬箭攢心十分難受，又不敢近來，恐被董卓望見，祇好兜馬立在土崗之上，攬轡痛恨不止。望着車仗越去越遠，煙塵迷漫，雲樹參差，一轉眼便不見了車仗的影子。他悵悵欲死的坐在馬背上，還在伸長着脖子，遙望不瞬。這時候後面突然有個人將他肩頭一拍，笑道：「溫侯！不隨太師爺一同到郿塢去爲着什麼緣故？孤影單形的立在這裏發楞呢？」呂布被他一拍，倒是一驚，連忙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司徒王允。呂布見是他，不禁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司徒還問什麼呢？橫豎不過是爲着你家女兒罷了。」王允道：「莫非小女到府上之後，有什麼不到之處麼？」萬一得罪了將軍，于乞將軍還看老朽的薄面，總要原諒這個癡丫頭一些，那麼也不枉她鎮日價的景仰將軍的一番苦心了。他說罷，呂布道：「咳！司徒！你好糊塗了，難道這事你還不曉得麼？」王允故意驚道：「小女自被太師爺帶去，一月有餘，至今也未會回來過一次，有什麼事情，我焉能知道呢？」呂布道：「老實對你說罷，你們的令媛，我倒沒有撈到，反被那老禽獸視爲己有了。」王允忙道：「溫侯！這是什麼話！難道太師此刻還未曾替你們結過婚麼？」呂布大聲說道：「我倒沒有和你們令媛結婚，那老禽獸倒與你們令媛成其伉儷。」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了。王允伴作大驚失色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這從那裏說起！這從那裏說起！他說罷，便對呂布說道：『溫侯！此地非是談話之所，請到寒舍去，再作商量。』呂布沒精打彩的隨着他復行入都。到了司徒府的門口，二人下馬，一同到了大廳上落座。王允便道：『究竟是怎樣的？請溫侯再述一遍。』呂布便將鳳儀亭前後細細的說了一個究竟。王允只是頓腳，半晌無語，雙眼釘着呂布。呂布垂頭喪氣的，也是一語不發。二人默默的半天，王允才開口說道：『太師淫吾女兒，奪將軍妻室，這一層，誠爲天下人恥笑，非恥笑太師，不過恥笑將軍與老朽罷；但是老朽昏邁無能，尙無足道，可惜將軍蓋世英雄，亦受這樣的奇恥大辱！呂布聽得這話，不禁怒氣冲天，拍案大叫。王允忙道：『老朽失言，死罪死罪，萬望將軍息怒。』呂布厲聲罵道：『不將這老賊殺了，誓不爲人。』王允聽得這話，忙跑過來，用手將呂布的嘴堵住，說道：『將軍切不可如此任意；太師爺耳目衆多，萬一被他們聽壁角的聽了去，那時連老朽都不免要滅門九族了。』呂布嘆道：『大丈夫豈可鬱鬱久居人下！』王允連忙說道：『以將軍之才，實在非是董卓太師所可限制的。』呂布便道：『殺這個老賊，真個一些兒不費吹灰之力；不過有一個緣故，礙着不好動手。』王允忙

# 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問他：是什麼緣故？呂布道：這個老賊作此禽獸之行，論理殺之不足以償其辜；只是他與我名義上有父子的關係，所以不能下此毒手，恐被天下後世唾罵。王允冷笑道：將軍真糊塗極了！他姓董，你姓呂，在名義上固無父子之可言；談到情分上，越發不堪設想了。他與你既是父子，就不應當在鳳儀亭前擲戟廝拼了。呂布聽得這話，怒髮沖冠的說道：要不是司徒點破，我險一些兒自誤。王允聽他這話，便知道他的意已堅決了，便趁機又向他說道：將軍若扶正漢室，後來這忠臣兩個字，是千古不磨的；要是幫助董卓，這反賊兩個字，再也逃不了一的：一面是流芳千古，一面是遺臭萬年；天生萬物，自是難齊，好醜不過隨人自取吧；今日之事，尚請將軍三思。呂布聽得這番話，真個如夢方醒，趕着離席謝道：我意已決，司徒勿疑。王允道：恐怕事未成，機先露，反招大禍。呂布聽得，颯的在腰裏拔出寶劍，刺臂出血爲盟。王允摸的納頭便拜，說道：漢祚不斬，皆出於將軍之賜了；但是此等密謀，有關係家性命，無論何人，不能露泄一字的。呂布慌的答拜道：司徒放心，俺呂布一言既出，永不翻悔的。二人起身。呂布便向王允道：這事要下手，宜急不宜緩，最好在日內將這老賊結果了，好替萬民早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四回 好事難諧遷駕上喬木 密謀暗定調虎出深山

一一〇

除掉了痛苦。王允道：將軍切勿性急，這事老夫自有定奪；到了必要的時間，我總先通知你就是了。呂布答道：司徒有什麼高見，不妨先說給我聽聽。王允道：卓賊此刻遷到郿塢，我想他是防人去辦他的，定有準備，却再不能到郿塢去除掉他了，只好從反面想出一條調虎離山的法子：將這老賊騙別京城裏面，將他殺了，豈不是千穩萬妥麼？呂布道：這計果然不錯，但是要想出一個什麼名目來，好去騙他入都呢？王允拈着鬚鬚，沉吟了一會子，猛的對呂布道：有了有了，何不假着萬歲新痊，召他入朝，共議國事麼？呂布拍手道妙。王允又道：但是此計雖然是好，可是還需一個能言之士，前去才行呢。呂布道：可不是麼？誰是我們的心腹肯去呢？王允又想了半天，便對呂布說道：這人倒是個能言之士，而且卓賊平時又很相信他，只恐他不肯去。呂布忙道：司徒所說的，莫非是騎都尉李肅麼？王允道：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？呂布道：這人如果用到他，他一定肯去。王允便道：怎見得的？呂布道：他因為昇缺的原故，早就與老賊意見不合了，我想他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的。王允大喜道：既是這樣，就請將軍去將他請來，大家共同商量辦法。呂布道：昔日殺了原的，也是他的主謀；今天如果他肯去，



沒有話講；萬一他不肯前去，先將他殺去，以滅人口。王允稱是。隨即派人悄悄的將李肅請來。他見呂布也在這裏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此刻太師爺已遷到郿塢，溫侯還留在京中作甚呢？」呂布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騎都尉還問呢！不是你當初好說歹說的，硬勸我將丁原殺去，何致有今日的羞辱！」李肅聽他這話，便料他也和董卓不對了，忙道：「溫侯這話，未免太也冤枉我了；想當初在丁原那裏，當一個區區的主簿，如今封侯顯爵，不來謝我，倒也罷了，反而倒怪起我的不是來了，我真莫名其妙，還請溫侯講明，究有那樣不如意處，出入高車怒馬，又是皇皇太師爺的義子，還不趁心，究要怎樣才滿意呢？」呂布道：「這些話都休題了；我且問你，自古道：棄暗投明，方不失英雄的身分；昔日爲你一席話，我便毅然將丁原殺了，來投董卓，滿擬望青史標名，榮宗耀祖；誰知這卓賊上欺天子，下壓羣臣，罪惡滔天，神人共憤；他這樣的行爲，我豈不是被他連帶唾罵於後世麼？這正是：

豪傑不貽千古恨，

英雄祇執一時迷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五回 矢檄有情帳中假寡鵠 風雲變色塞外失良駒

一一二

王允勸呂布殺董卓一段文字，一急一緩，一起一落，一縱一收，一反一正，較諸李肅勸殺丁原，更是淋漓痛快；司徒之連環計，祇有一李儒料到五分，餘均未識也。

## 第一一五回 矢檄有情帳中假寡鵠 風雲變色塞外失良駒

話說李肅聽得他這番話，便道：如將軍言，當以何種手段對待呢？呂布道：依我愚見，現下即設計將這老賊除去。李肅聽得，忙道：我早有此心了；無奈一木難支大廈，故遲遲至今，未敢發動；將軍如欲爲國除害，末將當追隨左右，任將軍驅使，如何？呂布大喜，便道：都尉如肯助我一臂，這事沒有不成的道理；明日你可齎着聖旨到郿塢去，僞言聖上新癒，召他進京議事，那時我們內應外合，還怕他飛上天去麼？李肅一口承認。到了第二天，李肅齎着聖旨，便到郿塢，見了董卓，僞稱天子疾病新癒，請太師入朝議事。董卓忙問：議論什麼事情？李肅道：太師還不曉得麼？目今天子見太師威德並茂，欲將位禪讓於太師，所以今天着我來請太師入朝受禪的。董卓大喜，便又問道：王允意下若何？李肅道：天命攸歸，王允當然也沒有什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麼反對的了。董卓至此，毫不疑惑，便命心腹爪牙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四人，調兵保護郿塢，自己大排儀仗進京。剛剛到了半途，所乘的四輪輦，忽然折了一輪。董卓驚問李肅，這是何兆？李肅道：這是棄舊換新，主公將乘金輦之兆也。董卓不疑。又走了一程，忽聽得一羣村童，在草地上齊唱着道：千里草，何青青，十日上，不得生。董卓又問何兆？李肅便道：這分明是劉世滅，董氏興之意。他滿心歡喜。不多時進了城，只見百官齊具朝儀，迎接董卓。到北掖門口，衆武士留在門外，只有御車的二十餘人，推車直入。董卓遙見王允等，各執寶劍，立在午門以外，大吃一驚，忙問李肅。李肅不應，推車直進。王允大呼道：反賊到此，武士何在？兩旁轉出百餘人，各執利刃，直撲董卓。董卓大聲呼道：吾兒奉先何在？呂布從車後鑽出，應道：有詔討賊。手起一戟，將董卓刺死。王允割下他的首級。呂布在懷中取出詔書，大聲念道：奉詔討賊，其餘不問。將吏皆呼萬歲。這時李儒的家將，又將李儒綁了送來。王允便命梟下首級，棄於市曹。呂布此刻無暇多計較，趕緊帶兵到郿塢。李傕等早得消息，領着飛熊兵，向涼州竄去。呂布到了郿塢，先將貂蟬接了出來，然後將董卓一家殺了，勳了鎡珠金帛，正要回京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五回 矢鏃有情帳中傳寡論 風雲變色塞外走良駒

一一四

不防卓賊女婿牛輔領着一彪軍殺到。呂布便使李肅迎敵。李肅領兵出陣，未上十合，招架不住，大敗而回，見了呂布，陳述牛輔的厲害。呂布大怒，便將他斬首，親自領兵出陣。諒牛輔如何是呂布的對手呢？不到三合，大大失敗。呂布只顧引兵追趕。剛追到白屯山下，猛聽得一聲鼓響，一彪軍從右邊沖出來，爲首一將，正是李催。呂布慌忙迎敵，戰未十合，鼓角大鳴，又是一隊軍從左邊沖了出來，爲首一將，正是郭汜。呂布雙戰二將。大戰五十餘合，二將抵敵不住，却引兵向長安奔去。呂布引兵趕去，方趕過鄠塢，猛聽得後面金鼓大震，張濟樊稠齊領着飛熊軍從後面包抄過來。這時李催郭汜回頭又來廝併，前後夾攻，呂布雖勇，到了此時，也沒有法子抵禦了。再加那些飛熊軍，十分驍勇，不多時，殺得呂布片甲無存。呂布不敢戀戰，大吼一聲，沖出陣去，一抹地直向長安而去。李催等統領十萬飛熊兵，近逼京城。呂布連敗數陣，心中大憂，便對王允說道：「司徒事急了，我們只好且到別處去求救罷。」王允不肯。這時四門的賊兵，亂搭雲梯，一齊上城。呂布見王允不肯動身，他也沒法，一提絲繯，殺出東門，投奔袁術去了。李催等大隊賊兵，闖進京城，將王允捉住殺了，同時遇難的官員，不計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其數。李郭兩賊，還要提劍去弑獻帝。張樊二賊，說道：不可不可；今日殺之，天下不服。侯將諸侯賺到關內，去其羽翼，然後圖之，大事可成。李郭兩賊從議。他們又自定職銜，迫令獻帝照准。獻帝沒法，只得唯唯從命。他四人得了封號，便大張聲勢，無所不爲了。不數日，早有西涼太守馬騰，率子馬超起兵，來京救駕。不幸賊勢浩大，西涼兵竟未得勝，只得引兵退向西涼而去。賊兵中祇有一樊稠，因爲私通馬騰韓遂，被李催殺了，其餘士卒，未曾損失分毫，因此賊兵的威聲越發四揚。他們鎮日價姦淫劫掠，百姓失望，天怨人愁。獻帝處此惡勢力的下面，真個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幸虧楊彪、董承等，暗中定了一計，使李郭不和大戰了數月。他們乘着這個空子，便保着獻帝以及后妃，逃到了大陽，一面飛詔到山東，令曹操前來保駕。曹操得着聖旨，便統精兵二十萬前來，將李催等殺得片甲不留。李催與幾個賊目，一齊逃到深山落草去了。曹操便保駕回洛陽故宮。夏侯惇領兵屯在城外。次日曹操進城見駕，獻帝便加封爲司隸校尉，假節鉞，錄尚書事。因此曹操大權在握，威勢日盛，行爲雖不及董卓荒暴，但是居心叵測，居然隱隱有窺竊神器的念頭。他見洛陽的宮殿破壞，而且地勢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五回 矢鏃有情帳中假宴 風雲變色塞外失良駒

一一六

又平坦，不及許昌峻險，便私下與衆人商議遷都。這時有個謀士名叫許良，他却極力贊成他的話，便道：明公這個主意，實在是好極了，兩面俱到。曹操會意，便入奏獻帝，請駕遷都。獻帝怎敢不依，只得遷都到許昌。曹操便造宮室，建宗廟，司臺，司院，衙門，修理城郭街道；又迫獻帝大封羣臣：一班文臣如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劉曄、程昱等，最高的位置至三輔，最低的位置也在祭酒之上；武將如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曹洪、曹仁、李典、樂進之輩，俱封爲將軍、都尉。看官，以上的一班人，誰不是操的心腹呢？由此向後，獻帝只做一个傀儡皇帝了。光陰易逝，略眨眨眼，又到了丑二年的春間了。曹操正想領兵連合劉備去滅呂布，忽然探馬來報：張濟南攻穰城，中劍身死；他的姪兒張繡，屯兵宛城，勾結劉表，意欲犯關。曹操得報，勃然大怒，便點齊五萬精兵，帶着大將典韋，親自領兵到宛城下寨。早有細作飛報張繡，張繡聽說曹操親自帶兵前來，吃驚不小，忙與部下商議。誰知大家聽說曹操親自帶兵前來，一個個嚇得魂飛膽越，同聲勸張繡投降爲妙。張繡明知不是曹操的對手，只得開城投降。曹操見他投降，不費一兵一甲，就下宛城，自是歡喜，便統大兵進城住下。過了幾天，曹操在城內一點事兒沒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有，悶得心慌，便與他姪兒曹安仁騎馬到各處去閒逛。剛剛出了太宣門，迎面突然有一輛鈿轂香車，慢慢的近來，他在馬上瞥見那車內端坐着一個婦人，年紀差不多在二十左右罷，生得柳眉杏眼，貝齒桃腮，十分妖嬈出色。把個曹操看得眼花撩亂，口乾難言，魂靈兒飛上半天，勒着絲繯，瞪着兩眼，不住的向車內發呆。那婦人也脈脈含情，秋波流電的向他飄了一眼。曹操被她這星眸一飄，不禁神魂飄越，身子早酥了半截，險一些兒撞下馬來。霎時香風過處，鈿車去遠，那張嬌而且俏的面龐兒，却不能再看見了。曹操在馬上好像發狂似的叫了一聲好。他本來是個好色之徒，在二十左右的時候，已經娶了丁氏，納妾劉氏，又在娼家買得一個卞氏。這卞氏的姿色，倒也不差，曹操大加寵愛。今天看見這婦人，和卞氏一比較，的確有天淵之別，他怎能不神魂顛倒呢？他失魂落魄的，那裏還有心去閒逛，沒精打彩的和安仁兜馬回營，悶悶不樂的坐在帳中，一言不發。安仁早已窺透他的心病了，忙問道：叔父！今天爲什麼這樣的悶悶不快，莫非有什麼不好解決的事情麼？曹操嘆了一口氣道：便是有心事，對你們說了，有什麼用處呢？曹安仁笑道：或者可以有些用處呢！曹操先用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五回 矢厥有情帳中偃寡鵠 風雲變色塞外失身駒

一一八

手向左右一擺。一班侍立的將佐，一個個都退出帳去。他對安仁笑道：「方才你看見麼？那婦人的模樣兒，究竟好不好？」我行軍十數年，年輕貌美的女子，我不知道看見過多少了，像這樣水葱似的一個玉人兒，我實在沒有看見過。誰能替我將這個婦人謀到手，我立刻賞他十萬。」安仁聽他這話，將胸口拍得震天價響的說道：「你放心罷，這事包在姪兒的身上就是了。」曹操聽得十分歡喜，忙道：「我的兒，要辦這事，千萬不要魯莽，萬一走漏了風聲，那可不是要的。我現在是名高德重的人了，與其敗壞聲名，不若不做的爲佳。」安仁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既羨慕着美色，又何必藏頭露尾的怕着誰呢？」曹操道：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這些事情，都是那些沒有資格的人做的，像我們這些人，就能幹出這不端的事來麼？不獨失掉自己的身分，便是被人家知道，也要瞧我不起的。這事成與不成，都要替我嚴守祕密爲要。」安仁滿口答應，出營去刺探那婦人的去處了。曹操在營中，左等右等，一直等到天晚，還未見安仁到來，好不心焦，像煞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團團轉得一頭無着處。不多一刻，安仁由外邊進來。曹操等不及的忙問道：「那件事兒怎麼樣了？」曹安仁笑道：「訪是訪着根底了，不過是朵玫瑰。」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花兒，有針有刺，很不容易採取呢。曹操忙道：怎見得的？曹安仁道：那婦人原來就是張濟的繼妻，張繡的嬌娘。鄒氏，你道可以去勾搭麼？曹操聽說是張繡的嬌娘，不禁將那團孽火，早就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。忙道：怪不道她淡掃素抹的。這時曹操嘴裏雖然說動不得，心裏却越發欽慕得厲害，兀的噤咕着道：好個美人兒！我竟沒福去消受，豈不可惜麼？曹安仁笑道：叔父要想真個銷魂，却也不難。不過這班將士都在這裏，怎能不漏風聲呢？曹操忙道：依你便怎麼辦呢？曹安仁笑道：依我的愚見，不若將他們一班人完全調到別處去防守關隘，祇將典韋留下保護你。就是他們走後，做起這事來，不是好放手了麼？曹操忙道：是極是極；你的主見的確比我高，就照這樣辦就是了。他們商量已定，一宿無話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曹操便下令將隨來的衆將士，一齊調到別處去防守，祇留下一千精兵，和大將典韋在營中保護。曹安仁到了晚上，帶了十幾名親兵，直撲鄒氏的住宅而來。剛到門口，只見鄒氏站在門邊，正在那裏裝嬌賣俏的向街道上凝望。曹安仁跳下馬來，一把將鄒氏攔腰抱起，飛身上馬。鄒氏嚇得玉容失色，待要聲張。曹安仁忙道：曹公看中你了；今要娶你爲貴人，你難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一五回 矢鏃有情帳中假寡婦 風雲變色塞外失良駒

一一〇

道還不願意麼？鄒氏昨天見曹操那種威儀，早已心許了，聽得曹安仁這話，樂得半推半就的不聲張了；無論如何，總要比較寒食獨擁的好得多了。不多時到了營前下馬，安仁將她慢慢的攙扶進帳。曹操望見鄒氏進來，好像接聖駕的一般，趕緊迎了上來，向安仁使了一個眼色。安仁會意，忙領着衆人退出帳去了。此時單單的賸着曹操與鄒氏二人，四目相對，飽看了一回。鄒氏含羞帶愧的上前福了一福，低聲問道：不知明公喚小婦人有什麼分付？曹操還禮不迭，滿臉堆下笑來，答道：娘子天人，敝人昨天得睹仙姿，夢魂顛倒，不知娘子還肯下憐我麼？鄒氏本是個淫蕩性成的人，加上張濟死了，深閨久曠，孤衾獨擁，飽嘗單調的風味，早就耐挨不得了；今見曹操的威勢，當然比較張濟高勝萬倍，當世的英雄，怎能不動心呢；聽他這兩句話，正中心懷，只苦答不出話來，羞得粉面緋紅，默默的一聲不做。曹操見她這種嬌羞不勝的樣子，越發增加幾分媚情，情不自禁的走過來，拉着她的玉手，雙雙進了內帳，去幹那不見天的勾當。春風一度，穩過良宵，說不盡百般旖旎，千樣溫存。須知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鄒氏被安仁搶去的時候，早有人去飛報張繡了。張繡聽說曹

# 漢書八十八朝演義



操強奪他的嬌娘，請教如何不氣，立刻派人去一打聽，不獨強奪，簡直實行同居之愛了。張繡怒沖牛斗，立刻點齊五千精兵殺出城來。早有細作飛報曹操，曹操全不在意，以為有大將典韋，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他在營門口守着，誰也不敢前來送死的，仍然與鄒氏卿卿我我，寸步不離的厮混着。誰知典韋吃醉了老酒，倒在帳中，正自好睡。猛可裏喊聲四起，鼓角大鳴，那一千保護兵士，見四面的燈球火把，照耀的和白日相似，只嚇得紛紛奔竄，霎時跑得一乾二淨。典韋從夢中驚醒，霍的跳起來，取了雙戟，飛步出營。這時張繡的大隊，已經頂到營門口了。典韋大吼一聲，舞動雙戟，好像紡車似的敵住來兵。霎時被他殺得肢骸亂舞，馬仰人翻，張繡舞動長槍，一馬當先，邀住典韋，大戰五十餘合，未見勝敗。張繡長嘯一聲，將槍尖向後一招，衆士卒一齊湧上，刀矛並舉，將典韋困住。典韋身無片甲，祇穿一條犢鼻褲，在陣雲裏往來沖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張繡見他這樣的凶猛，心中好生着急。他手下大將胡車兒，一聲胡哨，立刻萬箭如雨。典韋忙用戟來格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手腕上早中了兩箭。典韋狂吼一聲，托地跳開數丈，啊哨一聲，將雙戟拋去。衆兵士見他拋去兵刃，益發奮勇，將他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二一五回 矢概有情帳中偃寡鵠 風雲變色塞外失良駒

一一二

團團困住。他一腿飛來，早被他打倒二人。他就地將二人抓起，當着兵器使用，只打得衆兵卒紛紛後退。這時張繡和胡車兒見他拋去兵刃，連忙催馬上前，齊施兵刃，將典章逼住。典章此時雖有霸王之勇，到了危迫，確也難以抵禦了。張繡的長槍，舞得飛花滾雪，價緊逼着，沒有一些空子好脫身。典章料想難活了，將手中的人爽性向張繡擲去。張繡將馬頭一帶，他趁着這個空子，跳出圈子，撒腿就跑。走到五六步，弓絃響處，他大叫一聲，堆金山，到玉柱的撲地倒下。張繡飛馬趕上，手起一槍，刺入典章的咽喉，眼見一位萬夫不當的上將，到閻羅王那裏去交帳了。張繡與胡車兒督着大隊，搗入後營，誰知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。張繡大吃一驚，忙命人四處去搜查，那裏還有一些踪跡呢，流蘇帳內，空洞洞的不見鴛鴦的影子了。張繡料知他一定是逃走了，忙與胡車兒領兵趕來。不到半里之遙，果然望見曹操在前面和一千人狼狽而逃，張繡厲聲罵道：不顧臉的淫賊！到那裏去！快快給我留下頭來！這正是：

爽口味多生惡疾，

趁心事過必遭殃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要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曹操爲亂世奸雄，乘機逐鹿，智略過人。袁紹袁術黃祖呂布之徒，皆不足與操比。追論一張繡乎？乃自宛城既下，遽爲一婦婦所迷，流連忘返，幾至身死繡手，坐墮前功。董卓之死也，豈由婦人操之不死於婦人之手，蓋亦僅免耳。諺云：色中有刀，誠哉是言！

## 第一一六回

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婿

轉禍爲福帝子續新絃

話說曹操聽得喊聲四起，料知事變，與鄒氏豁地分開，連長衣都未曾來得及穿好，就聽得營門口喊殺連天。曹操此刻真個是魂落膽飛，和曹昂曹安仁以及鄒氏等，各自上馬，慌不擇路的出了後營，直向西北逃去。剛剛走了一里多路，猛聽得後面鼓角震天，燈球火把，照耀得和白日一樣。曹操回頭一望，不禁將一顆腦袋嚇得縮到脖子裏面，伸也不敢伸一下，子連說：今天活該要將性命丟掉了！話還未了，弓絃聲響，曹操的坐馬屁股上早着了一下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六回 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婦 轉禍爲福帝子續新絃

一二四

子。那馬怪叫一聲，壁立起來，將曹操掀翻在地。曹昂見了，飛身下馬，將自己的馬讓與曹操。張繡望見，忙拍馬趕去。曹操用馬鞭子在馬身上着力打了幾下子。那馬雙耳一豎，騰雲價的奔去，一口氣跑到清水河邊。可巧有一隻漁船，曹操牽馬上船，忙叫舟子渡到對岸。他登岸之後，眼見張繡領着大兵，將他的大兒子曹昂，大姪兒曹安仁，以及情人鄒氏等一千人，追到對岸，一刀一個，全請到鬼門關去交帳了。曹操也不暇多計較，伏在馬鞍上，直向舞陰逃去。到了舞陰，才知道典韋被害，他痛哭一場，方才收兵，回許昌而去。暫按不表。再說劉備和關張二人，自從安喜縣出走之後，轉展奔波，毫無成績；誰知英雄有路，馬上就得有能人出來幫助他了。南陽諸葛亮神機莫測，居然被他請出隆中，助他克圖大業。還有常山趙雲、長沙黃忠輩，都是智勇雙全的良將，加上諸葛亮指揮有素，運籌幃幄，決勝千里，先後占據荊州各郡。旌旗到處，百姓望風而拜。於是長沙、桂陽各地，俱先後攻下，虎踞一方，大有和羣雄對峙之勢。這時江東的孫堅，早已去世；長子孫策，也未終天年，二十六歲時，即棄世了。孫策有弟名權，碧眼紫髯，十分英俊，胸懷大志。自他哥哥死後，他便坐鎮江東，雄據八十一州。

# 漢二八朝演義



郡文有魯肅張昭諸葛瑾之流，武有韓當周泰程普蔣欽甘寧凌統之輩，兵精糧足。加之還有一個周瑜，智略過人，孫權對於他十分契重。到了現在的時候，曹操在赤壁一戰，將八十三萬人馬，斷送得片甲不回。諸葛亮幫同周瑜，巨謀碩劃，趁曹操新敗的當兒，就中取利，却也奪了不少地盤。周瑜見劉備聲勢日擴，心中十分憂慮，暗中和孫權商量道：現在曹操倒不足爲慮，所最可慮者，便是劉備；如今你看他，仗着諸葛孔明的神出鬼沒的詭謀，關張趙雲的武藝，東吞西併，眼見他的勢焰一日一日的擴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；如今再不設法去將他剷除，將來說不定東吳還要受他的影響呢。孫權聽了，皺眉說道：你的主見，應當怎樣呢？周瑜說道：依我的主見，須要先將劉備設法除去，羣龍無首，他們當然不擊自散了。孫權道：除劉備這層事，恐怕不易罷，不要說別的，單講他手下有這許多的文武兼全的能士輔助他，我們雖然有這個念頭，但是究竟怎樣下手呢？周瑜笑道：談到武力來解決這層事，當然是辦不到的；如今我有一條計策在此，主公採用與否，我尚未敢料定；主公如果採用，一定可以制劉備的死命了。孫權大喜道：只要能剷除劉備，我又有什麼不答應呢？周瑜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二一六回 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婿 轉禍爲福帝子續新絃

一一六

便走過來，附着孫權的耳朵，囁咕了一陣子，孫權點頭道：「這計果然是妙，但是誰去作媒人呢？」周瑜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想這事非呂範去不可。」孫權便將呂範召來，密囑了一回。呂範受計而去。到了荊州，入見劉備，說道：「我主有妹，年已二九，才貌兼優，聞得明公嘉偶新殤，急待續絃，我主慕將軍威德，欲與將軍連秦晉之好，不知將軍還肯俯允嗎？」劉備還未答話，孔明搶着說道：「你們主公既肯下顧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；而且我主是中山靖王之後，漢家嫡派，兩家連姻，真夠是門戶相當，再恰合沒有了。」呂範知道劉備一向是凡事俱聽孔明調度的，今見孔明首先答應，料想這事一定是沒有阻礙了。孔明隨又命人贖着金帛，隨着呂範去了。劉備便對孔明說道：「先生未免忒也性急了，這事豈可造次的？萬一他們在那裏盤算我們，那麼，我們豈不是上了他們的當了嗎？」孔明笑道：「諺云：『明知山有虎，故作採樵人。』主公凡事請放寬心，都有我來維持就是了。不到幾天，呂範贖着回聘到來，擇定建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，到東吳去就親。劉備聽說是到東吳去就親，不禁心中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志忑不寧。孔明坦然答應，又命孫乾作男媒，和呂範到東吳去復命。劉備向孔明說道：先

# 漢宮八朝演義



生！你何其這樣的糊塗？他們叫我去就親，分明是將我誘去，任他們殺了就是了；你替我答應，就是送我到鬼門關罷了。孔明笑道：不必怕，山人早已算定；主公此去，不獨他們不敢來加害你，並且還可以得到一個智勇兼全，才貌雙絕的佳人回來呢。劉備那裏肯信，只管埋怨不休。光陰易過，轉眼就到小春的朔日了。孔明便替劉備打點去招親的手續，暗中給趙雲三條妙計，分付他好生藏着。趙雲受了命令，領着五百名兵士，先到江口駕船等候劉備。誰知劉備抵死也不肯前去。諸葛亮勸的舌敝唇焦，他仍是疑懼着不肯毅然前去。孔明沒法，便向他說道：你放心罷，我的錦囊早就預伏下去了；你此番去，誰敢碰你一根毫毛，我賠償你一塊肉，如何？劉備說道：罷了罷了，人心難測，你知道他們是什麼用意對待我呢？孔明笑道：我主平素最相信我的話，今天爲何兀的不相信呢？難道我還有心教你去送掉性命麼？你只管去罷，有什麼疑難的事情，只消去問子龍便了。劉備聽得，才放心下船。孔明又將子龍喊來，叮嚀了一番。子龍連聲答應，才和劉備一同過江。到了江南，趙雲便將第一條錦囊拆開，和劉備細細的一看。劉備便令人賣着花紅酒禮，到南徐去拜見喬國老。喬國老乃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二六回 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婿 轉禍爲福帝子續新枝

二二八

二喬之父，他聽劉備說呂範爲媒，將孫權的妹子嫁給他，自是十分歡喜。劉備便與趙雲一同進城，由張昭等招待至館驛安息。周瑜聽說劉備已到，便和孫權定計道：如今他既自己前來送死，明天主公可在會文堂上請客，兩廊預伏刀斧手，一聲令下，將他剝成肉泥，然後再去假着他的命令，前去襲荊州，這不是一舉兩得麼？我此刻還要到柴桑去辦理防預事宜。主公三天之內，都要將情形火速的告訴我，以便相機行事。孫權答應着。周瑜星夜趕奔柴桑去了。再說喬國老得着這個喜信，連忙進城到吳國太那裏，見了面，忙賀喜道：恭喜國太如今得着佳婿了！吳國太聽他這話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忙道：國老這話從何說起？我的女兒尚未有門當戶對，那裏來的佳婿呢？國老哈哈大笑道：你用不着來逗趣了，難道你瞞着我，我就不討喜酒吃了麼？吳國太忙道：和誰家結親的？誰做媒人？誰作主的？怎的我一些兒也未會知道呢？喬國老聽他這話，才知道她實在不知道，便將呂範做媒的一番話，對國太細細的說個究竟。把個吳國太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忙命人立刻將孫權召來，氣呼呼地問道：誰給你作主，將我女兒配許劉備的？我養的，我倒一些兒不能作主，你們簡直眼睛裏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沒有我了；好好好！她說罷，老淚縱橫的號陶大哭起來，嚇得孫權撲地跪下，忙道：母親息怒，這事不干我事，完全是周瑜的主謀；他想將劉備騙來殺了，藉此去將荊州奪回，並不是真將妹子嫁給他的。吳國太聽說這話，越發火高萬丈，指着周瑜罵道：這個壞透心腸的畜生，自己沒有本領去將荊州取來，就生出這種不要面皮的主意來，將我女兒做引子，去騙劉備殺了他，我女兒不是做一世的望門寡麼？喬國老道：周瑜這計，未免忒失算了；照這樣的做去，便是得了荊州，也不免天下的恥笑，美人計的主人，便是吳侯的妹子；你想這事，丟得起這個面子麼？在我看，事已如此，不若將雪英小姐就嫁給劉備罷！劉備是堂堂漢室的嫡裔，而且又是當世的英雄，和吳侯結親，正是門當戶對，也不爲辱沒你家的。吳國太道：明天叫他到甘露寺去，讓我親自去看一下子；如果合我式的，我便將我的女兒嫁給他，誰來干涉一句，先將他的狗頭斫下來再說；萬一我看不中式，便隨你們怎生去處治便了。孫權聽說這話，心裏雖然是一百二十分不情願，無奈母命難違，而且孫權又是個大孝的人，到了這時，只是唯唯稱是；到了第二天，暗中與呂範賈華等商議，預先派了五百名刀斧手，在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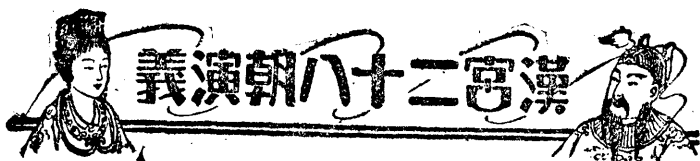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六回 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婿 轉禍爲福帝子續新絃

一三〇

露寺的兩廊埋伏，等候劉備一到，擊棹爲號。國太國老早就到了。孫權親自到館驛裏去請劉備。二人相見，孫權見劉備堂堂一表，英氣逼人，不禁有幾分畏怯。他兩個出門上馬，趙子龍躍馬橫槍，在後面保住。不多時，到了甘露寺門前下馬，趙雲插槍提劍，緊緊的隨着劉備，寸步不離。走到大雄寶殿下，劉備對國太倒身下拜。國太見他生得龍眉鳳目，美髯過胸，方面大耳，果然是個俊俏豪傑丈夫，不禁心花大放，忙呼免禮。對喬國老笑道：「這才是我的女婿呢！」這時趙雲見兩廊內藏着無數的刀斧手，便知事情不妙，忙向劉備一搗，又使了一個眼色。劉備會意，趁勢往吳國太面前一跪，哽咽着說道：「國太要殺我，就請直接殺了罷。」吳國太太驚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話呢？」劉備道：「要是不想加害劉備，兩廊下又何必埋伏着無數的刀斧手？做甚麼呢？」吳國太聽得這話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忙將孫權喊來，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居心不良！如今他既是我的女婿，當然就是我的兒女，誰叫刀斧手在兩廊下埋伏的？」嚇得孫權連忙回答道：「這事我委實一些兒不知道，請母親問呂範，他定知道的。」國太又將呂範喊來，誰知呂範又推賈華。國太又將賈華喊來，罵得狗血噴頭，忙命人推出去砍了。慌得劉備又跪下。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來求饒。國太又將賈華，臭罵了一頓，才算消氣。嚇得那廊下的刀斧手，抱頭鼠竄，走得一乾二淨。當日劉備回到館驛，孫乾向他說道：「主公在這裏簡直是和虎口一樣，如不早些結婚，必生別變。」劉備道：「我何嘗不知道呢，但是想什麼法子好早一些兒脫身呢？」孫乾道：「明天主公去哀求喬國老設法完姻，禮成之後，主公就可以和新主母一同回荊州了，到那時還有誰來阻止呢？」劉備稱是，到了第二天，見了喬國老，便請他去對國太說，早日完姻，免生意外。國老便如言去告訴國太。國太怒不可遏，忙命人將劉備的行李馬匹等搬到內宮裏，就叫劉備住進來，又命趙雲也搬進來，擇定吉日，大排會筵，舉行結婚的禮儀。樂人奏樂，僕相扶看一對新人出來，交拜天地，然後又拜國太。國太坐在上面，望見這一對佳兒佳婦，不禁將她嘴笑得和鰓魚一般的大，合不攏來，喜洋洋的向孫權說道：「我的兒，你看你的妹子幾多的福分，竟和一個帝胄英雄配偶，不怪她成日價的目空一切，東家不願意，西家不合式的揀着，原來還等着這樣的一個如意稱心的夫婿呢！」喬國老道：「雪姑姑，平日誰給她做媒，誰便要碰她個一鼻子灰，今天却一點脾氣也沒有了，伏伏貼貼的聽人作主，這不是件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六回 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婿 轉禍爲福帝子續新絃

一三二

奇事麼？他這兩句話，說得衆人哄堂大笑起來。霎時將各種儀式做過，由管家先扶新娘進房，然後又引新郎進房，同飲交盃。劉備進了房，擡頭一望，不禁嚇得退走幾步，倒抽一口冷氣。你道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新房中衆婢女個個掉槍佩劍，雄糾糾氣昂昂的侍立兩傍，宛然逢着大敵的一樣。劉備站在洞房外面，呆呆的進退兩難，暗自打算道：此番性命，一定要送掉了。他想到這裏，那額角上的汗珠，黃豆般的滾個不住。管家婆凌媽見了這種情形，她便走到劉備的跟前，低聲說道：吉時到了，請貴人進房去，同飲交盃罷。劉備好像陡然得了一個寒熱病似的，那三十六顆牙齒，在嘴裏兀的不住捉對兒廝打。停了半天，才勉強說道：洞房裏既非戰場，又何必插劍佩刀，殺氣森森的作甚麼？來管家婆不禁笑道：怪不得新郎遲疑着不敢進房，原來還是爲着這個頑意兒呢；沒事沒事，我們家公主，平素好武，所以新房中不脫兵器的。劉備忙道：今天是什麼日子，洞房裏從來沒有聽說過陳設兵器的，趕緊撤去。管家婆聽他這話，狗顛屁股的跑進房，對雪英說道：新郎看見房中陳設兵器，十分驚疑，要求公主撤去，方敢進房來呢。她微微的一笑，說道：好男兒，在沙場上廝殺半生，難道還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怕兵器壓管家婆忙道：並非是怕，實在是不知公主什麼用意，故驚疑不定。她道：好，命他們換起宮妝。說着，自己也將腰裏的寶劍除下。那些侍女連忙換粧，輕描談抹的，越顯出衆香國裏的風光來了。劉備這才進房，和她同飲交盃。魚更三弄，攬手入幃，說不盡千般慰貼，萬種溫存。良宵苦短，永晝偏長，曾幾何時，又是東方發白。他兩個起身，梳洗已畢，携手去參見國太。國太見了，當然歡喜。這時孫權萬不料竟弄假成真，又羞又氣，暗地裏派人去飛報周瑜。周瑜得報，也是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内生煙，趕緊寫一封信交給來人帶回來。孫權拆開一看，上面大略是：前計不成，弄假成真，祇得作罷；惟現在不妨就前計施行第二步軟禁的方法，盛築宮殿，藏着美女，使備耽沉聲色，不思回荊，以離諸葛關張之心；彼等心一離，則事可圖了。孫權看罷大喜，便在靜安宮之東，新建一所迷香別墅，內藏樂女百餘人，將劉備移居在內，鎮日錚琶激楚，笙管噉嘈，真個是脂天粉地，五光十色，衆美爭妍。劉備雖然是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到了此時，也就沉溺在這裏，樂不思蜀了。趙雲在外面，一無所事，成日價騎馬射獵，看看年終，心中好不着急，又不聽見劉備提起回去一字，暗道：先生臨走的時候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六回 弄假成真將軍得嬌婿 轉禍爲福帝子續新絃

一三四

候，會分付我的這三條妙計，第一條是在南徐開拆的，第二條須到年終開拆；現在主公沉迷酒色，看看要到年終了，也未會聽他提起回去的一個字，何不將第二個錦囊拆開來看呢。他便在背地裏將第二個錦囊計放開來一看，忙走進迷香別墅，對守門人說道：煩你進去通報一聲，就說趙雲要見我主，有要事面談。守門人不敢怠慢，連忙進去報與劉備。劉備忙出來向他道：什麼事，這樣的要緊？趙雲故意大驚失色的問道：主公還不曉得麼？今曹操要復赤壁的深仇，統領雄兵五十萬，直殺向荊州來了；主公成日價居在這深宮大苑裏，關於自己利害存亡的大事，還不曉得，這却如何是好？劉備聽得，好像半天裏突然起了一個焦雷一樣，忙道：你且退去，我自有道理。這正是：

溫柔鄉裏風光好，

能使英雄壯志磨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周瑜之美人計，並非不佳，奈何諸葛高明，不易瞞過，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，正所謂棋高一着，處處受挾矣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## 第一一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奪美人壯士啟爭端

話說劉備聽得趙雲這番話，嚇得心慌意亂，忙轉入後堂，只見孫夫人獨坐窗前，向鸚鵡調弄。他便往孫夫人傍邊一坐，也不說話，只是低頭垂淚。孫夫人見他垂淚，吃驚不小，忙問道：「夫主什麼事情，這樣的傷感？」劉備忙道：「我一身飄流異地，既不能侍奉雙親，又不能祭祀祖宗，眼看到年終騰盡了，想到這裏，不由的快快不樂。孫夫人聽他這話，微微的一笑道：「你不要儘在那裏瞞着我了，那裏是爲祖宗堂上而傷感的，不過是爲着荊州危急的緣故罷了。劉備聽她一口道破，吃驚不小，忙道：「你怎麼能夠知道的？」她道：「方才你和子龍在外邊講的話，全被我聽見了。劉備趁勢撲地往孫夫人面前一跪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事危急了，務要請夫人替我設法，放我回去才好。萬一荊州失了，不獨被天下恥笑，而且我向後就沒有立足的地步了，無論如何，都要望夫人體貼我才好呢。我本想一個人回去，無奈又捨不得你，所以現在處在兩難的地步。孫夫人忙道：「君家放心，我不嫁你則已，既然嫁給你，當然是你的人了，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奪美人壯士做爭端

一三六

你到那裏，我也到那裏就是了。劉備忙道：願意隨我走，當然感謝不盡，但是國太怎准你隨我同走呢？她聽說這話，柳眉一鎖，計上心來，忙道：君家不須多慮，我去用好言對國太懇求，諒無不允的道理。劉備又道：縱然國太准允，吳侯恐怕也要來爲難的。孫夫人沉吟了一會子，才向他說道：我們此番去，千萬不能彰明較著的動身，最好在元旦日，等我家哥哥宴會的時候，你假託到江邊去祭祖，我隨你一同去就是了。劉備大喜。到了元旦日的清晨，劉備暗中囑付趙雲叫他帶領五百名親兵，到城外去候着。趙雲受計去了。孫夫人進了內宮，對國太說道：夫主思念祖宗，晝夜煩惱，刻要到江邊去祭祖，請國太的示下。吳國太忙道：這是他的孝心可感；我的兒，你如今也是劉家的人了，他去祭祖，你應當也要隨他一同去才是個道理。她聽這話，正中心懷，却不卽應，便吞吞吐吐的故意說道：他去罷了，又何必要我，去作甚麼呢？國太慌的說道：我兒，這是個禮數，那能不去呢？她微笑着答應。國太又叮嚀她早一些兒回來。她唯唯的答應出來，和劉備指揮着貼身的侍女，收拾細軟。一會子，收拾停當，孫夫人上車，劉備上馬，悄悄的出城，會同趙雲向南徐趨程而去。再說孫權元旦日，大宴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百官開懷暢飲，飲得酩酊大醉，由侍者將他扶入內宮，沉沉睡去。再是衆臣探得劉備走了，天色已晚，孫權酣呼如雷，還未與醒。衆官急煞，虞翻不能再待，直入後宮，着力將孫權推醒，對他說道：主公，你可知道劉備和郡主私自逃走了麼？孫權聽說這話，將酒嚇醒了一半，揉開睡眼，忙問道：這話果然麼？虞翻道：誰敢騙君侯呢？孫權霍的起身下床，召集衆謀士，商量辦法。張昭道：事已如此，祇好着人去追回，別無他法了。孫權忙命陳武、潘璋選了五百精兵，不分晝夜，務要將劉備和孫夫人追回要緊。二將領令，飛也似的前去追趕了。虞翻忙道：二將此行，恐怕一定不能達到追回的希望。孫權聽得這話，怒氣填胸，將御案上的玉硯摔得粉碎，氣冲牛斗的說道：難道他們還敢不聽我的命令麼？虞翻道：並非是他們違令，郡主平日好觀武事，剛毅嚴正，諸將沒有一個不懼怕她的；她既肯順從劉備，必然同心而去，所去之將，若見郡主，豈敢下手的？孫權大怒，忙在身邊拔下寶劍，呼周泰、蔣欽聽令，他將寶劍交給二人，務將吾妹和劉備的頭取來，違者立斬。周泰、蔣欽得了令，那敢怠慢，旋風似的來追趕劉備了。再表劉備和孫夫人走了一天，息在路側。二更將近，猛聽得後面喊聲大起，火光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七回 出虎穴雌龍解厄 奪美人壯士啟爭端

一三八

燭天，劉備大驚，忙道：追兵到了，如何是好？趙雲忙道：主公！且請先行，後面的來兵，自有我去抵擋。他們方才走到小芹山下，一聲鼓響，一彪軍從山脚下轉了出來，火光中見丁奉、徐盛躍馬橫槍，厲聲大叫道：劉備快快下馬受縛，免得我們動手。劉備忙向趙雲說道：我們活該要送命了，你看前有攔截，後有追兵，我們便生出翅膀來，也難飛掉了。趙雲忙道：主公休慌，我臨走的時候，先生曾囑付我的第三個錦囊，須到急難時方可開折。如今已到這生死的關頭，且將錦囊拆開，自有退敵的妙法。他說着，在懷中取出錦囊，拆開和劉備一看。劉備忙不迭的趕到孫夫人的車前，翻身下馬，撲地跪下，對她哽哽咽咽的說道：敵人有幾句實話，到現在不得不說了。孫夫人忙道：夫主有什麼話，只管講罷。劉備道：我此番來得夫人和國太的垂愛，真是萬幸了；原來吳侯不肯將夫人真心嫁給我的，不過想借夫人爲香餌，釣我上鈎的；如今國太不准將婚事弄假成真，他和周瑜已經恨我入骨，你看前有攔截，後有追兵，夫人要是不肯助我出險，我便自刎了。她聽得這番話，勃然大怒，忙道：夫主且請上馬，凡事都有我來就是了。說着，叱車直出，到了丁、徐二將的面前，捲簾大喝道：你這兩個狗頭，意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欲何爲？丁奉徐盛見了她，慌忙滾鞍下馬，曲背彎腰，不敢仰視，連聲說道：郡主且請息怒，我們奉着周都督的命令，前來專候劉備的。孫夫人大怒喝道：劉將軍是大漢皇叔，我的丈夫，你們要想殺他，我就殺不得周瑜麼？我曉得了，你們這班失心瘋的賊子，莫非知道我們要回去，你們來搶劫我夫婦的財物麼？丁奉徐盛聽得這話，嚇得將腦袋縮到脖子裏，連稱不敢，忙喝開一條大道，放他們過去。才行了五六里的時候，陳武潘璋也就趕到，見了丁徐二將，忙問他們爲何將劉備等放走。丁徐備言前事。陳潘二將說道：現在吳侯有令在此，怕得誰來，我們且並在一起去追着他們回來。四將商議一會，便又合兵趕來。劉備聽後面喊聲又起，對夫人說道：追兵又至，爲之奈何呢？孫夫人道：夫主且請先行，我與子龍斷後。劉備引着十數個親兵，只向江邊趕去。不多時，四將領兵趕到。孫夫人嬌聲喝道：陳武潘璋向那裏去？四將見了她，像煞老鼠見着貓兒似的，一齊下馬，叉手侍立。陳武答道：奉吳侯的命令，特來請郡主和玄德回去。她聽說這話，不由的柳眉倒豎，杏眼睜圓，大怒說道：這分明是你們這班匹夫，有意離間我兄妹，使不睦罷了；我現在已嫁他人，今天歸去，堂堂正正的稟明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七回 出虎穴雌龍解厄 審美人壯士啟爭端

一四〇

過國太，也不是隨人私奔的，便是我的哥哥前來，也須照禮而行的；你二人意欲仗仗兵威，將我殺害了嗎？她這番話，罵得四將啞口無言，各自尋思道：一萬年他家還是兄妹，便是和她較量起來，我們到底是個將士，那裏及得來他們兄妹之間的感情厚呢；而且孫權是個大孝的人，萬一國太翻起臉來，還不是我們的不是麼？他們想到這裏，便諾諾連聲的退下去了。孫夫人才又動身而去。這裏四將垂頭喪氣的計議一會子，瞥見一彪軍旋風也似的趕到。他們定睛一望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周泰、蔣欽。他兩個見了他們，忙問道：劉備到那裏去了？四將答道：早已過去了。周泰急道：你們既然碰見了，還和他客氣什麼呢？簡直就拿下去便得了。四將同聲答道：你們風涼話却會說，就不想想郡主的厲害了。周泰忙道：什麼厲害不厲害；吳侯現在封劍在此，先殺郡主，後殺劉備，誰違令，先斬誰。他兩個說罷，不暇多計較，便領兵往江口趕來。劉備等此時已到江口，聽得喊聲又起。劉備仰天嘆道：奔走疲乏，追兵又至，亡無日矣！正在嘆息之間，蘆葦裏的小船數十隻，一字兒排開，泊近岸傍。第一隻船上立着一人，綸巾道服，手搖羽扇，大笑道：主公休慌，諸葛亮在此恭候好久了。劉備大喜，忙與孫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夫人趙雲等光後登船，揚帆離岸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聲胡哨，從上流駛來無數的戰船，帥字旗下立着周瑜，兩傍站着丁奉、徐盛、甘寧、凌統，船如箭發，直向他們的後面追來。看看追上，諸葛亮等棄船上岸。周瑜忙也領兵上岸追來。剛剛追到二黃山左右，猛聽得金鼓震天，一彪軍雁翅排開，關雲長躍馬橫刀，一聲狂笑道：「周瑜孺子，意欲何為？快將首級納下，免得某家動手。」周瑜見了，大驚失色，撥轉馬頭便走。一聲梆子響，左有魏延，右有黃忠，各領一彪軍殺出。甘寧、凌統慌忙接住。兩家混殺一場，三面夾攻，只殺得周瑜大大失敗，十死八九，引着殘兵，狼狽逃去。諸葛亮等得勝回荊，按着慢表，再表曹操自從赤壁一敗後，日夜思想復仇，無奈沒有機會可乘，也只好擱起。此刻曹操已經自封魏公，並加九錫，入朝不趨，出入羽葆，簡直和天子彷彿。他在鄴郡對着漳水建立一所銅雀臺。這臺共有五層，每層高一丈八尺，每層分五進，每進二十五個房間，每房間裏藏着一個絕色女子。這房間裏的陳設，俱是窮極珍貴，銅雀臺的兩邊，還有兩座臺：一名玉龍臺，一名金鳳臺。上面凌空用沉檀香木造成兩座橋，和銅雀臺相通。這玉龍臺裏的陳設，也是金碧交輝，十分華麗。那邊金鳳臺也和玉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奪美人壯士敢爭端

一四二

龍的陳設是一樣。列位，你們知道這銅雀臺裏面情形麼？我可說一句，十個之中有九個不知道的。這也難怪，大家都知道有這樣一座銅雀臺，造得巧奪天工的，萬不料裏面還包藏着無數的出奇過異的事情呢。曹操造這座銅雀臺，形色上却和秦始皇的阿房宮、董卓的郿塢彷彿，考其性質來，却和他們不同了：一個是專制，一個是公開。曹操何等的奸猾！他曉得一班文臣武將，很不容易收買他們的真心的。他造了這座銅雀臺，原不是爲着個人娛樂而設的。他將銅雀臺造好了的時候，就有許多文官武將，念他的歪嘴經，說他耗費民膏，縱自己的私慾。曹操何等的機警！忙命匠人又在銅雀臺兩邊造了兩座金鳳玉龍，裏面也是錦屏繡幙，每房間裏有一個絕色的麗姝，每逢朔日，他將朝中所有文官，不論大小一齊邀到玉龍臺上去筵會一天，叫那些絕代的麗姝一齊出來陪酒，誰看中誰，馬上就去了。願什麼叫做了願？原來這個名詞，本是曹操親自出的。了愿者，了償其心願也。隨便那一個，祇要有到銅雀臺的資格，便有享受溫柔鄉的權利。不過他們是有限制的：自尙書以上，每月得進玉龍臺七次；尙書以下的，每月祇能進玉龍臺兩次。金鳳臺却是一班糾糾武夫尋樂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場所。曹操深怕他們貪戀女色，破壞身體，每月不分高下的將士，祇准留宿兩宵，但是日間的歡聚，却要比文官來得多了。操賊以為日間歡聚，萬沒有携手入幃，幹那不見天的事道理，所以每月日間歡聚，倒有八次。有時曹操自己也到的，他們便眼管鼻子鼻管心，斯斯文文的，不敢亂動。操賊有時不在這裏，那麼誰也不肯文縐縐的坐在那裏吃酒談心，來不及的每人拉了一個，到房間裏去練習武功了。這中間的銅雀臺，祇有姓曹的和姓夏侯的，可以進去；任意胡行，其他的人物，不得亂越雷池一步的。這班女子，都是搶來，或是買來的，不是處子，還不要，買來的時候，先要經過醫生驗明，處女膜的確是整個的，那麼才得選進銅雀臺呢。金鳳玉龍裏面的美女，却不是這樣的認真了，管她破瓜沒有破瓜，祇要面孔生得漂亮，便有入選的資格了。銅雀臺裏面的美女，的確是來路貨，誰不是水葱管似的一個玉人兒，供給那些蠢如牛豕的東西蹂躪。在下做書做到這裏，也要替這些女子抱屈了；誰無姐妹，誰無父母，皆是迫於操賊的威勢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操賊本來有四個兒子：大兒子曹丕，二兒子曹彰，三兒子曹植，四子曹熊。成月沒有別事，專門在銅雀臺廝混着。操賊別出心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七回 出虎穴雌威能解厄 奪美人壯士敢爭端

一四四

裁，又在宮中劫出大批的宮女來，在銅雀臺上大筵羣臣，命武將比武，文官作文，比較成績，賞以宮女。這一來，爭執便開端了：先是稗將牙將，比試了一回，然後一般大將，一齊登場，見稗牙將中成績高的，便得着一個天仙似的美人兒，他們不禁垂涎三尺，一個個立馬拔心，等候令下，便奪錦標美人。一會子，有一位軍官，捧着大令，飛馬前來，大聲喊道：魏王令下，令諸位將軍比箭。這時各大將分爲兩隊，曹家和夏侯氏，俱着紅袍；外姓諸將，俱着綠袍。這一聲令下，綠袍隊裏早有一人飛馬來到核心，挽弓搭箭，搜的一聲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紅心。衆人忙仔細一看，却是李典。這時鼓聲大震，李典十分得意，按弓入隊。紅袍隊裏，此刻穿雲閃電，價的穿出一將，馬到核心，翻身一箭，也中紅心。曹操在臺上一望，却是曹休。他十分得意的對衆人笑道：這真是吾家千里駒。衆官交口稱贊。綠袍隊又耀出一將，大叫道：你二人的射法，何足爲奇，且看我來給你們分開。他說着，颼的一箭，亦中紅心，三角式插在紅心裏。衆人忙看射箭的是誰，却是文聘。曹操笑道：仲鄴的射法也妙。話由未了，紅袍隊裏，曹洪看得火起，拍馬上前，弓絃響處，一枝箭早到紅心，鼓聲大震。曹洪勒馬核心，挽弓大叫道：如此還可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以奪着錦標麼？夏侯淵一馬冲到核心，大聲喝道：此等箭法，何足爲奇，且看我來獨射紅心。他說罷，揚弓搭箭，鼓聲一息，那支箭驪的飛去，不偏不欹，正插在那四枝箭的當中，衆人一齊喝彩，鼓聲又起。夏侯淵立馬核心，十分得意。這時祿袍隊裏，張遼看得眼熱，飛馬出來，對夏侯淵說道：你這射法，也不算高，且看我的射法。他放馬在場內往來馳騁三次，霍的扭轉身軀，一箭飛去，將夏侯淵那枝箭，簇出紅心。衆人驚得呆了，齊聲喝采道：好箭法！好箭法！操賊在臺上望見，忙叫將張遼喊上臺來，賜他宮女二名，金珠十粒，蜀錦十匹。張遼謝恩退下。剛剛下了臺，許褚厲聲喊道：張文遠！你休想獨得錦標，快將那兩個美人兒，分一個與我，大家玩玩，你道好不好呢？張遼冷笑一聲，說道：今天奪錦標，原是憑本領奪來的，你有本領，何不早些出來比較？現在錦標已給我奪了，你有什麼本領要分我的錦標呢？許褚也不答話，飛身下馬，搶過來在香車裏將那個穿紅裳的宮女抱出來，馬上就走。張遼大怒，拔出寶劍，攔住去路，圓睜二目，厲聲罵道：錦標是魏王賜的，誰敢來搶，識風頭，快放下來；牙縫裏闖出半個不字來，立刻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許褚大怒，一手挾着那紅裳宮女，一手掣出佩刀，厲

# 漢宮之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無法天胞兄姦妹妹

一四六

聲罵道：張遼小賊！你可識得我的厲害麼？張遼到了此時，將那股無名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捺不下，揮劍縱馬，來鬥許褚。許褚慌忙敵住。他兩個認真大殺起來。慌得曹賊連喊住手。這正是：

二虎相爭爲一女，

且看奸賊怎調停？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曹操之罪惡，擢髮難數，試觀銅雀臺一事，便可窺得一班矣。始皇之阿房宮，其罪在一人；操賊之銅雀臺，羣衆皆與焉。以宮女爲比射之錦標，操賊洵可謂別開生面矣。

第一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無天胞兄姦妹妹

却說張遼和許褚爭執美人，正在性命相拼的時候，曹操在臺上望見，連聲喝住。他們那裏肯聽，仍劍來刀去，惡鬥不止。操賊只得親自下臺，大聲說道：誰不住手，便先將誰斬了。他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聽說這話，才一齊住手。操賊笑道：你們的器量忒也小了；孤家那裏是叫你們比試奪標的，無非是要看看衆卿的武藝的；來來來，孤家自有一個公平辦法。他說着，命衆將隨他一齊登臺，每人賜他們一個宮女，十匹蜀錦。誰知許褚腰裏挾的那個宮女，被他用力過猛，七孔流血，早已不活了。操賊重又賜他一個宮女。衆將一齊舞蹈謝恩。那一羣文官一個個又上頌詞贊章，將操賊直擡上九霄雲外。操賊大喜，也照着賞給衆將士的例子，賞給衆文官。一直到日已含山，才散了筵。一衆文官武士，每人領着一個美人，歡歡喜喜的回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操賊在愛妾玉珮的房中，還未起身，只見華歆忽忽的進得房來，對他說道：主公可知道伏皇后現在要謀害你了麼？曹操聽得，吃驚不小，忙問道：怎見得的？華歆走過來附着他的耳邊咕了兩句。曹操霍的起身說道：好！先給將在宮門口查着，他如果來，便給我搜查帶來。華歆領命而去。不多時，曹操起身進都，領着三千甲士，在宮門口候着。不多時，只見穆順面色倉皇的進來。操賊一聲令下，那班武士，虎撲羊羔的將他抓住，不費絲毫的力氣，就將伏完寫給伏皇后的密書，被他們搜出。操賊便將穆順帶到府中嚴詢了一番。可是穆順矢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能天胞兄姦妹妹

一四八

口不招。操賊無奈，只得下令將伏完一家三百餘口，一齊拿下，斬首市曹；又將伏皇后用白綾絞死，二皇子鳩殺。把個漢獻帝哭得淚竭腸枯，也沒有庇護的力量。操賊殺了伏后，隨又將他的大女兒扶入正宮。漢獻帝到了此際，真個蛟龍失水，虎落陷阱，唯唯否否，還敢說出半個不字來嗎？只好是望承顏色罷了。操賊殺了伏皇后之後，有一個多月，不到銅雀臺裏尋樂了。有一天，他被獸慾衝動，駕着輕車，只向銅雀臺而去。到了銅雀臺邊，下了車，待從扶他登樓，走到第五層第四個房間門口，那些侍從不等他令下，便各自退下去了。他正要進去，猛聽得裏面有人嘻笑着。他倒是一怔，暗想道：玉珮的房間裏，那個敢逗留嘻笑呀？正在這裏尋思的當兒，耳朵裏突然又聽着一聲嬌嬌的聲音說道：你也不用說了；我自從見了你，我的魂靈好像被你攝了去的一樣；後來我又常常聽見那個老厭物，在我面前誇贊你的才學怎樣的好，我越覺傾慕你得厲害。說到這裏，又有一副男人的喉嚨悄悄的說道：我的學問好，與你有什麼關係？難道你也識字麼？她又說道：識字雖然不多；但是我平素最拜服的就是有學問的人，只悔我命裏遭逢不好，應該碰到那個老死鬼纏着我罷了。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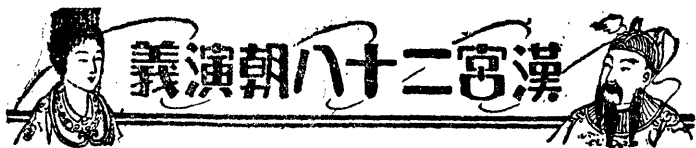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說罷，便哽哽咽咽的哭泣起來。這時又聽那個男子安慰她道：卿卿！你不用儘是煩惱，我們正在這青春的時候，料想那個老不死的，前面沒有多少路了；等他一死，這一統江山，還不是我的麼？到那時，你的正宮娘娘的位置，還愁沒有麼？操賊聽到這裏，不禁氣得手足冰冷，一脚將門踢開，只見他的三子曹植，攙着玉珮正在那裏低聲軟語的談心呢。把個操賊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直着雙目，喘吁吁的向他們說道：你們好好好，竟幹出這樣的事來。他說到這裏，用手指着曹植罵道：你這畜生，枉把你滿腹經綸，這件事就像你幹的麼？便是禽獸也幹不出來的，好不要臉的東西！我且問你：玉珮是我的什麼人？又是你的什麼人？你可要我的老命了。曹植聽他這一番話，非但不懼，反而笑嘻嘻的答道：玉珮是你老人家的玩具，是孩兒的知音，玩具當然不及知音來得契合；你老人家造這銅雀臺，本來是供給我們頑耍的，又有什麼限制呢？大凡做上人的，歡喜兒女，什麼東西皆可以賜給的，何況一個頑具呢？曹操聽他振振有詞的這一番話，只氣得他鬍子倒豎，險一些兒昏死過去，忙道：倒不是你這畜生，講得有理；我要請教你：什麼叫做五倫？曹植隨口答道：這個自然知道的，君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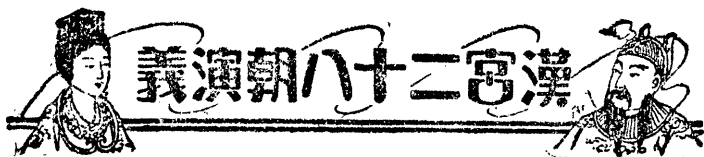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無天胞兄姦妹妹

一五〇

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。操賊冷笑一聲道：你既然知道五倫，玉珮是我寵幸的，便是你的母親，你就能和她勾搭了麼？曹植笑道：你老人家這些話，越發不通。玉珮是你老人家的愛姬，却不是我的母親，我又何妨子頂父職，替你老人家做一回全權代表呢？還有，你老人家已有我的母親伴着，現在又在納妾尋樂，正所謂不在五倫之內；孩兒和玉珮是知己的好朋友，確在五倫之內，我又有什麼不合情理之處呢？請你老人家講罷。操賊氣滿胸膛，坐在椅子上，只是發喘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曹植又笑道：你老人家現在也不用氣得發昏，章第十一了，我的行爲尙未有什麼荒謬呢，大哥四弟的頑意兒，我說出來，頓時還要將你老人家氣死了呢。操忙道：他們有什麼不是的去處，你索性說出來。曹植笑道：他們能做，我不能說，祇好請你老人家親自去看看罷。你老人家既然不肯割愛，我們爲人子的，當然不敢強求的，我下次絕對不再到這裏來了。他說着，怒冲冲的起身出去了。操賊瞪着眼望着他走了。此刻玉珮垂首流淚，沒有話講。操賊圓睜兩眼，向她釘了一會子，嘆了一口氣道：咳，這也是我生平作孽過多，才有今朝的報應了。玉珮拭淚說道：曹植無禮，三番兩次的來糾纏我，



我早就要告訴你了。操賊冷笑一聲道：罷了罷了，不要儘在我面前來做狐媚子了；你們在這裏講的話，我連一個字沒都有忘掉。玉珮聽得，便撒嬌撒痴的一頭撞在操賊的懷裏，哭道：他來強迫我，做那些禽獸的事情，我却替你掙面子，沒有答應他；不想你竟說出這樣沒良心的話來，冤枉我，我這一條狗命也不要了，省得在世上丟盡面子，給人家瞧不起。她說罷，扯起裙角，遮着粉面，就要向牆上撞去。慌得操賊一把將她抱住，說道：方才這話，你竟誤會了我的意思了；我說的並非是你不好，乃是我那犬子不知好歹，你何必多心呢？尋死尋活的作什麼來；她也不回答，伏在他的懷裏，只有哽咽的分兒，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我在你面前死了，好表明我的心跡。她說罷，又哭得梨花帶雨似的。操賊本來是滿腔醋火，恨不得將她一劍揮爲兩段，見了她嬌啼不勝的那種可憐的樣子，不由的將那股不可遏止的醋火，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，摟着她，千寶貝，萬心肝的哄了一陣子，才將珮兒的珠淚哄得止住。例位，這曹操本是個毒比豺狼的傢伙，今天見了這個頑意兒，不要說他，便是尋常人也要火併了。他爲何不動作呢？原來操賊四個兒子的當中最心愛的就是曹植，而且他是個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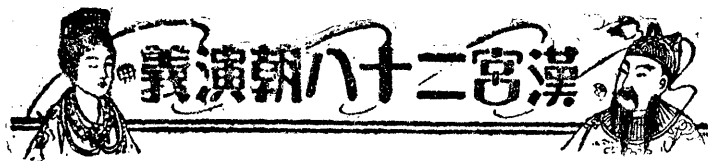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無天胞兄姦妹姪

一五二

要假面子的，老奸雄深怕吵出風聲去，給別人嗤笑；加上珮兒又是他第一個心頭上的人，物有種種的不忍發作的，原因牽制着，只好放在肚皮裏面悶氣。那曹植對操說的曹丕，曹熊有亂倫的事情，不好說出來，究竟是回什麼頑意兒呢？在下也要交待明白了。原來曹丕面子上極其忠厚，居心却和操一般無二，陰險狠毒，什麼不見人的事情，皆可以幹得出來。曹賊却當他長厚無用，其實是衣鉢真傳。操見曹植聰明玲瓏，早有將基業傳與曹植的心了。曹丕在暗中託人在操面前贊揚他的美德，曹操置之不理。曹丕和曹植在暗中競爭極烈。曹操有個妹子，名叫曹妍，比曹丕長一歲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落雁沉魚，小時候就和曹丕在一起廝混了。等到他們漸漸地成人了，還是在一起耳鬢廝磨的纏着。她在十七歲的時候，情竇初開，急切想一個人來給她試驗一次性的工作，無奈府中規則森嚴，除却家裏骨肉至親，外面的三尺小童，也不能亂入中堂一步的，所以沒有機會出來和人勾搭呢。她鎮日價沒有別事，看着稗史小說度生活，看到情濃的去處，那一顆芳心，不禁突突的跳躍起來，滿面發燒，十分難受。有一天，她又在看稗史了。曹丕笑嘻嘻的走進來，手裏拿着



一朵玫瑰花兒，向她笑道：姑姑！我給你插到髮上去。她見曹丕那種天真活潑的樣兒，不禁起了一種罪孽的思想，情不自禁的玉手一伸，拉着曹丕的手兒，笑道：好孩子，你替我簪上了。曹丕不使往她身邊一坐，慢條斯理的替她把花簪上了，笑道：好啊！姑姑簪上了花，越發美麗了。她聽說這話，不禁將臉兒一紅，微微的一笑，星眸向他一飄，說道：小捉狹鬼，你竟和我來沒大沒小的了。曹丕聽她這話，不禁一怔，忙道：姑姑！我原是一句老實話，不想你竟認真了；既是這樣，我們就此分手罷，你下次只當我死了的，不要兀的來惹我了。她忙用手堵着他的嘴，笑道：你這孩子，真是直性兒，一句頑話都不能聽出來，馬上就暴起滿頭青筋來，賭咒發誓的，何苦來呢？曹丕道：你自己認真，還說我不好，這不是冤枉人麼？她伸手過來將他往懷中一抱，低聲說道：好孩子，我最歡喜你的。曹丕笑道：姑姑！你歡喜我，我也歡喜你的。她附着他的耳朵，不知道說些什麼。只見曹丕滿面緋紅，只是搖頭道：那可不成功，被爹爹曉得了，真要打殺了呢。她急道：傻瓜，這事是秘密的，怎能給人知道呢？曹丕道：便是人不知道，你是我的姑姑，怎好幹那個事呢？她忙低聲道：呆種，不要扯你娘的騷，你不看見你的爺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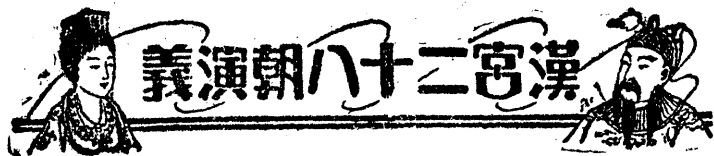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無天胞兄姦妹妹

一五四

你的姑祖母常常在一床上睡覺麼？曹丕聽說這話，很高興的問道：「這事作興麼？她掩口笑道：『獸瓜，真是纏不清，要是不作興，他們還在那裏幹嗎？』曹丕道：『那麼，我們就來做一回看。他說罷，跳下床來，擦的一聲將門閉起。在下那時也被關在外面，裏面事兒却不知道了。停了好久，呀的一聲房門開了，只見曹丕春風滿面的向曹妍說道：『姑姑，這個頑意兒的，確有趣，我們沒有事的時候，不妨多弄幾回頑頑。她一面理着雲鬢，一面悄悄的笑道：『冤家，這事兒豈能常幹的，萬一走漏風聲，你我都休想性命了。』曹丕聽說這話，將舌頭伸了一伸，笑道：『這事難道不能給別人知道麼？』她忙說道：『放你娘的屁，這事能給人知道的嗎？』世間最難爲情的就是這事。他說道：『我曉得了，我總不去告訴人就是了。』她笑道：『你早點去罷，你娘等得心急了。』曹丕點頭走了。從此以後，他們倆明修棧道，暗度陳倉，已非一次了。有一天，曹植背着手，從中堂裏走向後邊而來，轉了幾處游廊，進了一座花園。這時正當五月裏的時候，驕陽似火，百合亭幾棵石榴，已到怒放的當兒了，噴火蒸霞的十分燦爛。他走到一塊青石的傍邊，探身坐下，默默的尋他的詩料。猛聽得假山石背後有一種呻吟的聲音。他吃驚不小，忙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站起來躡足潛踪的溜過來一望，不禁倒退數步。你道是什麼緣故？原來是曹熊按着一個女子，在草地上幹着。那女子的面孔用一塊手帕遮着，看不清楚是誰。他們聽見人聲，慌的從地上爬起來。曹植再定睛一看，那女子不是別人，却是妹子曹綺。他不禁連連頓足道：該死該死，誰教你們在這裏幹這件不知好歹的事呢？曹熊羞得滿面通紅，飛也似的奔了。只落得曹綺一個人坐在地下，羞得將粉臉低到胸口，一聲不做。曹植嘆了一口氣道：家門不幸，就要出這些不倫不類的畜生了。曹綺坐在草地上，哽咽着答道：你也不用怪我了，這事原不是我要做的，都有人教我們的。曹植忙問道：誰叫你們的？她道：我們昨天到大哥那裏去頑耍，看見他和姑姑也幹這個事兒。他們倆教我們倆也做這個事，我倒不肯，四哥定將我拖來幹的。曹植聽得這話，大吃一惊，仰面搖頭，半晌無語。曹綺站起來，也自去了。曹植暗想道：這可該死了，料不到他們竟也幹出這種禽獸行爲來了。他思量了一會，暗道：他本來和我不睦，我又何必去挖苦他；萬一他惱羞變怒不承認，反而在無形中又結了一層惡感麼？罷罷罷，只掃自家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隨他們去幹什麼罷。曹植打定了主義，抱着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無天胞兄姦妹妹

一五六

不多事的宗旨，所以他們日夜尋歡，也沒有一個人去干涉一下子。曹熊和曹綺也是打得火熱的分折不開。曹熊才十六歲，因為晝夜宣淫，不上兩月，瘦得和人柴彷彿。此刻曹操三天有兩天在銅雀臺裏追歡取樂，他們得着空子，還不儘開心麼。曹植和珮兒這段艷史，由於曹丕常常到銅雀臺去獵色。他有一天，爲着一件事情，到珮兒這裏來尋他的父親，可巧曹操又不在這裏，他兩個一見傾心，良緣早種。珮兒趁勢用話將他兜住，談了一會。由此以後，愛情日增一日，竟發生肉體上的愛情了。閑文少講，再表操這一氣非同小可，頓時吐了幾口鮮血，便一病奄奄的睡倒了；再加上平素常發的頭風，也來趁火打劫了。他的病勢，日見沉重，百藥罔效，不上三四個月，一命嗚呼了；臨死的時候，囑付諸大臣，扶曹丕承他的基業。這班文官武將，當然照他的遺囑上做去，將曹丕立爲魏王，不上一年，即實行篡位，廢漢獻帝爲山陽公。此刻劉備已經定鼎西蜀，爲漢中王。諸葛亮等聽說曹丕實行篡位，便勸漢中王，早即帝位，以定民心。漢中王始尙游疑，後來經衆大臣上疏請受禪，不得已登壇受禪，昭告天地，是爲昭烈帝。曹丕聽說漢中王即位，便欲起兵爲難。司馬懿上疏諫止。此刻魏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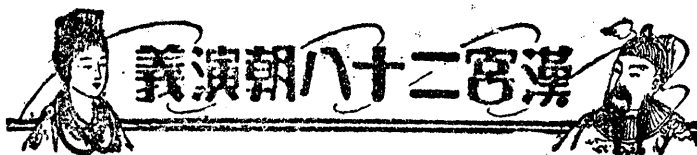
王唯一拜服的就是司馬懿。由主簿一躍而爲軍馬總督。這司馬懿老謀深算，居心叵測，生平最怕的就是諸葛亮。除却孔明的妙算，的確沒有第二個是他的對手了。曹丕接了帝位之後，將髮妻甄氏冊爲正宮，瞞着衆人，又將曹芳立爲貴人，藏在內宮，朝朝取樂，夜夜尋歡，好在外邊一切的軍事政治，全仗司馬懿曹洪等一班走狗維持。他日居深宮，宣淫縱樂，無所事事。光陰如流水般的快，略眨眨眼七八年飛也似的過去了。在這七八年之內，不過是我爭你打，紛紛逐鹿，也未見什麼消長，也沒有什麼香艷的事實可錄。惟有昭烈帝卽位三年，卽行崩駕了，臨死的時候，託孤與諸葛亮，輔太子禪繼位，封諸葛亮爲武鄉侯，領益州牧。凡有一切的政治，皆委之與他。太子禪天性敦厚，遠不及昭烈帝雄才大略。幸有孔明等忠心輔佐，終年南征北伐，辛苦備嘗，南征交趾，功勳不亞於馬援，六出祈山，均未能如願。這差不多是天命不可挽回罷了。但是諸葛亮雄心未灰，不以不得志而氣餒，仍舊繼續征伐。他的忠勇，可在出師表上見得了。這正是：

一自功蓋三分國，

江上猶存八陣圖。

第一一八回 不倫不類阿姪戀姑姑 無法無天胞兄姦姊妹





第二一九回 禁內鬧瘟神佞臣得計 韓邊來俠女淫婦伏誅

一五八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本回着力描寫操賊家庭之醜史，宛如分水犀尖，鋒利無匹。操賊固淫，有子更淫，亂倫事實，足當跨灶二字。

## 第二一九回

禁內鬧瘟神佞臣得計

韓邊來俠女淫婦伏誅

却說諸葛亮受先主的遺囑，鞠躬盡瘁，夙夜辛勤，南征北伐，十二年如一日，奔走沙場，矢志無二。漢祚將衰，任他有通天的本領，也不能吞吳併魏了。甲寅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他老人家與世長辭了。臨終的時候，後主禪在榻前雙囑，他囑後主宜重用蔣琬、費禕、姜維等。後主泣不成聲，宛喪考妣一樣，以丞相儀節葬之。諸葛亮死後，後主遂重用蔣琬，起爲尚書令，總統國事。這時魏國的曹丕，早已到鬼門關去篡閣王的位了。此刻繼立的是曹叡，比較曹丕還要貪暴不仁，惟對於司馬懿，則不敢輕視。司馬懿此刻已由兵馬總督昇到太傅了，出入宮庭，毫無顧忌。曹丕所幸的郭貴人，年紀在二十五六，不慣獨宿，屢次想私奔他去，無奈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宮禁森嚴，不能讓他逃走。司馬懿有兩個兒子：大兒子師，二兒子昭；俱是狠視應顧的傢伙，倚仗他父親的勢力，出入宮闈，無人敢阻止一下子。這時朝堂上的氣象，宛然是操賊對獻帝的那種樣兒出來了，諸凡百事，沒有曹家說的一句話了。司馬師每日到宮闈裏尋察一回，一則是監視曹家的行動。再則是獵色尋歡。有一天，從九福宮前走過，剛到五雲軒的左邊，忽聽得裏面有嘆息的聲音。司馬師不由的立定脚步，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子，好像是女子在裏面哭泣的樣子。他便輕手輕脚的走進五雲軒，進了房間；只見一個女子面孔朝着牆壁，似乎在那裏哭泣的樣子，再看她的身上裝束，却是個貴人的打扮；只聽她唉聲歎道：你死了，倒也罷了，但是撇下了我，年紀未過三十，叫我怎生度法？過一天比過一年，還要難過；咳！我真苦命！司馬師溜到她的身邊，一把將她摟到懷中，嗟嘆一聲，親了一個嘴，說道：我的兒！你不要怨天怨地的，有我呢。她回頭一望，不禁嚇得一大跳，只見司馬師那一副黑煞神似的面孔，險一些將魂靈嚇得離竅，忙要聲張。司馬師忙將寶劍拔出來，在她的臉上一幌，說道：你不要命，要命趕緊給我不要聲張。她嚇得手顫足搖，忙央告道：瘟神爺爺，我

第一一九回 禁山鬧瘟神 佞臣得計 幃邊來俛女淫婦伏誅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二二九回 禁內鬧瘟神佞臣得計 韓邊來俠女淫婦伏誅

一六〇

又沒有什麼去處得罪你老人家，望你老人家饒恕我罷。列位，這瘟神兩個字，來得突兀麼？原來有一種原因。司馬師常常昏夜進宮，強姦宮女，那班太盜，誰聲張，誰先送命，所以他們見司馬師來，誰也不敢去撒一個屁。而且司馬師還諄諄的囑咐他們，不要聲揚，誰敢露一句風聲，明裏不殺，暗裏也差人來將他殺了，所以他們一個個守口如瓶，斷沒有一個人敢去討死的。他進宮了，見了中意的宮女，便硬行個三七二十一，並且自稱爲瘟神下界的。他那一張面孔的，確和寺裏的瘟神一樣。那班宮女可憐給他姦宿了，還不敢告訴人。起首一兩個宮女，後來漸漸的普遍了，大家不免互相駭告。有兩個神經過敏的，還說瘟神菩薩看中你們，將來一定要娶你們去做瘟神娘娘了。嚇得那班宮女，提心吊膽，一到晚上，忙不迭的就躲避起來了。曹叡到了晚上，每每的使喚宮女，連鬼影子也喊不到一個，不免要生氣，便將禁宮的太監喊去，問他是什麼緣故。太監還敢說是司馬師作怪的麼？只好說是瘟神菩薩在宮中顯聖的一番話來搪塞。最可笑的，曹叡聽說這話，忙去請了多少大法師，大喇嘛，來驅瘟逐疫，烏亂了一個多月。司馬師因爲那些道士和尚在宮裏鬧着，不好進去獵色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好生焦燥。又等了幾天，那些和尚道士仍然是不肯走，他可急了，暗中派人和內外的太監說通，自己臉上用紅黑白三色塗起來，赤膊光頭，下身着了一條紅氍毹，手執四竅八環牛耳潑風刀，怪叫如雷，衝進宮去。那班道士和尚正在舞陽正殿上香花頂禮，在那裏做模作樣的。猛的跳進一個猛惡猙獰的怪物，嚇得那班大法師，大和尚，跌跌爬爬，爭先恐後的逃命去了。早有人飛來似的去報知曹叅了。把個曹叅嚇得鑽到床肚裏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子。到了第二天，那班和尚道士散得無踪無形，再也不敢來了。曹叅無可奈何，只得在富德宮右面，特地起造一所瘟神祠，每日親自焚香頂禮，滿望瘟神爺爺給他這一敬，就不來光顧的呢。誰知還是外甥打燈籠，照舊不是某宮女失蹤，便是某宮女懷孕。鬧得滿城風雨，人人皆知，皇宮裏面出了么魔了。曹叅被他鬧得沒法，只得召集羣臣，商量辦法。一班武將，誰也不信，便想出一個輪流值夜的方法來去保守宮門。說也奇怪，自從這一來，瘟神菩薩竟不來了。曹叅大喜。但是諸將積久厭生，不像從前那樣的徹夜不眠了，有時到的，還有時不到的，便馬馬虎虎的不認真了。加之司馬師又和他們說明了，他們更不認真了。過了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九回 禁內鬧瘟神佞臣得計 韓邊來使女淫婦伏誅

一六二

年多，宮裏仍舊又鬧鬼了，不過有時來，有時去，不像從前那樣了。曹叡見瘟神爺爺祇和宮女們結緣，未曾看中皇后，還算幸事，於是只好由他去罷。閑話少說，再說郭氏見了司馬師，只當他是瘟神來光顧的呢，嚇得三魂落地，七魄升天，沒口的央求道：瘟神爺爺，請你老人家放了我罷，我明天豬頭三牲香花供奉你老人家。司馬師將她面孔捧着細細的一看，覺得十分嫵媚動人，雖然徐娘半老，豐韻猶覺存在，眼角眉梢，露出許多騷氣來。司馬師看得眼花撩亂，就地將她抱起，按到床上，去幹了一回。她只道這位瘟神菩薩殺伐的怎樣厲害呢，原來和平常人沒有什麼分別，反而覺得比較他人來得着實一些。郭氏這時又羞又喜，在枕邊覷顏問道：你既是菩薩，這些事兒，還能做麼，不怕穢了你的道行麼？司馬師不禁噙的一聲，笑道：你知道我是瘟神麼？實對你講罷，我是大將軍司馬師，我羨慕你娘娘的姿色，不是一日了；從前那些頑意兒，皆是我幹的；今天蒙娘娘准了我，我才敢告訴你的；如果娘娘不棄，我天天前來侍候如何？她聽這番話，又驚又喜的說道：果真你是司馬師麼？他道：誰敢在娘娘面前撒謊呢？她笑嘻嘻的說道：你也忒刁鑽了，誰也想不出這些換日偷天的妙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法來啊！我且問你：你進出宮門，難道太監們一個都不知道嗎？司馬師笑道：便是曉得，誰又敢來和我爲難呢？她道：太監爲何不到魏王那裏報告呢？司馬師說道：這更不要提了；不是我說一句海話，現在朝中除却我家父子，更有何人替曹家出力呢？他們便是到萬歲那裏去報告！萬歲還能怎樣我麼？郭氏道：既是這樣，你不妨常常來替我解解悶兒。司馬師道：好極了！娘娘不負我，我還敢辜負娘娘麼？他倆談了多時，司馬師才告辭走了。從此黑來暗去，從無一日間斷的。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爲；滿則招損，快心事過，必不討好。司馬師生平祇有兩怕：一怕他的父親司馬懿，第二便怕他的老婆東方氏。這東方大娘生得雖然十分醜陋，兩臂有千斤氣力，生性又慣拈酸。司馬師聽見她那副劈毛竹的喉嚨，馬上就得渾身發軟了。東方大娘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她的公公司馬懿。司馬懿不在家裏，那麼便是她的天下了。司馬師和婢女說一句話，那個婢女一定給她打得半死的。司馬師平日不得出門一步；如有要事，必須要在她的面前通過一聲，得她的准許，方可動身呢；否則不能擅自出門的。司馬師受到這種無窮的拘束痛苦，十分怨恨。大凡物極必反，他忽然想出一個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一九回 禁內鬧瘟神佞臣得計 韓邊來俠女淫婦伏誅

一六四

法子，暗中託人在曹叡面前保他爲五城軍馬司一職。曹叡准如所請。他得了這個頭銜，便借着閱操巡察捉盜等等的名目，哄騙他的夫人，其實是到娼家去閱操，宮中去巡察的；起首還小試其端，隔了三天五日，在外面住宿一次；後來得着溫柔鄉的風味，膽量漸漸的大了，隔了一天，便要到外面去打一次野食。東方大娘雖然強悍，但是對於正直的事情，却也不去反對。她見夫主這樣的爲國辛勤，斷不和他爲難，反而比從前待他好。司馬師見她無疑，當然是自安自慰。什麼事都有癮的，煙酒嫖賭，差不多全有癮的，癮當然越來越大的。司馬師在外面的野食吃得上癮了，每天不出去，好像屁股上生着釘瘡一般，在家裏一刻時候也不能停留，至多日間在家裏敷衍敷衍。那位夜叉夫人，到了西山日落，燈光一放的時候，他便動身了；加之現在和郭氏打得火熱的，一天不去，就如過了一年。有時外面狂風暴雨的昏夜，他照例是要去的。東方大娘見丈夫這樣的爲國宣勞，屢次勸他休養休養。他都是正顏厲色的向她說：你那這些婦女之流，那裏知道忠孝兩字；爲臣的吃了皇家的俸祿，身子就賣給皇家了，雖然是粉身碎尸，也在不辭之例呢。東方大娘聽他振振有詞的這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篇神聖不可侵犯的大道理，當然是無言可答了。有一天，二更的時候，司馬師在房中對東方大娘說道：夫人！我要到玄武門去巡察了。東方大娘道：你連日操勞，面上瘦消得多了，今天就在家裏休養一宿罷。他正色說道：這巡察一職，豈可輕忽的？萬一有了變動，其罪不是在我一個人身上麼？東方大娘道：現今四處昇平，你也忒過慮了。他道：你那這些婦人家，知道些什麼？朝朝防火，夜夜防賊，寧可防患於未來，不教臨時措手不及。他說着，挺腰凸肚的出門去了。停了一會，守門的走進來報道：玄武門的值日軍官伍秋方，要見大人。東方大娘聽說這話，將三角棱的眼睛一翻，放開雄鴨嗓子喝道：放你媽的屁！大人早就去了，難道你的兩只狗眼生到腦袋後面去了不成！嚇得那個守門的一疊連聲的，回答道：小人看見的，小人看見大人出去的。她哼了一聲，又說道：什麼小人大人！你既看見，爲什麼不去回他？那個守門的忙道：小人方才對他說過了，他說大人有三天沒有去了。她聽說這話，轉黃眼珠一翻道：哦！有三天沒有去了嗎？守門的道：他說的三天沒有去了。東方大娘將一張豬肝臉往下一沉，說道：快給我將那個軍兵帶進來，我有話問他。守門的答應一聲，飛也似的出





# 漢宮八朝演義

第一九回 禁內鬧瘟神後臣得計 韓邊來俠女淫婦伏誅

一六六

去了。不多會，走進一個全身披掛的軍官來，走到她的前面，行了一個禮，嘴裏說：伍秋方參見夫人。她道：姓伍的！你今天到我們這裏來幹什麼的？伍秋方道：請大人去巡察的。她冷冷的說道：大人沒有去麼？伍秋方老實答道：大人三天沒有去過了；今天因爲五城的夜防軍，在大操場會操，所以要請大人去檢閱。她道：我知道了，大人此刻沒有工夫去，就請你帶檢一下子罷。伍秋方道：謝夫人。他說着，忽忽的告辭走了。東方大娘此刻，心頭倒翻了五味瓶，說不出是甜是鹹，是辣是酸，將那一嘴黃金的牙齒，咬得咯吱咯吱的作響，停了半天，又將那雙橫量三寸的金蓮，在地板上蹣跚一蹬，罵道：好賊獍子，竟敢在老娘面前來搗鬼了，怪不得成日成夜的不肯在家裏，原來還是這個頑意兒呢！好好好，管教你認得老娘的手段就是了。她自言自語的一會子，忽然喊道：鸚兒在那裏？話還未了，從後面轉出一個面如鍋底，首似飛蓬的女郎來，渾身上下純黑色的裹紮，背插單刀，大踏步走到她的面前，躬身問道：主母喚我，有什麼差遣？東方大娘道：你替我去探一探你的主人的跡踪，現在什麼地方，快快回來報我，要緊！鸚兒答應一聲，一個箭步，縱到庭心，身子一晃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原來這



鷓兒，是東方大娘在雁棲河口收着的，教她武藝。這鷓兒十分矯健靈慧，未到三年，竟能飛檐走壁，來去無踪了。東方大娘本來是銅馬頭領東方大年的玄孫女兒，累世在陝潼一帶打家劫舍。司馬懿派兵和他們打仗幾次，無奈這班銅馬的遺種，十分強悍，竟不能一時克復。司馬懿爲息事寧人起見，願與銅馬首領東方雄連姻。東方雄見司馬懿這樣的聲勢，當然是很願意的，便將女兒嫁給司馬師了。過門之後，東方雄也就改邪歸正了，統率一班亡命，追隨司馬懿，爲官家效力了。閔文休提，再說鷓兒上得屋頂，自己一沉吟，暗道：這京城裏的地方很大的，漫漫的教我到那裏去找呢？如今不到別處，且先到皇宮中去刺探一下子再說罷。她打定主意，施展一種陸地飛騰法，身輕似燕，直向皇宮而來。不多一會，到了前禁宮的天溝裏，她驚行鸞伏的在屋上察聽消息。猛聽得下面有兩個太監，在廊下談話，她直着耳朵，悄悄的聽他們說些什麼。此刻有個太監嘆了一口氣道：凌公公！你看現在這禁宮裏還有一些規模嗎？司馬師出入無阻，要姦宿誰，便姦宿誰，眼睛裏那裏還有主上呢。那年的聽得這話，很驚怕，連連向他搖手道：低聲低聲！方才他剛剛進去，不要給他聽見，連我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九回 禁內鬧瘋神佞臣得計 韓邊來俠女淫婦伏誅

一六八

都送掉了性命呢。那一個將腦代往腔子裏一宿，舌頭伸了兩伸，悄悄的道：好險好險，他是幾時來的呢？那個年老的道：萬歲的晚膳，還沒有用，他就到了。那個道：他現在又看中誰了？那個年老的道：哪不是和郭夫人勾搭上手了麼？你看他那一天不來，真要算風雨無阻了。鵝兒在屋上聽得清清楚楚，更不再留，掉轉身子，好像秋風飄落葉似的；不多時，到了府中，將方才聽見的話，一句不瞞的，完全告訴於東方大娘。把個東方大娘氣得哇呀直嚷了一陣子，將黃牙錯得格格格的發響，霍的站了起來，在兵器架上取下扑刀，向鵝兒一招手，一同上屋。不一刻，到了皇宮的屋上，她們兩個尋察了半天，只見這皇宮裏面樓臺疊疊，殿角重重，不知道司馬師藏在什麼地方，東方大娘向鵝兒悄悄的說道：你看這裏這樣大的地方，到那裏去尋他們呢？鵝兒笑道：哪要知虎去處，先問探樵人。東方大娘點頭會意，不暇答話，一個鵝子翻身，從屋上直竄下來，立在空中，心裏四下裏一打量，猛見東面有一間小房子，有燈光從門縫中透出。東方大娘躡足潛踪的走近來，從門隙中往裏一瞧，只見兩個椒房值夜的太監，面對面在那裏一遞一口的飲酒嚼肉。東方大娘用刀在門上一搯，誰知



# 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裏面沒有下鍵，豁的開了。那兩個值夜的，見了東方大娘那種夜叉的面孔，早嚇得矮了半截，正待聲張。東方大娘不待他們開口，霍的從背上取下扑刀，在他兩個的臉上一幌，低聲說道：動一動，馬上就請你們到外婆家去。他兩個嚇的撲地跪下，央告道：奶奶饒命！東方大娘用手一指道：我且問你，可知道司馬師和郭氏住在那一個宮裏？他兩個齊聲答道：就在這椒房的後面，輔德宮的上房那裏。東方大娘聽得走過來，將他兩個兩手倒剪，嘴裏塞上一塊棉花，做作停常，便和鷄兒直向後面而來。這正是：

無名醋火三千丈，

可憐雌威莫敢攔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操賊對漢家種種行爲，令人髮指。初不料三十年後，復有司馬師，行操賊之故智，正所謂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孰謂蒼蒼無報應哉！

## 第二二〇回 漢祚告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束全書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二〇回 漢祚告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束全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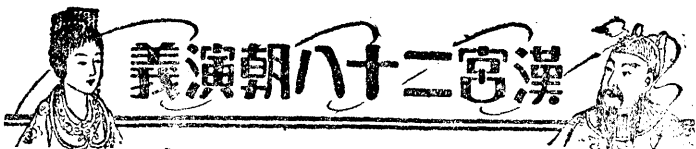
一七〇

却說東方大娘和鵝兒從左邊甬道直向後面而來，轉過聽雨臺，便到輔德宮了。她兩個潛身進去，裏面空洞洞的，聞無人聲。東方大娘好生疑惑，悄悄的向鵝兒說道：「我們上了那兩個牛子的當了，你看這裏一些兒人聲也沒有，他們一定是不在這裏了。」鵝兒搖頭道：「未必；這裏是明間，他們倆或許是在上房裏，也未可知。」東方大娘半信半疑，和鵝兒走進上房，只見裏面燈光未熄，簾幙沉沉，帳子裏有鼻息的聲音。東方大娘一個箭步，縱到床前，用刀將帳子一挑，只見司馬師和郭氏並頭交頸的正在好夢方酣的時候。東方大娘只氣得渾身發抖，翻起三角棧的眼睛，一聲怪叫道：「我的兒！你巡察得好啊！她這一聲怪叫，將他兩個從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，把個司馬師嚇得三魂落地，七魄昇天，渾身好像得着寒熱病似的，零零碎碎的動個不住。東方大娘露出一嘴的黃牙，一聲猶笑道：「好極了，巡察到貴人的牀上來了。」司馬師那裏還敢答話，披起衣裳，便想動身。東方大娘的三角棧眼睛一睜，冷冷的道：「到那裏去？」司馬師嚇得趕緊將腦袋往腔子裏一縮，動也不敢動一下。東方大娘向鵝兒罵道：「你這獸貨，站在那裏發你娘的什麼呆，還不過來幫助我動手，等待何時？」鵝兒

# 漢宮十二朝演義



慌忙過來，一把將郭貴人從被窩裏拖了出來，赤條條的一絲不掛。東方大娘指着她罵道：我把你這個不要臉的賤貨！司馬師他是個怎樣的一個人，你也不去打聽打聽，就和他勾搭了，枉把你做了一位皇皇堂堂的先帝的愛妃；這些偷漢子的勾當，就像你做的嗎？好賤貨，我殺了你，看你有什麼臉面去見泉下的曹丕。罵得郭氏低首無言，閉目等死。東方大娘又指着司馬師罵道：天殺的，今天還有什麼花樣在老娘面前擺了？快一些兒擺出來罷，怪不得成家借着閱操巡察的調兒來哄騙我呀，原來還有這一回事呢；好不要面孔的東西，你的祖宗差不多也未會積德，才生下你這個亂倫滅理的畜生來的，我且和你去見萬歲去。嚇得司馬師磕頭如搗蒜的央告道：夫人不看今日的面，還要想想當年的恩愛；好夫好妻的，都要原諒我一些才好；便是我做錯了事，今天你想我初犯，下次改過自新就是了；如果下次我再犯這些毛病，隨打隨罰如何？東方大娘聽他這番話，越發火上加油，兜頭一口道：呸！休放娘你的屁，這些話我不知道聽見過幾次了；當初鹹的辣的，死貓死狗，亂去勾搭，我倒不大去和你計較，深怕人家曉得了，損失你的威名；誰想你這不知高下的雜種，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二〇回 漢祚告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束全書

一七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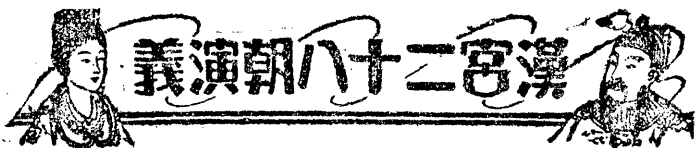
給你搽粉，你不知道白，越來膽越大，竟和主子爺的愛妃勾搭了；你不怕天下萬人唾罵，也要留兩個指頭給你的老子遮遮臉才是；今天任你說出血來，我只當蘇木水，非要和你去見萬歲不可。司馬師那裏肯去，只管于夫人，萬賢妻的，在地上討饒不止。東方大娘罵得心頭火起，拔出扑刀，霍的在郭氏的粉頸上一橫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一顆頭骨碌碌滾向牀肚裏去了，鮮血直噴，霎時將一頂白羅的帳子，染成脂胭的顏色。司馬師嚇得魂不附體，俯伏在地上，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子。東方大娘拿着血刀，向他一指道：如今你好去和她尋樂了。話猶未了，只聽得宮門外人聲嘈雜，霎時間一對一對的官燈由宮女們捧着擁了進來。曹叡和一羣守宮的武士，陸續趕到。大家擁進房，見了這種情形，一個個張口結舌，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東方大娘走到曹叡的面前，正想說話。不料有個侍衛太不識相，他攔住喝道：那裏來的野婦人，聖駕在此，休得亂闖！東方大娘將金黃色的眼珠一轉，罵道：放你娘的狗屁，老娘認不得什麼聖駕神駕，她說着，劈面一掌，將那個侍衛打出三丈以外。餘下的侍衛，嚇得好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沒有一個敢再來討沒趣。東方大娘振振有詞的將方才一番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情形說了一個暢快，迫着曹叡定司馬師的罪。曹叡此刻才如夢初醒，不覺又羞又氣，又惱又怕；要是不定司馬師的罪，眼見東方大娘殺神也似的站在旁邊，萬一定了罪，又怕司馬懿回來翻臉，倒弄得無話可說；怔怔的半天，才說道：夫人且請回府，孤家自有處分。東方大娘很爽快的說道：好極好極。她回頭向司馬師說道：我和你做了八年的夫妻一場，我想起來，在你家總算沒有什麼失德之處；不想你這個怙惡不悛的東西，三番兩次，兀的不肯改掉你那畜生的行爲，我和我的緣分滿了，我如今要走了，我却要交代你兩句話：我走後，你若改過，我還可以重來；如若不改前非，我不獨不來，你還要當心你那顆腦袋。她說罷，長嘯一聲，帶着鷄兒，身子一幌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曹叡一腔子的惱怒，無處發洩，惡狠狠的釘了司馬師一眼，悶悶的回宮去了。司馬師從地上爬起來，一溜煙回府去了。曹叡經這番驚恐羞憤，不禁病了；不上兩月，一命嗚呼。司馬懿回都，與衆大臣立太子芳爲魏主。從此司馬的勢力，更進一層；加之曹家的樑柱，像曹仁、曹洪、曹休等，先後死亡，他們越發肆無忌憚了。司馬懿、司馬師在丙子十四年至十九年，相繼而亡。司馬昭愈覺無法無天，出入羽葆，自加封

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二〇回 漢祚告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束全書

一七四

爲相國，並加九錫。此刻稚子曹芳已被廢爲齊王，遷居河內，立曹髦爲魏主了。不上數年，曹髦見司馬昭威權日重，自己沒有一些權柄，心中十分怨恨，對內侍臣每每談到司馬昭，即切齒咬牙，宛然有殺昭的念頭。不想一般內侍臣，爲趨奉司馬昭起見，暗地裏報與司馬昭。司馬昭聽得，勃然大怒，與成濟賈充等一班佞臣，生生將曹髦刺死在南闕下，又立燕王曹宇的兒子曹奐爲魏主。炎興元年，司馬昭大舉犯關，遣鄧艾率大兵三萬，自狄道甘松集中，以拒姜維。諸葛瞻率兵三萬，自祈山趣武街橋頭，斷姜維的歸路。鍾會領兵十萬，分斜谷略谷子午谷三路，進窺漢中，勢如破竹。不到兩月，各路的賊兵，已由陰平近逼成都。雖有姜維張翼輩，死力抵禦，無奈人衆我寡，連連失敗。諸葛瞻在綿竹戰死。此刻劉後主在都中一些兒風聲也沒有，鎮日價飲酒調琴，晝寢夜興，度他的夢中生活。讀者聽我這話，不要罵我胡謔麼？原來有個原因。後主的駕前文武，尙稱齊整，論兵力，論地勢，賊兵皆沒有入寇成功的可能，其誤在諸葛瞻。若在陰平扼險拒守，縱使賊兵衆夥，不會發生效力的。陰平一錯，遂將漢室江山，斷送與他人了。再誤在黃皓：這黃皓本是個禍國殃民的賊子，後主偏偏要契



# 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重他，言聽計從。此刻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的時候，各處告急的本章，如同雪片相似，皆被黃皓收起，不教後主知道一些兒風聲，等到賊兵將都城困得水淺不通，後主才如夢初醒，忙召羣臣商議退敵的計劃。黃皓進言道：魏兵勢大，料想我們不能抵禦了，不如開城投降爲妙。話猶未了，瞥見文班中走出一人，手執牙笏，指着黃皓罵道：你這老賊，師婆的神言，今天如何不驗？漢室的江山，斷送在你這老賊的一人手裏了，你此刻還要落井下石，勸我主投降他人，你難道沒有心肝麼？就是投降魏主，未必就讓你一個人去偷生了；好好賊！我與你將性命拼了罷。那人說罷，舉起牙笏，向黃皓劈面擲來。黃皓趕緊躲避，不料黃皓却沒有擲到，後主額上倒着了一下子。後主大怒，忙命拿下兩邊的武士，不由分說，將中大夫楊冲從御座前抓了就走。後主連聲喊道：欺君罔上的賊子，給我推出去斫了！不多時，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捧了進來。後主才算息怒。羣臣有的主張投吳，有的主張降魏，意見紛岐，莫衷誰是。譙周越班奏道：自古沒有寄居他國做皇帝的道理；而且孫亮器小，不能容物，與其受間接之辱，不若受直接之辱；現在奉璽乞降，或者不失封侯之位呢。後主還未答話，從屏風後面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二〇回 漢祚告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束全書

一七六

轉出一人，厲聲罵道：「譙周匹夫，漢家那裏薄待於你？你竟勸萬歲乞降於國賊，腐儒偷生畏死，豈可妄議社稷大事？自古安有降敵的道理？後主一望，來者不是別人，正是北地王劉禪。後主張目厲聲道：「衆大臣皆議以降爲佳，你偏欲仗血氣之勇，要滿城流血麼？」劉禪叩頭道：「先帝在日，譙周未嘗干預國政，今妄議大事，言輒非理；臣竊料成都之兵，尙有五萬多人，姜維全師在劍閣，若知魏兵犯關，焉有坐視的道理；我們這裏開城拒敵，姜維得信，必來援救；那時內外夾攻，管叫他片甲不回；豈可聽這班賣國賊的話，輕輕的廢棄先帝之基業？」後主聽得，勃然大怒，叱道：「你是個不識天時的小孩子，曉得些什麼？」劉禪笑道：「如果勢窮力竭，寧可君臣父子背城一戰；戰勝固佳，萬一殉難，也好見泉下的先帝了。」後主不聽。劉禪放聲大哭道：「吾祖創此基業，誠非易易，今一旦棄之，吾臨死不辱。」後主不耐他的瑣屑，命人將他推出宮門，這裏和張紹、鄧良、譙周等商議一會子，決定先命他們三人奉翼乞降，又令蔣顯、賈旨去招姜維、魏擇定於十二月十一日，君臣開城出降。這個風聲，傳到劉禪的耳朵裏，可憐他心膽俱碎，獨坐在中堂上，將那股無名的憤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捺按不下，坐立不寧，在中
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堂上踱來踱去一陣子，想起先主在日，何等艱苦，豈輕容易創此基業，不料如今一旦棄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由的捶胸頓足，哭聲如同雷吼。他的夫人崔氏，正在後面教子讀書，猛聽得中堂上有人號哭，大吃一驚，忙向丫頭小雪道：你快些到面前去看看，誰在中堂裏啼哭？小雪答應着，走到中堂的屏風後面，偷偷的望了一眼，慌的轉身，飛也似的跑進來，對崔夫人說道：王爺不知爲着什麼事情，正在中堂上哭着哩。崔氏夫人不敢怠慢，輕移蓮步，扶着小雪，逕向中堂而來，不多時，走進中堂。劉謙的哭聲未止，眼中流血。夫人忙近來檢視問道：王爺！什麼事情，這樣的悲傷？劉謙拭淚，止住哭聲，嘆了一口氣道：夫人！你可知道我劉家四百多年的基業，要送給他人了？崔氏夫人聽得這話，大吃一驚，忙問道：王爺！這是什麼話呢？劉謙半晌不答，兩眼望着天空，只是發楞。崔氏夫人真是丈二的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侍立在旁邊，不敢再問。列位，現在魏兵已困城多日了，難道崔夫人就一些兒不曉得麼？原來劉謙向來和崔氏敬愛如賓。劉謙早朝回來，只談家事，不談國是。崔夫人一向知道劉謙的脾氣，她從不問過一句。她生了三個小爵主，乃是劉恕、劉忠、劉驥。她除了料理家事以外，鎮日在閨

# 漢書八十一朝演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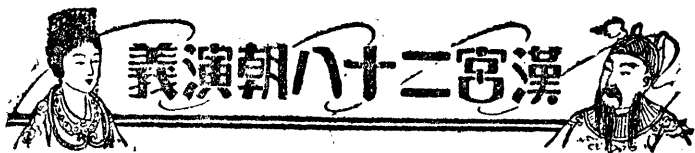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〇回 漢祚告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束全書

一七八

中教着他們讀書，所以外邊隨便怎樣的變動，她却不知道一些兒的。此時聽得劉謙突然說出這樣話來，她如何不驚，眼見劉謙滿眼鮮血，一頭的青筋，根根暴起，仰首直視，好像瘋了的一樣。崔夫人見這等光景，料知事出非常，低聲問道：王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呀？他轉過身來，見崔夫人立在一旁，忙問道：夫人！你是幾時來的？我怎麼沒有看見你？崔夫人道：王爺今天吃醉了不成？劉謙道：我未曾醉。劉謙說罷，復又流着血淚。崔夫人問道：王爺既沒有醉，何以失却常態呢？劉謙霍的跳起來，握着夫人的手，哭道：我的夫人！我要盡忠了！你替我將三個兒子看顧成人，他們能替我出口怨氣，替祖宗報仇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他說罷，一掇手，拔出寶劍，向頸上就勒。慌得夫人死力扳着他的臂膊，哭道：王爺！你究竟爲着什麼事情呀？劉謙哭道：夫人！還問什麼？現在魏兵已將都城圍得水洩不通了，一班偷生怕死的賊臣，儘是勸着父王降魏；前天我在朝上，扳駁了一本，無奈父王執迷不悟，不聽我的諫勸，將我趕出朝來；今天聽得城中的人，十個有九個說父王已將玉璽着人送與鄧艾了，擇定十二月十一日，開城出降；夫人！你想先帝三十年血汗換來的基業，父王毫不經意的



棄於他人；我雖說沒有反對的可能，但是父王既降了賊國，我還能隨他一起去面見他麼？不如死了，九泉之下，也好見先祖父了。崔夫人哭道：王爺！你能盡忠，我難道就不能盡節麼？劉謙聽說，又驚又喜的，緊握着她的手，笑道：夫人！你是真話，還是假話呢？崔夫人正色說道：王爺！那裏話來；王爺盡忠，我偷生在世上，眼見萬歲投降敵國，我難道認真做一個不節的婦人麼？劉謙道：夫人！你的話固屬不錯；但是我死後，那三個孩兒，却依靠河人來撫養呢？夫人哭道：王爺！盡忠，妾身盡節，他們當然也要盡孝了。劉謙大笑道：好哇！這才算是我劉謙的妻子呢！崔夫人撒手對着劉謙福了一福，哽咽着說道：王爺！妾身先到泉下去候你了。劉謙悽惶着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崔夫人扶着小雪，向後面而去。不多時，小雪出來報道：王爺不好了！夫人在後面自縊歸天了。劉謙道：罷了，你去將三個公子喊來，我有話說。小雪心中明白，忙向後面來，到了書房裏，將劉謙等三人喊來。劉謙將以上的事情，怒氣冲天的說了一遍。劉謙等三人一齊跪下哭道：母親已經先去了，我們當然隨父王一道去。他們說着，在袖裏取出砒霜，納入口中。不多時藥性發作，一個個撲地倒下，七孔流血，三道魂靈追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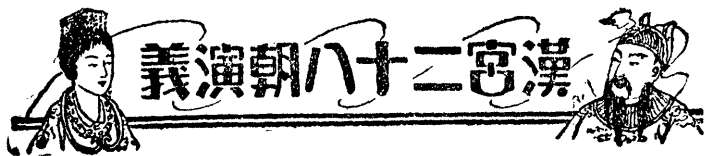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二二〇回 漢許帝終一王死孝 暢談風月結東宮

一八〇

着崔氏去了。劉謙心肝俱碎，忙將家中的從僕用人，一齊喊來，對他們慷慨激昂的說道：現在我和諸位要分手了；承你們一場侍候，我實在對不起你們，你們各自去罷，願你們向後一個個飛黃騰達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就安慰了。衆人一齊流淚說道：王爺那裏話來；王爺盡忠，夫人盡節，公子盡孝，我們難道就不能成全王爺的一個義字麼？他們說罷，東碰頭，西撞柱，霎時七歪八倒，沒有一個活了。劉謙提劍逕入後堂，只見小雪也自縊在夫人的旁邊。他將崔夫人的頭用劍割下，復又走到中堂，將劉恕等的首級割下，提在手中，就地放起一把火來。他大踏步出了府門，直向昭烈廟而來；到了昭烈廟，倒身跪下，大哭道：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，無法挽救，故殺妻子，以絕望念，後將一命報祖，祖如有靈，知孫之心，不負孫今朝一死了。他說罷，大哭一場，拔出寶劍向頸一橫，鮮血直噴，一道英靈，直隨夫人去了。後主聽說劉謙自刎，毫不悲痛，直命人將他葬下。滿城的百姓，聽說北地王盡忠，沒有一個不痛哭流涕。後主到十二月十一日的清晨，大開四門，魏兵大隊進城。從此以後，再沒有漢家的書說了。總計後漢二帝，在位共四十三年，合兩漢二十六帝，共四百六十九年，一座錦繡江山，給



後主容易的送與他人，豈不可惜！小子這部漢宮，寫到這裏，也就擱筆了。

昭烈有孫無子，誠哉斯言！漢家社稷，其失在黃皓必矣。然則諸葛瞻亦難逃其咎。一部漢宮，純寫宮闈醜史，以忠孝節義結束，真是出人意外也。

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 
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發行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 (甲種) 精裝二冊 價洋十元  
 (乙種) 洋裝八冊 價洋六元

(不) 版 權 (准)  
 (翻) 所 有 (印)

編輯者 徐 哲 身  
 評點者 天 台 山 農  
 繪圖者 朱 鳳 竹  
 印刷兼出版者 五 權 書 社

總發行所 上海 掃校 葉經 山山 房房  
 全 新 時 文 還 民 化 書 局 社 局

分發行所 全國 各省 各鎮 各大書局

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8B

